**目** **录**

[**归去来** 王俭(1)](#bookmark1)

[古玩 郑天玮(109)](#bookmark2)

[香港之梦 白刃(174)](#bookmark3)

**归** **去** **来**



王 俭

王俭，男，生于1958年，上海人。曾下过乡，做过工，教过 书，上过大学，搞过业余创作，现为空政话剧团一级编剧。主 要剧作有：大型话剧《困惑的新婚》、《雪峰恋》、《特殊军营》、 《大漠魂》、《战地玉人魂》;大型歌剧《党的女儿》。

人 物 表

文敬轩、林宗汉、文华生、林甫、金玉茹、念祖、雪莹、 福根、周涛、道士等。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宋美 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撒切尔夫人。

**时** **间：**18 98年至1997年。

**地** **点：**中国——上海，香港。

**序** **幕**

〔舞台的大幕关闭着。

〔台口上方，悬挂着电子计时屏， 一排数字显示着香 港回归的倒计时(即本剧演出之日)。

〔台口左侧壁上，悬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旗下 是一幅中国版图的木刻。

〔台口右侧壁上，悬挂着一面耀眼的米字旗，旗下是 一块香港缩影的浮雕。

〔男记者和女记者分别从左右两侧上，交叉而过， 一 位来到五星红旗下，一位来到米字旗下。

**男记者**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在香港街头进行现场采访



**女记者** 我是香港卫视中文台记者，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采 访……

〔两束光投射下，在舞台与观众席间划出两块表淡 区，分为北京和香港。

〔形形色色的路人，陆续穿场而过。 [香港。

**男记者** 1997年7月1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

〔 北 京 。

**女记者** 面对这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作为中国人有何感想? 〔香港。 一位市民接受采访。

市 民 我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香港的中国人将永远甩 掉“二等公民”的帽子啦!愈近回归的日子，市道愈 旺，楼价节节高，股票又涨，酒店日日客满，到底是香

港好，分分钟有钱赚啦…… 〔北京。 一位市民接受采访。

市 民 只要是中国人，都把香港回归这一天当作大喜的日 子!咱这就去香港美食城，订上八桌酒席，到那时喝 个痛快!

〔香港。一位台胞前来，主动对记者说。

台 胞 我早在三年前就预订了香港新世纪大酒店的客房， 为的是能在97年7月1日，站在临街的阳台上，亲眼 目睹那无法想象的庆祝盛况!香港回归也牵动着我 们台湾同胞的心啊!

〔北京。 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接受采访。

司 机 我是开出租车的，特乐意拉港澳台同胞，挣港币多来 劲儿呀!嗳，等香港回归了，那会儿还有港币吗?

〔香港。 一位职员在接受采访。

职 员 收回香港已不成问题，可要收回香港人的心，恐怕不 是一朝一夕的。人们都能适应这突然的剧变吗?

〔北京。 一位学者在接受采访。

学 者 香港和大陆隔开的时间太长了，不是靠降下米字旗、 升起五星红旗就能解决一切的。双方需要经过长期

的……喔，你看，那辆面包车后面贴着两个字…… **女记者** ……磨合?

学 者 对，磨合。大陆和香港需要好好地磨合，才能融合。

不管怎么说，香港和大陆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一损 俱损，一荣俱荣。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理应同心同德 嘛。大陆和香港毕竟有着共同的追求和未来 ……

〔香港。有位老翁缓步走来，他是文华生，满头银发， 一脸沧桑，静默地凝望着远方。

**男记者** (上前询问)请问老先生，您在想什么,想未来吗?

**文华生** (若有所思)我在想过去 …… (自语)过去的那一百多 年……百年啊!就这么一翻，过去了，过去喽 ……一 百年啊 ……

〔文华生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大幕。 〔光聚，渐暗。

**第** **一** **幕**

〔鼓声骤起，演化成隆隆的炮声在遥远的天际震响。 〔大幕豁然洞开，犹如打开一道历史的帷幕。

〔舞台背景处，突现一门硕大的炮口，喷吐出火光和 硝烟，肆虐地燃烧、弥漫，凶猛地吞噬着天幕上的巨 幅中国版图。

〔计时钟将时光倒回，显示：1898年。

〔文华生的画外音：“那是1898年，李鸿章又要代表 清政府去签订卖国条约了。我父亲发动绅士联名上 书，以示抗议 ……

〔一束追光中，文敬轩急促上，他年方三十， 一副清朝 商人的装束，英俊而儒雅。

〔北京。圆明园废墟一隅。残垣断柱间，李鸿章踱步 徘徊，他老态持重，神情颓丧，举目四望，长吁短叹。 〔文敬轩前来，恭敬地行礼叩拜。

**文敬轩** 香港绅士文敬轩，求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 (打量)文敬轩?你 … …

**文敬轩** 我乃文天祥后裔，家父曾捐资于中堂大人，创办北洋 水师 … …

**李鸿章** 喔 … … 你是来 … …

**文敬轩** 中堂大人，恕我冒昧打扰。有传闻道，英国人将进行

拓展香港的计划，不知是真是假?

李鸿章 我巴不得那是谣传，可惜呀，不幸而言中!如今的大 清国，就像个大西瓜，谁手上有刀都能来劈下一块。 德国人割去了胶州湾，沙俄霸占了旅顺口，法国人拿 下了广州湾。那英国佬岂能善罢甘休?还不抢着来 瓜分?可是没料到他们的胃口如此之大，占了香港 岛，竞还要将整个九龙半岛都给吞下去!唉，真是一 只喂不饱的饿狗!可还偏偏让老夫去喂!唉，又要 去谈判了，被枪炮逼到谈判桌上，还谈个屁，只等着 洋人来喽!

**文敬轩** 中堂大人!我联络了香港商界同仁，联名上书，甘愿 为国效力 ……

**李鸿章** 哦，莫非是要募捐集资?好、好!老夫正为朝廷筹措 赔款呢，就盼着财神爷送来及时雨啊!

文敬轩 可这场雨下的不是银子，而是刀子!(取出奏表，慷

慨陈辞)“给银割地，罢兵通商，此乃国人奇耻大辱! 香港久隶版图，天朝子民，岂能弃之外国!香港之 土，香港之民与大清国同根同源同血同脉，割地如割 心，民众肝胆欲裂，痛心疾首!各路仁人志士，自愿 毁家纾难，招募义兵，购置枪炮，务必驱强敌于国土 之外!收复香港，还我家园!以雪国耻!”

李鸿章 (大笑)哈 … … 好一个热血男儿!颇有文天祥的遗 风。可莫忘，你那位老祖宗也是气冲霄汉，却无回天

*之力。*

**文敬轩** 中堂大人，卑躬屈膝只能招致国无宁日!堂堂天朝

大国的尊严将丧失殆尽!

李鸿章 大清日趋倾颓，国运急剧衰败，气数将尽，还谈何尊 严?你看看吧，看看这皇上的“万园之园”吧!洋人 一把大火，烧了它整整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啊!紫禁 城都快变成废墟了，还指望保住香港这块弹丸之地? 唉，这怨得了谁哟?怪只怪林则徐，虎门销烟，引火 烧身!

**文敬轩** 虎门销烟，威震天下!倘若朝廷上下皆如林则徐那

般剖肝沥胆，为国尽忠，大清也不至于沦落!

李鸿章 老夫也曾血气方刚!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乃大清 骁勇之师，可在倭寇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全军 覆没!我的血气和骨气也随之葬身海底!只剩得一 副躯壳，听任皇上摆布喽。

文敬轩 中堂大人，你每签一次条约，都要割让出一片国土。 割让了台湾宝岛；又要割让九龙半岛，难道还要把整 个大清国都卖光了不成?

李鸿章 即使我李鸿章不卖，自有别人会去出卖。在我之前， 耆英签的《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恭亲王奕诉签 约的《南京条约》割让了南九龙；比起前人，我只不过 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况且，在我之后，还会有来者， 不知将签下多少个条约呢，奈何不得呀!

**文敬轩** 恕我直言，奉劝中堂大人悬崖勒马，改弦更张，切不 可重蹈覆辙，再当一次卖国贼!

李鸿章 (愠怒)放肆!

文敬轩 (郑重地)恳请中堂大人将此奏表转呈皇上! 李鸿章 大胆!你长几个脑袋?

**文敬轩** (激昂地)为国尽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李鸿章** 你不怕死，我还想多活几日呢。快回香港去吧，好好

做你的生意买卖，若是再惹是生非，那可就招来杀身 之祸了!

**文敬轩** 中堂大人 …… **李鸿章** (威严地)退下!

**文敬轩** (凛然怒斥)李鸿章!你个卖国贼!千古罪人，粪土 不如!

李鸿章 (仰天长叹)这千古骂名，就让老夫一人背了吧。为 大清国做替死鬼、当替罪羊，我李鸿章活该遗臭万 年!哈哈 …… (惨笑着，拂袖而去)

**文敬轩** (一拳砸在残壁上)谁能还我河山，救我家园啊!(愤 懑地撕奏折，朝天一抛)

〔 暗 转 。

〔香港，太平山。一束寒光中，乡民们惶恐不安，匍匐 叩首，祭天求神。道士肃立，振振有词。

道 士 传说亘古时代，整个九龙半岛，冒出海面，变成陆地。 九龙是龙的身躯，而龙首正是此地太平山。我夜观 天文星象，算出龙首上昂，天地即有大变。已连续念 咒作法九九八十一天，欲将龙首镇住原地 ……

[道士念咒。乡民叩拜。蓦地，炮声轰然大作。道士 如雷劈顶，一头栽倒。

道 士 啊!龙首为夷人所踞，日后火光凶煞，殃及龙身，祸 水肆虐，大难临头啊!

〔一束追光中，李鸿章出现在背景处的那门炮口下。 李鸿章 (喑哑地)《拓展香港界址专条》 ……溯查多年以来，

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 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 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

〔枪炮声，军号声，衬托着气势汹汹的宣告：“现宣布 告示：香港九龙已是大不列颠女王之领土一部分，土 内居民已是女王陛下的臣民。 一切违法乱纪者立即 受惩处 …… "

〔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乡民们惊恐万状。

道 士 (跳起，念念有词)此地风水为“毛蟹局”,蟹可横行而 人不可横行，横行最终必遭灾；狼不可引入室，引狼 者终必害己害人 ……

〔宣告声继续：“……大英帝国于公元1899年4月17 日正式接管新界，举行升旗仪式 …… "

〔鼓号齐鸣。背景处， 一面米字旗在炮口上缓缓升 起 。

道 士 (惊呼)头破见红，此乃蟹局大忌!强盗横行，豺狼入 室，太平山风水已破坏殆尽!不再太平，永无安宁



〔乡民们东逃西窜。

〔激越的鼓声击响。 一束亮光，凝聚着一个魁梧的身 躯。他是林宗汉，长辫盘颈，袒胸露臂，奋力击鼓。 文敬轩挺立在大鼓旁高喊。

**文敬轩** 乡亲们!

〔乡民们被鼓声和喊声震住，纷纷聚拢在文敬轩和林 宗汉身旁。

文敬轩 (激昂地)乡亲们!朝廷出卖这片国土了，我们岂能 坐以待毙!我们要象三元里勇士抗击英军，像刘永 福在台湾抗击日寇那样，奋起反抗!保卫家园!以 雪国耻!

〔众振臂高呼：“保卫家园!以雪国耻!”

〔军队行进的步伐声渐渐逼近。 〔众人紧张地与之对峙。

〔林宗汉猛烈地擂响战鼓。鼓声激越，撼人心魄。 〔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 切 光 。

〔一道血红的光束笼罩着一对连环铁门。

〔众乡民手持火枪、长矛、大刀，浴血奋战，坚守铁门。 〔林宗汉赤膊上阵，身先士卒，挥舞双刀，英勇拼杀。 〔文敬轩斗志昂扬，指挥土炮轰击。

**文敬轩** ( 高喊)驱除列强! — — 开炮!轰倒米字旗 — — 开 炮!

〔土炮轰鸣。

〔文夫人跌跌撞撞、气喘嘘嘘地跑来，她双手捂着隆 起的腹部。

**文夫人** (疾呼)敬轩!敬轩……

**文敬轩** (关切)哎呀!夫人，你就要临产了，怎敢出来跑动? **文夫人**(惊慌失措)不好了!林大哥的太太和儿子，被洋鬼

子捉去了!(指着远处)看，就在那儿! **林宗汉** 啊!秀娥!阿仔!

**文敬轩** 宗汉兄!你快想办法，去救他们母子俩! **林宗汉** (挥臂高呼)来人啊!跟我上!

〔众乡民跟随林宗汉正欲往前冲。文夫人惊叫一声，

紧捂腹部，踉跄欲跌，一把抓住了铁门的双环。 **文敬轩** (急冲上前， 一把扶住她)夫人!怎么样?

**林宗汉** (闻声定住，疾步折返)敬轩，看样子，太太要生了! **文敬轩** 哎呀!这可怎么办?分娩须有安全之地啊!

**林宗汉** 快!护送文太太到祠堂里去!

**文夫人** (痛苦万状，倚着铁门瘫倒)啊 …… **林宗汉** 快!围成人墙!就地接生!

〔顿时，女人们围住了文夫人；男人们在林宗汉的带 领下，迅捷地站成一道人墙，紧握武器，挡在铁门前， · 用身躯护卫着文夫人。

**文敬轩** (攥紧铁门的双环，剧烈摇撼，声嘶力竭地)夫人!挺 住!一定要挺住啊!

〔枪炮声中，文夫人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骤然响起新生儿的啼哭。

〔女人们欢呼：“生了!生了!是个仔!”

〔新生儿被血红的衣衫包裹着，从女人们手中传到了 文敬轩怀里。

**文敬轩** (抱住襁褓)哇!我的儿啊!文家有后啦! 〔女人惊叫：“哎呀!文太太!她不行了!”

**文敬轩** (如遭晴天霹雳，紧搂着襁褓，扑向文夫人)夫人!夫 人啊!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的儿呀!(发疯似 地跳起，怒吼)还我妻子!还我家园!还我河山!开 炮!开炮!打呀!狠狠地打呀!

〔乡民们惊叫：“炮弹打光了!”、“英国佬的军舰朝我 们开炮了!”、“洋鬼子冲上来了!”

**林宗汉** (决断地)敬轩，你快带着孩子撤出去!我们来掩护! **文敬轩** 不!我决不临阵脱逃!

林宗汉 (恳切地)敬轩兄!你带领我们抗英，在所不惜；你联 名上书朝廷，奔走呼号；你花尽了银两，购买枪炮；你 临危不惧，和乡民们一同血战；你已经家破人亡，只 剩下这条根了!

**文敬轩** 谁家没有根?何人无骨肉?宗汉，你为何还不快去

解救妻儿?快去啊!

**林宗汉** 我要守住这道铁门，誓与村落家园共存亡!

**文敬轩** (坚定地)这也是我文敬轩的誓言啊!我和乡民们滴

血誓盟，岂能背叛诺言?! **林宗汉** 可孩子他 ……

**文敬轩** 儿啊，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呀!

**林宗汉** 他来到这世上，是为了生!他还没有喝上一 口香江 的水，还没有看一眼家乡的天……得让他活着，让他 替咱们活下去，活到雪洗耻辱的那一天!

文敬轩 (面对乡民们，郑重地)乡亲们!我把儿子托付给你 们了!倘若谁能死里逃生，就带我儿一同逃出去! 逃离香港，奔一条生路!(猛地跪下，托举襁褓，仰天 长啸)苍天保佑!保佑这片土地，保佑我的骨肉!他 叫文华生……孩儿啊，无论你漂泊何方，永生铭记， 你是文家的后代，是炎黄的子孙!你的故土在香港， 你的根是华夏!(痛切地亲吻襁褓中的婴儿，缓缓起

身，难以割舍地将襁褓托付给乡民。凝重地)敬轩 ——拜托了!

〔婴儿的啼哭又起，凄厉惨烈。

〔一阵猛烈的炮击，刹时，火光冲天，大铁门摇摇欲 坠 。

〔文敬轩和林宗汉冲上前，用身躯支撑铁门，相继中 弹，他俩手挽手，肩并肩，齐心协力，同仇敌忾。

〔乡民们组成了一道生死运输线， 一个接一个，迅速 奔跑着，运送着襁褓。被鲜血染红的襁褓，在乡民们 的怀中，连续传递着，最后送到了道士手中。

〔文敬轩和林宗汉，岿然挺立在熊熊烈焰中，竭尽全

力支撑着连环铁门。

〔众乡民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大铁门，前仆后继， 一个 个倒在血泊中。

〔婴儿的啼哭，嘎然而止。

〔文敬轩和林宗汉，伴着大铁门轰然倒下。

〔 光 聚 。 〔 幕 落 。

**第** **二** **幕**

〔 幕 前 。

〔黑暗中，燃起一簇火苗。

〔一位青年男子雕塑般跪拜着，他的容貌和气质酷似 当年的文敬轩，只是服饰和发型有所不同。他是文 华生，年方二十四，现为上海华生纱厂的老板。

文华生 (攥着一束香火，肃穆地叩首祈祷)这里是我的出生 之地，也是我父母的葬身之地。父亲，母亲!我回来 了，回香港来看你们了 ……噢，墓地旁开满了紫荆

花，太平山上、整个香港遍地都是紫荆花……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23年。 〔 香港 ， 新界 。

〔一座墓碑，碑上“义塚”二字赫然醒目。遍地紫荆， 如火如茶。

〔文华生采撷一朵紫荆花，沉浸在深切的缅怀中。 〔道士已老，长髯飘逸，步履蹒跚，念念有词。

道 士 香火续，根留住，山不转水转，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

汉，文家后继有人，这是天意，天遂人愿……

卫 士 (前来驱赶文华生和道士)快离开!闲人不得在此!

道 士 我是守墓人，他是扫墓者，此地无有闲人。 卫 士 有要人驾到，外人一律不许在此逗留!

〔道士旁若无人，盘膝坐在碑前。文华生我行我素， 继续祭奠。

〔传来喊声：“大元帅到!”

〔卫士强行将文华生赶到一旁，却怎么也拽不起道 士 。

〔卫队夹道列队，行军礼迎候。

〔背景处，孙中山身着元帅服，稳健走来。

文华生 (惊喜)大元帅?中山先生!(欲迎上前，被卫士挡 住)

〔孙中山采撷一朵紫荆花，凝视着。

道 士 (双手合十，闭目自语)可知此花何以生长? 孙中山 师父请讲。

道 士 24年前，此地火光冲天，血流成河!抗英义士的尸骨 被掩埋后，这里就长出了一株从未见过的树，树叶的 形状如同两个心交连在一起，花分五瓣，呈鲜亮的紫 红色。没多久，满山遍野都开满了这种花!

孙中山 港督将它定为香港的花，命名为洋紫荆。有朝一 日， 这个“洋”字总要去掉的!

道 士 (起身，打量着孙中山)这位大帅，不就是当年名震香 港的孙逸仙么?

孙中山 (举目四望，感慨万千)想当年，在拔萃书室读书，到 中央书院求学，从西医书院毕业，为百姓治病，寻救 国之道，香港是我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地方。兴中 会、同盟会，还有辛亥革命，都是以香港为大本营的。 我孙文和这片土地有不解之缘啊!

道 士 可你却被英国佬驱逐出香港!

孙中山 27年前，港英当局对我下了驱逐令，不得来港， 一旦 入境，即遭逮捕!我曾多少次来到香江，却无法上 岸，只能在船上和香港的爱国志士商讨革命大事。 就连家母病故，我都不能来港奔丧……如今，我终于 踏上了这片土地!可是，这方天空依然飘着列强的 旗帜，先烈们难以瞑目啊!(庄重地走到墓碑前，脱 帽致哀，凝望着碑文，深切地低吟)邓志清、林宗汉、 文敬轩 …… (勾起回忆)文敬轩?可是那位绅士?参 加了兴中会，还曾捐款于我，资助革命活动……

**文华生** (按捺不住，冲上前去)大元帅!您还记得文敬轩?

**孙中山** 岂能忘怀?为中华捐躯的仁人志士，永彪青史!前 些年，我曾派人四处查寻，据说好象是在上海找到了 敬轩的遗孤 ……

道 士 (指着文华生)此人就是文敬轩之子! **文华生** ( 激动地)大元帅，我叫文华生……

孙中山 (上前，端详着文华生)嗯，倒是有几分相像 …… (关 心地)怎么样，日子过得还好吧?

**文华生** 仰仗大元帅恩典，华生在沪上开纱厂，创实业。 孙中山 好嘛，敬轩有知，当含笑九泉。

文华生 (感激地跪拜)大元帅恩重如山，华生如何报答呀?

孙中山 (搀扶起他，语重心长地)办好你的纱厂，搞大你的实

业，就是对革命最好的报答! **文华生** 华生铭记在心!

**孙中山**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演讲，不能久留了。请代我向令

尊令堂烧上一束香吧。 **文华生** 大元帅 ……

孙中山 再见!(庄重地向墓碑行军礼，迈步而去) 〔道士恭敬地护送。

〔文华生情不自禁欲跟随。

〔一个中年男人跑来，他是管家福根。 **福** **根** 老板，有人找您!

**文华生** (止步)谁?

福 根 香港查理洋行的买办林甫。

〔林甫大摇大摆地走来。他27岁，酷似当年的林宗 汉，只是少了粗犷，而多了潇洒，他西服革履，留着仁 丹胡，戴着礼帽和墨镜，攥着文明棍，夹着皮包，盛气 凌人，风度翩翩。

文华生 (迎上前)哟，林买办。

林 甫 文老板，算你有运气，我终于疏通了洋行大班，他高 抬贵手，愿意给你的纱厂借贷。

文华生 (欣喜)好哇!有了这笔贷款，我即可从英国购买机 器!

林 甫 (走到墓碑前)听说令尊当年死在英军的炮火中，他

要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居然向洋行借贷，买英国的机 器，会作何感想?

文华生 我厌恶洋人，却喜欢洋机器。我靠贷款引进英国最 先进的纺机，就能扩大生产，提高效率，那隆隆的机 器声定能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林** **甫** (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本递上)这是借贷合同，签字 画押吧!

〔文华生接过文本，细看。

**林** **甫** 你识洋文吗?看清楚喽，“借方用华生纱厂作抵押， 如果到期无法还清本息，贷方有权将工厂进行拍卖

**文华生** (怔住)这 ……

**林** **甫** (讥诮)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还成得了什么气候?

**文华生** (自负地)这口气，我憋足了!(果断地在合同上签 字)

**林** **甫** O K! 是运气，还是晦气，咱们走着瞧! 〔文华生与林甫击掌相握。

*〔* *切光。*

〔喜庆的乐曲奏起，欢腾的炮竹震响。

〔计时钟显示：1925年 〔上海。文华生的寓所。 〔 光 起 。

〔一幅巨大的红双“喜”字，悬挂在背景处。 〔张灯结彩，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这里正在举办婚宴，商贾云集，宾客盈门。 〔文华生一副新郎馆打扮，连连应酬。

**文华生** 各位来宾，感谢光临捧场，寒舍蓬荜生辉，华生喜上

加喜啊!来，我敬大家一杯!(端起酒杯)

**客人甲** 哎，文老板，阿拉要新娘子来敬酒，格是老规矩!

**文华生** 太太平时滴酒不沾，今朝已喝得过量，还是由我来代

劳吧!(举杯欲饮) 〔福根匆匆前来。

**福** **根** (对文华生轻声地)老板，香港来人了! **文华生** 谁 ?

**福** **根** 查理洋行买办 ……

**文华生** (怔住)林甫!(不由地一惊，手中的酒泼洒)

**福** **根** (赶紧蹲下，用袖口替文华生擦鞋面)老板，酒撒了。 **文华生** (掩饰着内心的慌乱，佯作笑颜，招呼众人)呃 ……

噢，诸位，请到后花园，舞会现在开始!(朝一侧喊) 夫人，快请客人跳舞呀!

〔一个女人甜美的声音在内侧呼应：“哎，各位先生、 太太，有请…… ”

〔悠扬的舞曲奏响。

**客人丙** 走哇，和新娘子跳舞去!

〔客人们纷纷离去。

**文华生** (神情顿时阴沉下来，背手踱步，紧蹙眉头)林买办? 来者不善!

**福** **根** 他是来喝喜酒的 ……

**文华生** 醉翁之意不在酒，林买办肯定是来逼债的! **福** **根** (倒吸口凉气)那 ……

**文华生** (断然)有请!

**福** **根** 哎!(转向另一侧，声音哆嗦地喊着)有请……林买 办……

〔文华生即刻稳定情绪，泰然自若。

〔林甫趾高气昂地前来，随从紧跟一旁。

**文华生** (迅即堆起笑容)哎呀呀，林买办大驾光临，华生有失

远迎。

**林** **甫** (矜持地)文老板好大的架子呀。这么大的喜事也不 告诉洋行一声?

**文华生** 我娶亲，哪敢惊动洋行呀!

**林** **甫** 你不惊，我也得动呀。特意从香港赶来，要不是碰上 游行队伍堵了路，还能赶上你的婚礼呢。

**文华生** (殷勤地)来得正好，今晚在城隍庙，我专摆一桌酒

席，宴请林买办!

**林** **甫** 文老板新婚大喜，我代表香港查理洋行，赠送小小的 礼物，以示恭贺。

〔林甫一伸手，随从立即取出一个精制的算盘递上。 林甫傲慢地入座，翘起二郎腿，随手将算盘晃动作 响，递给文华生。

林 甫 这可不是一般的算盘呀。自从五口通商后，查理洋 行随着在中国贸易额的扩大，原本十五行的算盘，不 够敷算太大的数目了，于是就发明了这十七行的算 盘 。

**文华生** (接过算盘)多谢多谢!礼重了，华生不敢受用。 **林** **甫** 知道为什么送你这样的礼物吗?

**文华生** 是让我精打细算，财源茂盛。

**林** **甫** (慢条斯理地)是要和你算算欠帐， 一笔笔地算清楚， 连本带利，一个子儿也不少……

〔文华生一惊，手中的算盘失落在地。

〔林甫脸色一变，欠了欠身子，却没站起来。 〔文华生慌了神，赶紧去捡算盘。

林 甫 (阴阳怪气地)不要紧，这算盘坏不了，它的杠架、纵 档、算盘珠子，都是选用上等酸枝木制成的，四边还 镶了金框呢，经得住摔打!

〔文华生掏出手绢，抹着额头的汗，又擦试着算盘。 〔福根上，端来酒杯和酒。

**文华生** (亲自为林甫斟酒，彬彬有礼地敬上)林买办，以酒代 茶，请喝喜酒!

**林** **甫** (端坐接酒，欲喝又止，搁到一边，目光冷冷地扫视 着)怎么,也不见新娘子来敬酒呀?

**文华生** 噢，这就来，这就来!(吩咐福根)还不快去叫太太 来!

〔福根应声跑下。

**文华生** (故作镇静，随意地拨打着算盘，噼啪作响)嗯，果然 不凡，好算盘，算盘好呀……

**林** **甫** 你也不算算，干嘛偏偏挑今天这个日子结婚?

**文华生** 噢，我特意请八字先生测过，于今日婚娶，大吉大利， 喜气洋洋，可以冲掉所有的阴气、晦气、怨气、怒气、 邪毒之气!

**林** **甫** 就不怕今日偏逢天煞星，冲了你的大喜，伤你的元 气 ? !

**文华生** (不卑不亢地)是喜跑不掉，是祸躲不开，都是命中注 定了的。

〔蓦地，林甫发现了什么,触电似地跃起，惊诧不已。 〔金玉茹款步而来，她年方二十，容貌秀丽，气质端 庄，婷婷玉立。美丽的眼睛里，洋溢着青春的激情， 也积郁着深深的忧怨。她的目光和林甫相遇，霎时 大怔。

〔林甫禁不住迎着金玉茹，箭步上前。

**林** **甫** (下意识地脱口叫道)玉茹! **金玉茹** (克制地)我现在是文太太。

**林** **甫** (强忍着)噢，文太太，果然是你!恭喜了! **文华生** (察言观色)怎么,你们认识?

**林** **甫** 岂止是认识!(盯着金玉茹)是么?文太太!

**金玉茹** (稳住情绪)噢，要说起来，这位先生还是我的救命恩

人呢 …… **文华生** 喔 ?

金玉茹 (尽量平静地)那是五年前，我深夜回家，在弄堂里遭 遇了几个印度巡捕红头阿三，幸亏这位先生及时相 救，要不然，我可就……

**林** **甫** (冷言冷语)我以为你都忘了呢!

文华生 哪里哪里，我太太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来，玉 茹，快向恩人敬酒!

〔金玉茹与林甫碰杯，双方默然对视，彼此的手都在 颤 抖 。

**文华生** (催促)喝呀，干杯!

〔金玉茹痛苦地喝下杯中酒。

**林** **甫** (举杯一饮而尽，撂下酒杯，逼视文华生)喜酒我是喝

了!你呢，到底吃敬酒，还是罚酒? **金玉茹** (忍不住打断)阿仔!

**林** **甫** (纠正)林甫，密斯脱林，林买办。

**金玉茹** 林买办，你我之间的事和文华生无关!有什么话，你 就对我说吧!

**林** **甫** 你刚过门，就能当家做主了?那好，华生纱厂向查理

洋行借了一笔贷款，还贷的最后期限就是今天! **金玉茹** (惊诧)华生，你借了洋行的钱?

文华生 呃，我……噢，林买办，如今市场上洋货充斥，国产纱 布倍受冲击，一落千丈，销路不好，我手头资金短缺， 实在周转不过来 ……

**林** **甫** 那是你自作自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的借 贷合同，可是白纸黑字呀……

〔林甫一伸手，随从立即取出合同文本递上。 **林** **甫** (打了个响指)念!

**文华生** (忙阻止)哎，不用念了，我全记着呢，倒背如流!

**林** **甫** 念 !

**文华生** (赶紧支走金玉茹)呃，你去招待一下那边的客人，快 去 !

〔金玉茹无奈，只好走开。

〔随从迅速打开文本，字正腔圆地朗读起：“借方用华 生纱厂作抵押，如果到期无法还清本息，贷方有权将

工厂进行拍卖 …… " **金玉茹** (闻声定步)拍卖?!

**林** **甫** (不动声色)是的，如果今晚十二点之前不还清本息，

查理洋行将于明日上午八时拍卖华生纱厂!

**文华生** ( 愕 然)啊?!不，林买办，再宽限几天吧，我已经派人

去筹措资金了 …… 〔福根匆忙跑上。

**福** **根** 老板，筹钱的人刚回来…… **文华生** (急迫地)怎么样?

**福** **根** (双手一摊)两手空空呀! 〔文华生吃惊，目瞪口呆。

**金玉茹** 华生 … …

**文华生** (强打精神)呃，没、没啥大不了的，我、我自有办法! **金玉茹** (急中生智)华生，先从我爹的钱庄里借一笔款子!

**文华生** (正中下怀)这……呃，那好，那太好了!这就去找你 爹……

林 甫 他爹已经大难临头了! **金玉茹** (吃惊)你说什么?

**林** **甫** 你爹通过查理洋行购买鸦片，未能按时付足所有款

项，钱庄将于明日被洋行盘下! 〔金玉茹和文华生顿时愕然。

**林** **甫** (用文明棍轻轻戳地)文老板，究竟如何，倒是给个话 呀 。

文华生(恳求)林买办，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您就高抬贵 手，再宽限几天吧!

林 甫 不是我不讲情面呀，洋行大班催得紧，限你今日必须 还清所有贷款，连本带利，分毫不差!这十七行的算 盘恰好算得过来。(拿起算盘，一阵拨响)

**文华生** (苦苦央求)林买办!您一向救人于危难之时，就如 同当年救玉茹一样，再救救我们吧!

福 根 (扑通跪倒在林甫脚下，叩头求拜)林买办，求求您开 恩!放文老板一码!积德行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浮屠呀!

林 甫 (冷笑)这是何必呢?就是你们老板下跪，又能怎样? 〔文华生火冒三丈，忽地跳起，却又强行压抑，双腿打 颤，欲跪下。

**金玉茹** (冲上前，一把拉住文华生，哀求林甫)我给你跪下还

不行吗?阿仔哥!(猛地跪倒在林甫面前)

**林** **甫** (直愣愣地凝视着金玉茹，触痛心伤，百感交集)不 ……不!(一把拽起金玉茹)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响。他们都惊住。 〔宾客们纷纷跑过来。

客人丁 (惊呼)不好了!学生们在公共租界示威游行，抗议 日本老板枪杀工人顾正红。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打 死人了!南京路上血淋淋的 ……

文华生 (借机发作)妈的!这帮洋鬼子，欺人太甚!骑在中 国人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简直无法无天!(趁 势大发雷霆，抓起那把算盘，狠狠摔在地上)

〔算盘“啪”地散架，珠撒一地。

〔林甫恼羞成怒，挥起了文明棍。

〔福根慌忙趴在地上，惶恐地捡着算盘珠。

**文华生** (气恼地)福根!站起来!捡个屁，不就是几颗木圈 图嘛?还能当枷锁把人给铐了?!

**林** **甫** (飞扬跋扈，用文明棍敲击着桌面)我正式宣布：香 港

查理洋行，明天在沪拍卖华生纱厂! 〔众怔。气氛顿时紧张。

文华生 (痛心疾首)拍卖!没有中国人买得起，英国人就可 以压低价格，盘下华生厂!这分明是要活生生吞掉 华生厂，是要刨我的命根子啊!

〔又一阵枪响，夹着警车的尖啸，划破沉闷的空气。 〔宾客们慌乱地告辞。

林 甫(皮笑肉不笑)文老板，文太太，祝你们新婚快乐，早 生贵子!拜拜!

〔林甫扬长而去。随从紧跟其后。 **福** **根** (恐惶地追去)哎!林买办!

**金玉茹** (缓过神来，不顾一切地狂奔而去，疾呼)阿仔哥 …… **文华生** (痛喊)玉茹!(文华生颓然跌坐)

〔切光。

〔一束追光中，金玉茹跌跌撞撞地跑来。 **金玉茹** (痛切地呼唤)阿仔哥!

〔林甫出现在另一束追光中。

**林** **甫** (咬牙切齿地)这个世上再也没有阿仔哥了，只有密

斯特林!

〔又一速追光中，文华生跃起。

〔文华生、林甫、金玉茹三人在心理空间对白。

**文华生** (怒火中烧)林甫!千仇万恨都冲我来吧!千万别伤 害玉茹!

**金玉茹** 你为什么要坑害文华生?为什么呀?!

**林** **甫** 为了你!为了我们的爱，谁要是妨碍我，就没有好下 场!我要让文华生变成穷光蛋!让你那个老不死的 爹去跳黄浦江!

**金玉茹** 你变了，你的心就像是在苏州河里泡过一样!

**林** **甫** 我是在眼泪和血汗中泡大的，过去穷得叮当响， 一无 所有，是你的爱支撑着我活下去；这些年来，我给洋 人当奴才，受尽屈辱，饱尝辛酸，丢了骨气，丢了人 格，可就是没有丢掉对你的爱。我忍气吞声，低三下 四，一天天熬过来，总算熬出头了，混出个人样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跑街的穷瘪三阿仔了，而是英国洋 行的买办，密斯特林!我什么都有了，却偏偏失去了 这份爱!万万没想到，心爱的人竟然成了文太太!

**文华生** 你成了我的太太，却掉进了我的火坑!玉茹呀玉茹， 我对不住你啊!

金玉茹 我对不起你!自从你被我爹赶走，我的心就成了一 口枯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文华生是个好

*人……*

**林** **甫** 你发过誓，一定等着我，哪怕等到地老天荒，海枯石 烂!

**金玉茹** 我发过誓 ……

〔记忆的空间飘荡起悠悠回响： “阿仔哥，我等你…… ”

“一定等我，玉茹，这辈子我一定要娶你!”

“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 “不许变，一万年!”

〔甜蜜的笑声荡漾着。

〔金玉茹触景生情，怦然心动，身不由己地走向那难 忘的笑声，走向林甫。

〔林甫冲上前，满怀深情地向她张开怀抱。 〔金玉茹神思恍惚，情不自禁地迎向林甫。

文华生 玉茹!万万去不得呀! **林** **甫** 来吧!亲爱的 … …

**文华生** 林甫!难道你吃掉我的纱厂还不够，还要夺走我的 女人吗?

**林** **甫** 你是我的女人!玉茹，跟我走，离开文华生!

**金玉茹** 你就放过文华生吧，放过我爹吧!给他们留一条生 路 !

林 甫 我并不想置他们于死地，只是为了得到你。什么华 生纱厂，什么金家钱庄，管它三七二十一，我才顾不 上呢。我只要你，要你!要你!(疯狂地拥抱亲吻金 玉茹)

〔金玉茹无力挣脱，瘫倒在他的怀中。

文华生 (如雷劈顶，猝然栽倒，悲痛万分)天哪，我前世造了 啥个孽，要遭这般报应呀?我保不住工厂，还保不住 自己的女人吗?(狠抽自己的耳光)

〔一条巨幅白练，从舞台上空缓缓垂落，飘忽而下，宛 若一幅挽联。

〔文华生万念俱灰，颤抖地抓住白练。

**文华生** (惨痛地笑着)大喜的日子哪有喜气?分明是逼我断 气啊!

福 根 (冲过来，一把抱住文华生)老板!你可不能啊!

文华生 (拽住他，撑起身子)走，去工厂!让我最后看一眼



福 根 老板，厂子关门了，工人宣布罢工啦! 文华生 (大怔)罢工?!

福 根 全市2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 市，上海滩闹翻了!

〔游行示威的口号声阵阵传来，此起彼伏，震聋发聩： “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上海是上海人民的 上海!”

文华生 (深受震撼，在绝望中看到一线生机，顿时从沮丧中 振作起来，仰天长啸)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苍天有 眼，不负我文华生!(蓦然想起)嗳，玉茹呢?快，快

去把太太找回来!

福 根 (吱唔地)太太她 …… **文华生** 她在哪儿?快说!

**福** **根** 太太她跟林甫去香港了 …… **文华生** (吃惊)啊?!

**福** **根** 太太给您留下一封信 …… (递上信)

**文华生** (看都不看， 一把将信撕个粉碎。决意地)立即去香 港，去找林甫算帐!

**福** **根** 老板，去不得，香港可是英国人的天下呀! 〔另一束光圈中，林甫出现在香港。

林 甫 香港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哪个中国人敢反?

〔骤然间，汽笛尖啸，传单飞撒。 〔林甫惊诧。

〔另一束光圈中，文华生在上海，捧接着一张张传单，

急切地看着。

**文华生** 看!香港海员罢工!洋务工人罢工……十几万工人 大罢工，声援内地的反帝爱国运动!

**林** **甫** (困惑地)香港不是早就姓“英”了吗?怎么也会跟着 长江、黄河起波浪?

文华生 (昂奋地)香港毕竟是中国人的香港啊!(决断地)我 要打回香港去!林甫呀林甫，和你的英国主子等着 瞧吧!(焦虑地)玉茹，你在哪儿?

*〔* *切光。*

〔香港。江岸。

〔暮色苍茫，涛声起伏。

〔金玉茹茫然若失地徘徊，郁闷地眺望远方，忧心忡 忡。

〔林甫追寻而来。

林 甫(焦虑地呼唤)玉茹!玉茹…… (发现金玉茹，欣喜地 奔上前)哎呀，总算找到你了，都快把我急疯了。到 处是罢工工人在闹事，多危险呀!(体贴入微地揽着 她)江边风大，当心伤风。走，回去吧。

**金玉茹** (愣神地)我该走了 ……

**林** **甫** 你想回上海去?再回到姓文的身边?嗨，你已经是 我的人了，文华生还会要你吗?

**金玉茹** (沉重地)我怎么还有脸再回去?我再也没有资格做 文太太了 ……

**林** **甫** 那你 … …

**金玉茹** (困惑地)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

**林** **甫** (恳切地)哪儿也别去，就跟着我，跟我过一辈子!

**金玉茹** (漠然地)我已经不欠你的了，那笔感情债还清了。

林 甫 这叫什么话?感情怎么能用帐来算呢?我们是在追

求自由，追求真正的爱情呀，幸福的大门已经向你打 开!

**金玉茹** 可门口站着的，不再是那个善良的小伙计阿仔，而变

成了高人一头的密斯特林。

林 甫 (自嘲地)哪呀，眼下到处在反帝，当买办的就像是投 错了胎，见人都矮三分。怎么,就因为这个，你嫌弃 我 ?

**金玉茹** 我不喜欢你身上那股洋味。

**林** **甫** 你以为我真的和洋人一个鼻孔出气吗?其实，我是 身在洋行，心还是自己的。告诉你吧，我利用洋行的 库款，给自己私下的生意调头寸，准备拿出省下的利 息钱做资本，盘下英商的怡丰纱厂，这样既有反帝之 名，又得实业之利，真可谓名利双收!

〔文华生夹着皮包，健步而来，显得扬眉吐气，精神抖 擞 。

**文华生** (接过话)好如意的算盘呀!

〔林甫和金玉茹都闻声怔住。 **金玉茹** (意外地)华生!

林 甫 文老板?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文华生** 反帝的东风。

**林** **甫** (讥诮)文老板也参加革命了?

**文华生** 我并不喜欢革命，但却赞成反帝，是反帝爱国运动拯 救了我。人家革命，我正好趁机发展实业，多赚钱， 不亦乐乎?这不，趁着香港大罢工，前来收购倒闭的 怡丰纱厂。

**林** **甫** 你!你怎么老是和我过不去?又要抢属于我的东 西!怡丰纱厂必须由我来收购!

**文华生** 你就不怕日后时局有变，洋人找你算帐? **林** **甫** 这就不用你操心喽。

**文华生** (尖锐地点穿)如果洋人又得势了，你就会把怡丰纱

厂奉还给英商，拍个又臭又响的大马屁! **林** **甫** 这就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文华生**我 决不让你的鬼把戏得逞，怡丰纱厂即将改名换姓， 变成华生纱厂的香港分厂!

**林** **甫** 真是大白天说梦话。怡丰纱厂的主人非我莫属，决 不拱手相让!

**文华生** 那咱们就露几手，过过招，斗一斗!

林 甫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无论在商场，还是在情场!玉

茹，走，回家去!(挽起金玉茹就要走) 文华生 站住!她的家在哪儿，你应该明白!

林 甫 (止步)那好，你就问她吧，何去何从，听凭金玉茹自 己选择。

〔林甫点燃雪茄烟，悠然自得地踱步而去。

〔金玉茹面对文华生，内心矛盾，神情复杂，进退维 谷。

**文华生** (走向金玉茹，诚恳地)玉茹，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金玉茹呆若木鸡。

**文华生** 玉茹，华生纱厂已经缓过气来，没事了，我们可以安 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 (亲切地拉起金玉茹的手)

〔金玉茹无言以对，默默地摘下手上的戒指，沉重地

递还给文华生。 **文华生** (怔住)你 ……

**金玉茹** 我……对不起你!

**文华生** (一把握紧金玉茹的手)玉茹，该我说对不起，连累了 你……

**金玉茹**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文华生** 别说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重新开始! **金玉茹** 我做不到 ……

文华生 为什么?纱头断了，还可以接上嘛!我答应过你爹， 要好好待你一辈子!可是，连一天都还没来得及



**金玉茹** 谁让我们没有缘份呢?

**文华生** 前世无缘，后世修呀!你不晓得哟，我是真心欢喜你 呀!这些天见不到你，我简直就像听不见纺纱机的

轰鸣，这心里空空荡荡的，脑子里乱纱一团…… **金玉茹** 你应该恨我，恨一个背叛了老公的女人!

**文华生** (真切地倾诉)唉!这个世道充满了仇恨，杀来打去， 你争我夺，到处都是血淋淋、乱哄哄，龌里龌龊，乌七 八糟。哪里还有一块清爽的地方?哪天还有一分安 宁的辰光?我恨不得一头躲进洞房再也不出来了，

我多想得到真心的爱呀!哪怕一点点 …… **金玉茹** 可我已经把爱给了另一个人……

**文华生** 他这种人值得你去爱吗?他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幸福 吗?

**金玉茹** 我也说不清，可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有走下去



**文华生** 你就再也不回头了?就这样吃了秤砣铁了心?! **金玉茹** (心慌意乱)不要再问了!我 ……

**文华生** (长叹一气)好吧，既然如此，我不强人所难，咱俩好

聚好散 …… (接过她手中的戒指，怅惘自语)谁让我 没有福气呢?我在庙里拜过菩萨，抽的是上上签呀! 什么“美满姻缘一线牵，白头偕老享百年”,为啥会不 灵验呢?

**金玉茹** 华生!(忍不住掩面而泣)

**文华生** (宽慰地)哎呀呀，别哭嘛，我一回上海就办，阿拉解 除婚约 … …

〔金玉茹深切地凝望着文华生，目光里充满了敬重、 感激和愧疚，热泪涟涟。

〔蓦地，传来一阵热烈的锣鼓声。

〔一群乡民，扛着一对大铁门，昂扬地走来。

〔老道士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奔走相告。 道 士 回来了，回来了!同心围的铁门回来喽!

文 华 生 (惊喜，急步上前)这就是同心围的连环铁门? 道 士 正是!

文华生 玉茹，你来看，当年英军武力接管新界，炮轰同心围， 把这对铁门当作战利品，送到伦敦去展览了 ……

道 士 如今，香港民众趁着反帝的浪头，要求英国人归还同 心围的铁门!这不，讨回来了，终于讨回来了!

〔乡民们把锈迹斑斑的连环铁门竖立起，给它披上红 绸，挂上红花，燃放鞭炮，焚香点烛，行礼如仪。众人 下跪，叩首相拜。

道 士(念念有词)27年，完璧归赵，扬眉吐气，大快人心! 它是铁、是火、是金，是龙身的一片鳞，镇妖魔，驱邪 恶，守家园，保安宁……

〔文华生庄重地跪拜大铁门。

〔林甫前来，望见铁门，不由怔住，情不自禁地跪倒，

面对铁门，长叩首。

**文华生** (讥讽地)林买办不是早就换了祖宗吗?何必再装模 作样!

**林** **甫** (忽地抬起头，盯着铁门)这对连环铁门上，有我父亲 的血啊!

**文华生** (惊诧)你说什么?

**林** **甫** (凝重地)家父林宗汉，当年参加了保卫同心围的战

斗，惨死在这大铁门下!

文华生 (震惊)谁能想到，抗英勇士林宗汉的儿子，竟然成了 洋奴!你怎么还有脸，面对同心围的铁门，面对令尊 的鲜血?!

林 甫 (倏地跳起，振振有词)家父的鲜血说明了什么?人 一旦咽了气，哪还有什么骨气、志气?他死得好惨， 被英军的炮弹炸得连个整尸都没有……母亲吓疯 了，跳下山崖……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给我一 个教训：宁做太平狗，不当乱世人!

文华生 (怒斥)不许你玷污同心围的铁门! 〔众乡民围上来，不满地盯着林甫。

林 甫 (规劝)华生兄，我可要提醒你哟，这是在香港，头顶 上飘的是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当局已经宣布紧急戒 严了，到处都是拿枪的英国军警，你还是小心点为 好，收购英商的怡丰纱厂，没有好果子吃!趁早撒 手，离开香港吧!

**文华生** (自负地)我就是要在香港这个大赌盘上，搏一搏，看 看谁是大赢家!

〔乡民们又扛起了铁门。那饱经沧桑的连环铁门，巍然 矗立在乡民们不屈不挠的脊梁上，坚定地向前行进。

〔文华生紧跟着铁门，大步而去。

〔金玉茹注视着文华生，又转眼望了望林甫，若有所 思 。

〔 切 光 。

〔追光中，福根惊呼地跑来。

福 根 不好了!救命啊!文老板被绑票了!

〔金玉茹闻声赶来，惊愕不已。 **金玉茹** 啊?!他在哪儿?在哪儿呀?! **福** **根** 勿晓得呀!

〔另一束追光中，文华生双手反绑，眼睛蒙布，被绑匪 用手枪顶着脑袋。

福 根 (递上纸条)这是绑匪留的条子，必须在今晚八点之 前交出赎金500万，要不就要撕票!(递上纸条)

〔金玉茹伸出手，却直打哆嗦，不敢接纸条。 〔文华生遇险不惊，泰然自若。

文华生 啥?500万?哎呀呀，价高了，太高了!我这条命不 值这么多铜钿。我是一个实业家，所有的钱全部投 入工厂，变成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了，要是不信，你们 可以到上海滩亲眼看看嘛，路费我包了!要不，我拿 棉纱来赎身吧，要多少给多少。嗳，华生厂生产的棉 纱那可是优质啊，交关好!

**绑** **匪** 少他妈废话!(一脚踹倒文华生)

**福** **根** (催促金玉茹)哎呀!您快想想办法吧!

**金玉茹** 我 ?

**福** **根** 您是文老板的太太呀!

**金玉茹** (六神无主)可我 …… (转身急喊)林甫!

〔林甫稳步而来。 **金玉茹** 文 华 生 他……

**林** **甫** 我知道了。(冲着福根)快去救你们老板呀!

**福** **根** 阿拉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只好求您帮忙 了!

**金玉茹** 快去报警吧!

**林** **甫** 英国军警正忙着镇压罢工呢，谁还管这种事? **金玉茹** 那可怎么办?

**林** **甫** (轻描淡写地)给钱不就得了。再多也得给，人命关 天呀!

**福** **根** 哪来的钱呀!收拢来的资金，刚用来购买怡丰纱厂



〔绑匪揪起文华生。

绑 匪 把怡丰纱厂退还给洋行，你不就有钱了吗?

文华生 (警觉)原来是要夺回怡丰纱厂呀!到底是谁指使你 们绑我的票?

**林** **甫** (显得很仗义)我现在就买下怡丰纱厂，立即付现金! 这样不是能救出文华生了?

**金玉茹** (疑虑地盯视林甫)可是文华生就失去了怡丰纱厂! **林** **甫** 总不能要厂不要命吧?

文华生 (挺起腰杆)工厂就是我的命!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夺 走怡丰纱厂!不，它已经是华生分厂了!(大义凛 然)你们撕票吧，撕呀!

**绑** **匪** 撕个屁!人家关照了，只要你的厂，不要你的命!

**文华生** (恍然大悟)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绑匪抡起枪托将 文华生砸倒在地。)

**金玉茹** (逼视林甫，怀疑地)会不会是你……

**林** **甫** (回避地)你可别瞎想!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金玉茹** 为了讨好洋人，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吧?

**林** **甫** 应该说，为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金玉茹** 那好，我让你去搭救文华生!

**林** **甫** 我凭什么去救他? **金玉茹** 凭你的良心!

**林** **甫** (心虚地退缩)我 ……

**金玉茹** (步步紧逼)你的善良、诚实哪儿去了?当年我所爱 的那个阿仔哥哪儿去了?我梦想得到的，你却丢掉 了。你是做了人上人，但也变成了小人，一个卑鄙的 小人!

**林** **甫** 住口!(恼羞成怒，挥手抽了金玉茹一个耳光)

〔金玉茹震惊万分，直愣愣地盯着林甫，不寒而栗。

**林** **甫** (扑通跪下，抓起金玉茹的手往自己脸上狠抽)玉茹! 原谅我!宽恕我!

**金玉茹** (冷漠地抽回手，断然转身)福根，走，带我去见绑匪!

**林** **甫** (扑倒在金玉茹脚下，死死抱住她的腿)不!你不能 去!万万不能去啊!

**金玉茹** 我是文华生的太太，我不去谁去?!(义无反顾，推开 林甫，疾步而去)

**林** **甫** (颓然倒地，痛喊)玉茹啊……

〔追光中，金玉茹义不容辞地走向文华生，满怀牵挂 和企盼，燃起勇气和激情。

〔文华生似乎有所感应，蒙着双眼，绑着手臂，艰难地 挪动身躯，颤颤巍巍地移向金玉茹。

〔另一束光圈中，林甫蹭地站起，暴跳如雷。

林 甫 (气极败坏)文华生!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文华生竭尽全力挣扎着。 〔 光 聚 。

〔 幕 落 。

·38 ·

**第** **三** **幕**

〔 幕 前 。

〔昏暗的光束中，已近不惑之年的文华生，添了几分 成熟和老道。

文华生 (独白)躲?就算躲过了十五，还能躲得过三十吗? 我做啥要躲?这十多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 硬着头皮闯过来了。林甫没有伤我一根汗毛，洋行 也没有吃掉我一块肉。华生一天天强壮起来，发展 成了纺织公司，几井工厂分布在上海、香港，实业越 做越大。可是谁能料到，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逼迫我 不得不躲了，东洋鬼子打进来了!上海滩守不住了! 〔骤然间，爆发防空警报的尖啸和敌机的轰炸，震耳

欲聋。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38年 〔上海。黄浦江码头。

〔背景处，江水滔滔；近处，延伸下一截舷梯；高处，展 露甲板的一角。

〔江涛声，轰炸声，此起彼伏，撕破夜幕。

〔文华生急促而来，欲登舷梯上船。金玉茹紧随一

旁，她一副少妇的模样，风韵犹佳，魅力无穷。 〔福根正下舷梯，连忙恭敬地迎接。

**福** **根** 老板，太太，你们来了!工人正在运货装船 ……

**文华生** (如数家珍)嗯，电动织机、浆纱机、漂布洗布机、烙烘 车、拉辐车，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都带走!

**福** **根** (递上清单)这是清单，四片厂子的机器设备，一共五 百多吨 ……

**文华生** 连一枚纱锭子也不留下!东洋鬼子一旦打进上海 滩，那是要杀光、抢光、烧光的呀!

**金玉茹** 幸亏你在香港开了一片天地，把工厂都迁过去，还能 有个退路。

**文华生** 香港是个避风港，东方不亮西方亮。只有到那儿，才 能躲开战火，继续办我的华生厂!

**福** **根** 还是老板有眼光!呃，少爷啥辰光来呀?

**金玉茹** 噢，念祖参加交大的“战地服务团”,去救护伤员了， 他会在天亮前赶到，和我们一起去香港!

〔林甫匆匆而至，他依然是西服革履，拄着手杖，夹着 皮 包 。

**林** **甫** (彬彬有礼)文老板，文太太 …… **文华生** (怔)林甫?

**金玉茹** 是你!

**林** **甫** (笑容可掬)久违了，别来无恙呀?

〔林甫欲和文华生握手。文华生故意掏出手绢擦汗， 不与他相握。

**文华生** 无恙?日本人的轰炸机都快把上海滩炸翻了!哪还 有太平的日子?只有撤到香港去 ……

**林** **甫** 怕只怕这艘货轮到不了香江，就会被敌机炸沉，葬身

海底!

**文华生** 我总不能坐以待毙，等着让东洋鬼子来宰割吧? **林** **甫**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能使你逢凶化吉。

**金玉茹** 林先生什么时候有了善心?

**林** **甫** 国难当头，不帮自己的同胞，那还算是中国人吗? (郑重其事地)我代表查理洋行，来和文华生老板做 一宗大买卖。只要拍板成交，就能保证华生厂安全 地迁往香港。

**文华生** 我文华生这条大鱼不会上钩的，哪怕拼个鱼死网破! **金玉茹** 呃，林甫，你说下去……

**林** **甫** 华生公司可以假托清偿债务之名，与查理洋行订立

“财产移交保管”合同…… **文华生** (诧疑)“财产移交保管”?

**林** **甫** (从皮包里取出一份合同，念念有词)债权人自合同 签订之日起，将债务人华生纺织公司准备迁移的所 有机器设备，予以接受保管。

**文华生** (忿然打断)这不是一 口吞掉了我的华生公司吗?!

**林** **甫** 这明明是给你奉送一把保护伞嘛!查理洋行将此合 同呈报英国领事馆批准，并通知日本领事馆备案，提 请日本海陆军当局尽力予以保护。只有将华生公司 的机器设备装上英商的货轮，悬挂上大英帝国的米 字旗，才能免遭战祸，平安抵达香港!

**金玉茹** (思忖着)这 ……

**林** **甫** 这是权宜之计，何乐而不为呢?文老板，签合同吧! (递上合同文本)

**文华生** 这是趁火打劫!(断然将合同扔地，扭头喊)福根，传 我的话，抓紧装货，按时开船!

**福** **根** **林** **甫**

**文华生** **林** **甫**

**金玉茹** **文华生**

**金玉茹** **文华生**

**文华生**

念 祖

**文华生** **金玉茹** **金玉茹** **念** **祖** **金玉茹**

念 祖

晓得了!(跑下)

文老板，你要是不签这份合同，一旦开船，后果不堪 设想呀!

(坚决地)我宁可去闯刀山火海，也决不踏进你这道 鬼门关!(毫不犹豫地登上舷梯)

那咱们就走着瞧，看看这批货到底装上谁家的船! (扬长而去)

(思前顾后，束手无策，欲追林甫)哎!林甫…… (叫住她)玉茹!

〔金玉茹只好止步，捡起那份合同，盯着细看。 〔文华生上前拿过合同。

华生，你再看看，好好考虑考虑……

(烦躁地)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文华生欲撕合同，金玉茹一把抢过。 你!

〔文华生和金玉茹僵持不下。

〔念祖疾步跑上。他十八岁，身穿大学生校服，臂戴

红十字袖章，英俊清秀。 爸 ! 妈 !

(喜出望外)念祖!

你总算来了，快和我们一起去香港吧!

上海保卫战就要打响了，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

可是当爹妈的，又怎么忍心把自己的孩子留在枪林 弹雨中!念祖 ……

妈，我有重要公务，十万火急!奉命来找爸爸……

**文华生** (纳闷)奉命?

**念** **祖** (转身招呼)周副官!

〔一队国军士兵跑来，全副武装，在舷梯旁列成一排。 领头的军官是周涛，二十出头，威武彪悍。周涛向文 华生立正敬礼。

**文华生** 哟，这不是福根的大小子阿涛嘛，有何贵干呀? 〔周涛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封信函，郑重呈上。

**周** **涛** 文老板，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给您的公函，请过目。

〔念祖连忙接过信，交给文华生。 **文华生** 你就念吧。

〔念祖打开信，欲念又止，说不出口。 **文华生** 念呀!啥事体?

念 祖 (张口结舌)呃，爸爸，您……您可千万别着急，别生 气，这……

**文华生** (不耐烦)嗨!瞧你，活像只糯米汤团!

〔金玉茹拿过信看，顿时神色骤变。 **文华生** 做啥了?(欲去拿信)

〔金玉茹迅速将信揉成 一 团，攥在手中。

**文华生** (急着催问)到底有啥事体呀?! **金玉茹** (惶惶然)这 … …

**文华生** (转向念祖)你说，快说呀!

**念** **祖** (吞吞吐吐)呃，警备司令部要 …… **周** **涛** 要征用这艘货轮!

**文华生** 征用?派啥用场?

**念** **祖** (怯怯地)呃，……阿涛哥，还是你说吧。

**周** **涛** (直言不讳)炸船沉江，封锁航道! **文华生** (震惊)啊?!

〔福根前来，闻讯大怔。

**福** **根** (冲着周涛发火)炸船?热你个大头昏!

文华生 这是谁下的命令?我找他说理去!实在不行，找宋

子文，找蒋介石求个情…… 周 涛 这是 …… (把目光转向念祖)

念 祖 (嗫嚅)是……是我向警备司令部提议的! 文华生 (恼火地)啊?你!小赤佬，最死呀!

念 祖 (欲解释)爸 ……

**文华生** 你们这样做，炸沉的不是一艘船，而是整个华生公司 呀!

念 祖 爸爸!我 … …

**金玉茹** 你个败家子!这不是造孽吗? 念 祖 唉，这也是被逼得没法子呀!

金玉茹 谁逼你了?是你在逼亲爹往火坑里跳!

念 祖 是日本人在逼我们!都逼到黄浦江边了!

周 涛 日本舰队正向长江口逼进，我海军的8艘军舰和征 用的20艘商船已经沉入江阴港口，封锁要塞。为了 构置辅助防线，军方再度征用民船，沉塞于十六铺， 用以抵挡日本舰队的进攻!念祖听说后，就自告奋 勇……

**文华生** (悻然)就把他的亲爹老子给贡献出去了!

**念** **祖** 爸爸，只好难为你了……献出“鸿运”号货船吧! **文华生** 我要是不答应呢?

**念** **祖** 这……

**金玉茹** (急切地)不答应!万万不能答应呀!这一船的机器

设备，就是文家的产业，就是你爸爸的命根子呀! **文华生** (脸色铁青)谁要想挖掉这个根，我会和他拼命的!

**金玉茹** 念祖!你还不明白吗?千万别干傻事呀!

**福** **根** 阿涛!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文家的事，我饶不了你!

**周** **涛** (恳切地)我是吃文家的饭，听着华生厂的机器声长

大的，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当初还是文老板让我 跟着蔡廷楷的十九路军，参加了“1.28”淞沪抗战!

文华生 可我不是军人!我是个实业家，我的救国之道就是 办厂、出产品!要是炸沉了这条船，毁了机器，没了 工厂，我还拿什么去报效国家，造福于民呀?不行!

周 涛 文老板，您要是不答应，我们决不会强行征用这条船 的，但也一时找不到别的船了。日本军舰一旦打进

吴淞口，那黄浦江转眼之间就会被鲜血染红! 〔念祖从急救包里取出一件军装抖落开。

念 祖 爸爸，妈妈，这是我从一位团长身上扒下来的，这军 服，还是华生厂生产的呢 … …

〔文华生接过那件血迹斑斑，弹痕累累的军装。触目 惊心。

念 祖 张治中将军正在指挥部队死守上海，将有多少官兵 的军装会成这样!我和抗战将士一起发誓：“不负民

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 **文华生** (深受触动)勿要讲了!

周 涛 文老板，司令部立了保证，凡是征用民船，都将补偿 损失。(取出一张纸，郑重递交)这是一张欠条，欠你 一万两银元，抗战胜利后，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上面 有国民政府的大印，还有张治中司令的签名 ……

〔文华生犹豫地接过欠条，双手打颤。 **金玉茹** 华生!可不能呀 … …

念 祖 爸爸!鬼子都逼到家门口了!您就做一点牺牲吧!

**金玉茹** 念祖!不要再逼你爸爸了! 〔文华生沉默着。

**念** **祖** (激愤地)爸爸!难道你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机油，连 一滴热血都没有吗?!

〔金玉茹冲上前，狠抽了念祖一个耳光。

念 祖 (单腿跪下)妈!你打吧!孩儿不孝 … … **金玉茹** (伤心落泪)我怎么养得出你这样的儿子!

**福** **根** (厉声喝斥)阿涛!快把手下的人带走，谁也不许动 这条船!

〔文华生默然沉思，愣愣地取出打火机，点着了那张 欠条。

文华生 (盯着燃烧的纸条，声音颤抖地)既然儿子把老子推 到了这一步，那就让我为抗战做点事吧。银元、条 子，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收不下手的!(捧着军装，发 自肺腑)我要对得起这军装，对得起黄浦江呀!

念 祖 (于心不忍，喉梗声阻)爸爸!孩儿对不起您啊 …… **文华生** (苦笑地)谁让我是你爹呢?

**金玉茹** 还不快给你爸跪下!

〔念祖脱下军帽，欲跪地，文华生连忙拽住他，慈祥地 替儿子戴正军帽，抹去他眼角的泪。

**文华生** 憨大儿子，眼泪救不了你爹，也救不了上海。快去卸 货吧，交出“鸿运”号!

〔念祖不知所措，周涛也窘迫地呆立。文华生(直跺 脚)你们快去呀!

周 涛 (转身欲去，又回首)文老板，我们保证把所有的机器 都运回厂里!

**金玉茹** 哪还有厂呀?都被日本飞机炸毁了!

**念** **祖** 那这些机器设备……

**文华生** (痛切地)就让它们守在黄浦江边，和上海滩共存亡! 〔光聚。

〔文华生在光束中呆立。

〔背景处，周涛率士兵们，列队举枪。念祖木然伫立。 周 涛 (痛喊)炸船沉江!

〔周涛庄严地行军礼。士兵朝天鸣枪。 〔念祖深深地鞠躬致意。

〔汽笛尖啸，撕心裂肺。轰隆巨响，惊天动地。

〔文华生怆然跪倒。金玉茹去搀扶他。文华生却长 跪不起，如若石雕。

〔金玉茹拿出那份合同，思虑着，终于下决心，离开文 华生，疾步而去。

〔切光。

〔光复明。

〔涛声依旧。晨曦初露。

〔金玉茹步履沉重地走上前，默默地搀扶起文华生。 〔林甫匆匆走来，指手划脚地高声喊着。

林 甫 快装货!把所有的机器设备都装上船，连 一枚纱锭 了也别留下!

**文华生** (神思恍惚地)装船?哪还来的船?“鸿运”号还在 么?

林 甫 你的“鸿运”号已经惨遭厄运!现在是英国商船”伊 丽莎白”号，来挽救你的机器设备。

文华生(惊醒)啥?(忿然揪住林甫)你是贼，是强盗!

林甫(不动声色)我是在履行合同!(取出合同书递上)看

清楚了，上面盖着你的印章!

**文华生** (顿时怔住)我什么时候盖过印? **林** **甫** 问你的太太吧。

〔金玉茹惴惴不安，有口难言。文华生盯着她，一步 步逼近。

**金玉茹** (惶悚地)我……是我……我答应了林甫!

〔文华生大吃一惊，抡起手臂，欲打金玉茹，却又在半 空中僵持住。

**金玉茹** (怯怯地)华生 ……

文华生 (气得捶胸顿足，继而愣愣地看着金玉茹)你把我卖 了?十几年来，我养了个家贼?(愤然摇撼着金玉 茹)这是你干的吗?是你吗?!

金玉茹 (一把抱住文华生，声泪俱下)你恨我，打我骂我，休 掉我，怎么都行!只要能保住机器，保住工厂!我知 道，你把厂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你爱厂，胜过爱 妻儿。我不能眼看着你就这么完了……

**文华生** (痛楚万端)机器毁了，还可以买；厂子没了，还可以 建；可你的心被狗吃了，还能再有吗?

林 甫 (冷冷地)文老板你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吗?天塌下 来，靠女人撑着!要不是看在玉茹的情份上，我才不 来救你的机器呢!

**金玉茹** 林甫答应了我的要求，把这批设备运到香港后，全部 归还给你……

**林** **甫** 条件是，我必须在华生公司占一半的股份! **文华生** (气极)你……你欺人太甚啊!

**金玉茹** (竭力宽慰)华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文华生** 憨大!山头都被强盗占了，哪还有我的柴禾?烧个

屁!不!我宁可机器设备都被炸成废铁，也绝不让 它上洋行的船!

〔福根慌忙跑来。

**福** **根** 老板!机器设备都装上了英国商船，拦不住呀!

**林** **甫** 好，“伊丽莎白”号准备起航!文老板，何去何从呀?

〔文华生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林** **甫** 文太太可是要上船去香港的喽? **金玉茹** 我去!机器在哪儿，我在哪儿!

〔汽笛鸣响。

〔文华生怆然瘫倒。

〔金玉茹和福根扶起文华生。

**金玉茹** (恳求地)华生!为了工厂，走吧，上船 ……

**文华生** (痛苦不堪地嗫嚅)这不是逼我上贼船吗?上贼船呀



〔林甫盛气凌人地踏上舷梯。

〔文华生被金玉茹和福根架着， 一步步挪向舷梯。 **文华生** (蓦地止步，回头寻望)念祖呢?叫他一起走!

**金玉茹** (呼唤)念祖!念祖!

**文华生** 我已经献出一条船了，不能再失去亲骨肉!我一定 要带他去香港!

林 甫 (站在甲板上，高喊)开船! 〔汽笛尖啸，马达轰鸣。

〔金玉茹和福根架着文华生上了甲板。 〔念祖飞奔而来。

念 祖 爸爸!妈妈 … … **文华生** 念 祖 !

**金玉茹** 快!快上船!

〔念祖不由自主地冲上舷梯。

〔防空警报骤响，敌机轰鸣逼近，枪炮声大作。

〔周涛率队冲上，朝天射击。他举着机枪，奔突腾跃， 勇猛扫射，忽然中弹，踉跄栽倒。

〔念祖飞身跃下舷梯，冲向周涛。 **文华生** (扑倒在甲板上)念祖!

**金玉茹** (痛喊)儿啊 … …

〔念祖不顾一切，扑倒在周涛身上，急救包扎。 〔惊涛如雷，巨浪滔天。

〔光聚。

〔涛声中，交织着文华生、金玉茹和念祖的声声呼唤： “念祖 …… ”

“爸爸……妈妈 …… ”

〔光渐暗。

〔计时钟显示：1942年

〔香港。 一束寒光中，文华生悲愤地独白。

文华生 万万没想到，我来香港不到四年，日本人就打进来

了!香港沦陷，和内地一样，水深火热呀! 〔林甫走来，他已没了往日的趾高气扬。

林 甫 文老板，日军总督府下了最后通牒，限令华生公司制 做日军军服!

**文** **华** **生** (义愤地)华生的机器织不出东洋赤佬的黄皮!

**林** **甫** 要是把日军惹急了，他们会立即没收工厂!别说做 军服了，就是做枪炮弹药，你又能怎样?唉，忍了吧! 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何况是刀架在脖子上!

**文华生** (没好气)你在洋人面前低头低惯了，不管是西洋人，

还是东洋人!

林 甫 在香港，抬头见到的不是米字旗，就是太阳旗，昂首 也好，低头也罢，只要不砍头掉脑袋就行。作为华生 公司的股东，我要求赶紧开工，这军服恐怕是非做不 可呀!

**文华生** 我不能出卖良心!

林 甫 良心?我们都已上了日本人的案板，弄不好就会被 剁成肉酱!哪还留得住良心?

**文华生** 就是把我的骨头碾成碴，也要透着中国人的气节! **林** **甫** 可是……

〔福根恐慌地跑来。

福 根 老板!不好了!鬼子把太太抓走了! 〔文华生和林甫都惊呆了。

林 甫 (心急如焚)还愣着干啥?快去救玉茹呀! 文华生 (六神无主)救……怎么救呀?!

林 甫 答应日本人的一切条件!叫你干嘛就干嘛! 文华生 不，不!

林 甫 救人要紧呀! 文华生 可我……

林 甫 文华生!想当年，玉茹为了救你，不顾性命，抛弃爱

情!可如今，你却见死不救!你根本就不爱玉茹! **文华生** (痛苦地)不!哎呀呀，让我怎么办呀?!

〔另一束追光中，金玉茹披头散发，衣衫褴褛，被吊绑 着。

**金玉茹** 华生!救救我 …… **文华生** (痛喊)玉茹 … …

**林** **甫** 你不去救，我去!只要能救出玉茹，我豁出去了!

(大步走去)

**文华生** 让我去!我去救玉茹!(跌跌撞撞地跑去) 〔林甫和文华生同时赶到金玉茹面前。

文华生 玉茹，别怕，我来了! **林** **甫** 我 一 定救你出去!

〔汉奸耀武扬威地上前：“要想救她出去，必须答应皇 军的条件!”

林 甫 (强忍着低下头)答应，全答应!

〔汉奸：“一万件皇军军服，保证按期做出来!”

**文华生** (被迫点头)…… **林** **甫** yes!

〔汗奸：“八格牙路!” **林** **甫** (忙改口)哈依!

〔汗奸：“交出所有港币，换成皇军的军票!” 〔文华生木然地点头。林甫机械地“yes”!

“哈依!”。

**金玉茹** (痛苦地摇头)不……

〔汉奸：“皇军让你们学狗爬!”

〔文华生和林甫僵持不动。 **文华生** (咬牙切齿)我不会!

〔汉奸挥鞭狠抽金玉茹。

〔林甫忽地趴下，模仿狗爬。

**金玉茹** (尖叫)不!不要!

**文华生** (一把拽住他)林甫!

**林** **甫** 我会，我从小就给英国水兵当狗使唤，早就练出来

了。(挣脱开，满地爬) 〔汉奸：“学狗叫!”

林 甫 (边爬边叫)汪汪汪!操你娘!汪汪汪!日你祖宗八 代见阎王!汪汪汪!狗日的汉奸没有好下场!汪汪 汪、汪汪汪……

〔文华生深受刺激，惨叫着冲出。 **金玉茹** (哭喊)阿仔 … …

〔林甫爬到了金玉茹脚下， 一把抱住她的双腿，泣不 成声。

〔另一束追光中，文华生跌跌撞撞而来，他摸索着点 燃一簇火把。

〔福根追来。

**福** **根** 老板!侬做啥?做啥呀?!



**文华生** (将火把递给福根)烧!快去烧! **福** **根** 烧 ? 烧 啥 ?

**文华生** (咬牙切齿地)烧仓库、烧厂子!一尺布、 一寸纱也决 不留给鬼子做军服!

**福** **根** (恐惶地扔掉火把)不敢，可不敢呀!工厂是你的命 根子啊!

文华生 做牛做马，猪狗不如，还要命做啥体?(捡起火把)烧 吧，烧吧!这也算是亲手为华生厂送终了!(咬牙地 将火把投出)

〔霎时，背景处烈焰腾起，大火熊熊。

文华生 (扑倒在地，悲切地呼号，连滚带爬冲向大火)我的厂 子!我的命啊 … …

〔福根扑过去，死死地抱住文华生。 〔 切 光 。

〔计时钟显示：1945年

〔香港。荒野。阴森的暮色中，横亘着一道铁丝网。 〔林甫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支撑着一根木棍，步履蹒 跚。文华生奄奄一息，竭尽全力爬着。两人相遇。

**林** **甫** 你?还活着!

文华生 你……也被关进集中营了?

林甫(悲切地)人上人成了阶下囚!(京剧叫板似地扯着 嗓子)苦哇……(搀起文华生，两人相互扶持着)

文华生 玉茹呢?她在哪儿?!

**林** **甫** 还有脸问我?你是她丈夫!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 了!

文华生 (苦不堪言)我 … …

林 甫 你倒是保住了良心、气节，可失去了妻子!玉茹落在 鬼子手里，哪还有活路哟……

文华生 (心如刀绞)她还怀着身孕呀!

林 甫 (揪住文华生)都是你害了她!

文华生 (痛悔)玉茹啊玉茹!我对不住你……(企盼地)念祖 啊!你在哪儿抗战呀?快到香港来打鬼子吧!快来 救救我们!救你妈妈 ……

〔蓦地，一声霹雳炸响，铁丝网轰然倒塌。 〔文华生和林甫震惊不已。

〔四面八方爆发出一阵阵欢呼，港民们奔走相告：“日 本鬼子投降了!”、“香港解放了!”

**文华生** 总算盼到这一天了!香港重见天日了!

林 甫 (喜出望外)看，米字旗!大英帝国的舰队开进了维 多利亚港!

**文华生** (惊诧)啥?不，这不可能! 〔 光 聚 。

〔背景处，亮起一束光，映出蒋介石。他一身戎装，威 风凛凛，忧虑地走动。对一旁的宋美龄说着。

蒋介石 怎么不可能?我早就料到，英国人什么事情都做得 出来!两年前，我在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就在会上提出，清朝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 府概不予以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丘吉尔 当场就跳起来大喊大叫：“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不容 讨论!”他还对罗斯福讲：“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 手中夺去任何东西!要拿走香港，那就先从我的尸 体上跨过去!"嚣张的不得了呀!娘西匹，什么“三巨 头”会议，他们分明只要把我当个小光头!眼下，英 国人想捷足先登，从日本手里拿回香港!

**宋美龄** 你不是已经调了三个军集结于九龙吗?可以随时准 备开进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嘛。

**蒋介石** 这 … …

**宋美龄** 你好歹也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要是能借抗战胜 利的机会，把香港收回来，那将改写中国的历史，一 统天下，万古流芳!

〔蒋介石若有所思。 〔副官前来。

**副** **官** 总裁，盟军远东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奉美国总统杜

鲁门之命，给您发来电报。 **蒋介石** 念 !

副 官 (念电文)“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问题的，倘为投 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 〔蒋介石怔住，一把拿过电报盯视，瞠目结舌。

**宋美龄** 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做了什么交易……你准备怎

么办?

蒋介石 又能怎么办?我们处处要依赖美英，哪敢得罪他们? 唉，弱国撑不起当家人的台面呀!更何况，我们当前 的首要任务是对付共产党，要迅速调兵北上，抢占更 多的地盘。少不了西方的援助，这就必须避免在香 港与英国冲突。

**宋美龄** 难道就这样放弃收复香港的大好时机?

**蒋介石** 放弃一次机会，将避免多少麻烦哟!有得必有失嘛， 暂时失去香港，为的是得到全中国的天下!只要英 国能支持我打共产党，我可以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 步嘛。(转身吩咐副官)回电麦克阿瑟将军：‘可以中 国最高统帅名义，授予英国司令官接受日军投降的

权限。' **副** **官** 是 !

**蒋介石** 我还要发表声明：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军 投降，以免引起盟军的误会……

*〔切光。*

〔另一束光圈中。映出神情各异的林甫和文华生。

林 甫 (欣然)果然是英国人来收复香港，我林甫的出头之

日到了!

文华生 (困惑地)我啥辰光才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旗帜下 呀?

〔林甫即刻振作起来，他捡起木棍，当作手杖，一瘸一 拐地扬长而去。

〔文华生茫然若失，苦苦地追寻。

**文华生** (深切地呼唤)玉茹!你在哪儿呀?念祖!你又在哪 儿呀……

〔光聚，渐暗。 〔 幕 落 。

**第** **四** **幕**

〔 幕 前 。

〔文华生孤寂地沉浸在无限的忧思中，他衣冠楚楚， 却遮不住饱经磨难的沧桑感。他借酒消愁，独饮自 语，渲泄着内心的忧愁。

文华生 (独白)玉茹啊!你在哪儿?我找得你好苦哇……整 整四年了，你音讯全无，生死难卜；念祖也下落不明 ……我又回到了上海，在那片废墟上重建了华生厂。 可是，我妻离子散，何时才能破镜重圆?老天呀，你

酿的苦酒总是让我喝不完哟……(狂饮一气) 〔另一角，林甫出现，随从紧跟。

随 从 老板，您到处寻找的那个金玉茹，终于有了下落了! 林 甫 (急切地)金玉茹!她在哪儿?

随 从 金玉茹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刚从日本流落到台湾， 她很惨，已经病危，没多少日子了。

**林** **甫** (怔住)啊?!(思忖少顷，决断)这个消息，不要告诉

任何人。尤其不要让文华生知道! 随 从 是 !

**林** **甫** (神往地)我要见到金玉茹!我要去台湾!

文华生 (摇摇晃晃，倾吐着苦闷的心绪)国民党要挟我去台

湾，还逼我炸毁工厂!共产党要求我护厂，留在上 海，迎接解放!我何去何从呀 ……

林 甫 (拿定主意)不能让文华生去台湾!我必须阻止他! (把雪茄烟一掷，匆匆而去)

〔文华生放纵地猛灌烧酒，扔掉酒壶，凄楚地惨笑，蓦 地嗄然而止，浑身痛苦地抽搐，忽而僵滞凝固，猝然 栽 倒 。

〔福根的疾呼：“老板!老板!你醒醒啊 …… ”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49年 〔上海。文华生的寓所。

〔夜色阴沉，气氛压仰。几排蜡烛闪动着微弱的火 苗。光线昏暗。

〔文华生倚在轮椅上，像是瘫痪了，往日的气度和风 采，都凝固在那僵硬的躯体和麻木的神情中。

〔福根推着轮椅到桌前，拿杯子喂文华生喝水，又手 忙脚乱地用毛巾替他擦嘴。 

**福** **根** (痛心地)真做孽呀!

〔 林 甫 赶 来 。

林 甫 文老板 …… (见状大惊)哎哟!这 ……

福 根 瘫了!文老板他中风了! 林 甫 (大怔)啊?!怎么会 … …

福 根 他是被逼成这样的!昨天接到军统局的命令，要文 老板炸毁工厂，随国军去台湾。又收到了共产党的 传单，要他保住工厂，迎接解放。文老板喝了一夜的 闷酒，天还没亮，就一头栽倒，瘫了!

林 甫 唉!真是飞来横祸，太不幸了!快送他上医院呀!

(推起轮椅欲走)

**福** **根** 特务守在屋外，不让文老板出门呀!

林 · 甫 (止住，忿然)岂有此理!还让不让人活了? 〔门铃响起。

福 根 (恐惶)哎呀，又是特务逼上门来了! 林 甫 (仗义地)别怕，我来对付!

〔林甫拄着手杖，傲慢地走过去。

〔念祖风尘仆仆前来，他一副商人打扮，多了些许成熟。 〔林甫上前，把手杖一横，盛气凌人地挡住念祖。

林 甫 对不起，病人需要安静，请勿打扰! 念 祖 (愣住)这 ……

林 甫(用手杖使劲戳地)请你出去!

念 祖 (莫名其妙)这是我家呀!(脱下帽子，摘下墨镜) 福 根 (辨认出，惊讶地)你是……念祖?哎呀!少爷!

〔文华生闻声一震，浑身触电似地打颤。 林 甫 哟，是念祖呀!真是相见不相识了!

念 祖 你是林伯伯吧?

福 根 (欣喜若狂)老板!少爷回来了!你看……是念祖呀! 〔福根将轮椅推向念祖。

念 祖 爸你?(扑上前去)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爸你! (愧悔不已)爸!我来晚了!都怨我啊 … …

〔文华生艰难地晃动着那只惟一能动弹的右手，颤抖 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发、面颊和肩膀。

福 根 少爷，这些年，你都上哪去了?

念 祖 一言难尽呀!上海沦陷后，我被日寇抓住当劳工，是 新四军把我救出苦海，后来，我就留在了苏北……

福 根 你爹想你盼你，每天夜里，都要烧一支香，求菩萨保

佑 。

念 祖 (跪在父亲身旁，替他抚着胸口)爸，孩儿不孝，让您 受苦了……

福 根 你爹吃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 念 祖 福根伯，我妈有下落吗?

〔福根长叹一气，直摇头。 林 甫 (欲言又止。)呃，她…… 念 祖 你知道她在哪儿?

林 甫 (回避他的目光，搪塞地)呃，我，我也一直在找你母

亲……唉!兵荒马乱的，恐怕是凶多吉少呀……噢，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周涛匆匆赶来。他依旧穿着国民党军服，没有了当 年的威武，一脸愁云，满腹忧心。

周 涛 爹……哟，这不是念祖吗?听说你跟共产党跑了? 念 祖 阿涛兄，还在替蒋家王朝卖命呀?

周 涛 唉，身不由己啊!这不，我接到命令，要护送文老板 去台湾!

〔众人都不由地一惊。

**福** **根** (恼火)呸!侬眼珠子瞎掉了!也不看看，文老板这 样还能动吗?

**周** **涛** (无奈地)吒没办法呀，军令如山倒!我就是背，也要 把他背上军舰!(走到文华生面前)文老板，您就答

应吧，去台湾!

福 根 他啥也说不了啦!

**周** **涛** 那就点个头，摇头不算点头算!

〔福根愤然推开周涛。 周 涛 (欲解释)爹!我 … …

念 祖 (护卫着父亲，严厉警告)周副官!不许动我爸一根 汗毛!

**周** **涛** 念祖老弟 ……

念 祖 (怒斥)你给我滚出去!

〔文华生愣愣地盯着他们。

**林** **甫** (用手杖戳住周涛的胸口)你聋了?没听见逐客令 吗?

〔周涛夺下手杖，扔到地上。

林 甫 (气势汹汹地)我可是英国公民!受租界法保护!

(捡起手杖挥动着)

周 涛 让开!你们都让开!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念祖、福根和林甫不约而同地逼向周涛。 〔周涛本能地拔出手枪。

〔念祖猛地抄起椅子，欲砸周涛。 〔双方紧张地对峙。

〔陡然，文华生倏地转动轮椅，冲了过来，横挡在他们 中间，阻隔冲突双方。

〔众人惊讶不已，都盯视着文华生。

〔文华生舒展躯体，活动手脚，缓缓站了起来，霎那间 恢复常态。

〔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震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一个个瞠目结舌，直发愣。

〔文华生夺下周涛的手枪，放在桌上；又拿下念祖高 举的椅子，稳稳地坐下。

文华生 (歉然地)对不起，让你们担惊受怕了。 念 祖 爸 爸 … …

福 根 (简直不敢相信)老板!你的病……好了?!

文华生 我……嗨，哪有什么病呀，那都是装的!本以为中风 瘫痪了，就能蒙混过关，保全自己，可还是照样逃脱 不了!唉，我真憨!老憨大!

念 祖 爸爸 … …

**文华生** (走到念祖面前，凝神端祥)念祖…… 念 祖 爸爸!

〔文华生和念祖紧紧拥抱，百感交集。

**文华生** (用脸蹭着儿子的面颊)哎呀呀，你都有胡子了! 念 祖 (抚摸着父亲的两鬓)爸爸，您有白头发了……

文华生 (慨叹)那都是想你们想出来的呀，这边是你染白的， 那边是为你妈妈……

念 祖 妈妈一定还活着，我们会找到她的!

林 甫 (不由地咳了一声，神情复杂，竭力掩饰着)文老板



**文华生** (冷淡地)你来做什么?

**林** **甫** (客气地)噢，我很想知道，您下一步的打算。 **文华生** 这和你不搭界!

**林** **甫** 鄙人毕竟还是华生公司的一股东嘛。上海一解放， 我们就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沪港两地常来常往，随 便跑了。只能选定一个地界，扎下根来。你的选择，

关系到公司的前途，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

**周** **涛** 文老板已经无权选择，军统局请他务必去台湾!

**文华生** (直言不讳)去台湾?跟蒋介石走?四 · 一二政变时， 他一手杀共产党的脑袋，一手掏资本家的钱袋，我被 搜刮去二百两银子!去年又发行金圆券，逼有钱人 去兑换那一捆捆的废纸!我把金条美元偷偷转到香 港去了，结果被宪兵抓去蹲了班房……哼，我算是看

穿了，国民党这个拆烂污政府已经腐败透顶!

**念** **祖** 对!国民党反动派已是兔子的尾巴，秋后的蚂蚱，烂 掉的房梁!

**林** **甫** OK ! 眼下，胜负已见分晓，坐天下的，明摆着是共产 党了!

**文华生** 时至今日，我再“脚踩两只船”,恐怕不行喽!

**念** **祖** 那您就趁早，双脚踏上共产党这只大船!

**文华生** 谁知道共产党的船会开到哪条江里?上船容易，下 船难，我可不敢拿后半生作赌注哟!

**林** **甫** yes! 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杀富济贫。到那时没收 财产、接管工厂，华生公司就再也不姓文了，只能姓 共!

念 祖 共产党有政策，要团结民族工商业者，我读过毛泽东 的文章 ……

文华生 (打断他的话)我还读过《资本论》呢!共产党的老祖 宗都喊着要打倒资本家!

念 祖 苏北的资本家一个个活得好好的，正跟着共产党搞 建设呢。

文华生 建设?能打下江山，并不等于能坐稳江山，更不意味 着会治理江山。何况，这座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就像 一件破衣烂衫，到了共产党手里，能织成绫罗绸缎 吗?我不相信共产党还能搞好建设!

念 祖 你要是到苏北亲眼去看一看，就会改变对共产党的 偏见。

文华生 我看你是被共产党灌了红药水，洗了脑筋!

念 祖 爸，我在解放区和你干的一样，也在办纺织厂! 文华生 (疑惑)什么?

念 祖 (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取出 一摞布匹，递给文华 生。)你看……

〔文华生捧着布匹，拉拉扯扯，又对着烛光照看，仔 细检验着。

**文华生** 嗯，你小子还行，有我的遗传!我要培养你接班，把 华生公司挑起来!

念 祖 好!爸爸，我们一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参加建设 新中国，干一番大事业!

文华生 (踱步思忖)我要是留下，按过去的方式生活，共产党 不会允许的；而像他们那样过日子，我又受不了。还 是井水不犯河水，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 桥 。

**周** **涛** (催促)走吧!只有去台湾了!

**文华生** (顾虑地自语)国民党逼我走，共产党叫我留，该听谁 的呢?

**福** **根** 哪一家都惹不起啊!

**文华生**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三十六计走为上!

**林** **甫** 上哪儿去?

**文华生** 惟有去香港!

**念** **祖** 去香港?爸爸，你可要三思而行呀!

文华生 (深思熟虑地)我已是千思万想，只有去香港，才是最 好的出路。香港是个自由港，不受国内战乱的影响， 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敞开着，这两年，内地大批的资 金、技术、设备和人才纷纷流入香港，这就好比把良 种撒在沃土上，不久的将来，便会生长出一片大森 林!香港的经济必将迅猛发展，到那去经商办实业， 可谓得天独厚，它能给我带来机遇、带来成功!再说

了，香港毕竟是我的故土，那里还有我的产业嘛。 **念** **祖** 爸爸 ……

**文华生** 念祖，你来的正是时候，跟我一起去香港吧! 念 祖 不，我赶回来，就是为了留住你，保住工厂!

文华生 工厂当然要保住，解放军一旦打进上海，就把厂子贡 献出去!共产党搞的是共产，只要我把财产共出去， 就不会得罪他们。多留一条后路，将来还可以再回 来嘛。唉，要我抛下这刚刚起死回生的工厂，实在是 割了心头肉呀!

周 涛 工厂怕是保不住了，特务已经在厂里放了定时炸弹!

〔 众 惊 。

福 根 (一把揪住周涛)死赤佬!快去清除炸弹! 周 涛 我必须送文老板上军舰，去台湾!

〔福根怒不可遏，抡起胳膊，连连抽打周涛的耳光。

周 涛 (扑通跪下，声泪俱下)打死我吧!也好让我解脱



念 祖 阿涛!抗战时，你为保卫上海流过血!难道那热血 全都流光了吗?

福 根 阿涛呀阿涛，你疯了?文老板对我们恩比天高，待你 就像待亲儿子一样!你却把他往死路上逼，你还是 人吗?

周 涛 是军统特务在逼我呀!昨天半夜，他们把我的老婆

孩子抓到军舰上去了! 福 根 (大惊)啊?!

周 涛 我只有把文老板送上军舰，才能换回老婆孩子! 福 根 (愕然)伤天害理!造孽呀!

周 涛 文老板!救救我们 一 家吧!跟我上军舰，去台湾!

求求你了……(扑在地上，连连磕头)

**文华生** (忧心如焚)难道我这几十年，跌倒了爬起来，一路坎

坷，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就只有这条路了吗?

**林** **甫** (沉稳地)天无绝人之路。我倒有个办法，既可以让

周副官完成任务，又能使文老板不去台湾。

**周** **涛** 那太好了!快帮帮我!我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报答 您的大恩大德!

**文华生** (疑惑地盯视林甫)你?我可领教过你的办法，不就 是趁人之危，巧取豪夺吗?

林 甫 没想到，都过去十年了，你还耿耿于怀。此一时，彼 一时嘛，你我好歹都遭过日本鬼子的罪，也算是患难 之交了。保你，就是保住华生公司，也是保我那一笔 股份嘛。

**文华生** 你到底想做啥?

**林** **甫** (胸有成竹)我只要来个狸猫换太子，你就能金蝉脱 壳!(脱下礼帽和风衣)还不快把你的那张皮给我! 〔文华生脱下绸缎长袍。林甫穿上文华生的衣服和 帽子，又习惯地拎起手杖，摆出派头。文华生赶紧拿 下他的手杖。林甫模仿起文华生的姿态来。

林 甫 (对周涛)走吧，带文老板的替身上军舰，去台湾!

文华生 (一把握住林甫的双手)林甫，林兄!让我如何感谢 你呢……

林 甫 (洒脱地一笑)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拜拜!

〔林甫泰然地走去。周涛缓过神来，紧随而去。 福 根 哎，阿涛……

念 祖 (决断)立即找工人纠察队!清除炸弹，保护工厂! 福根(自告奋勇)我去办!(迅速跑去)

念 祖 我去找地下党联系!(欲走)

文华生 (叫住他)回来!跟我去香港，马上就走!

念 祖 (坚决地)不，爸爸，留下来吧!你看，天快亮了!

文华生 (情真意切)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念祖呀念祖， 你是我惟一的亲人，你是文家大业的继承人呀!(紧 紧抱住念祖)儿子啊，我再也不和你分开了!

念 祖(动真情)爸爸 … …

文华生 跟我一起去香港吧!那是经商办实业的天堂，你到 香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了我，也为了你的前程，去 香港吧! … …

念 祖 (坚定地)我为了心中的理想，可以抛弃一切!

**文华生** (痛心地)念祖!失去你，我还要这一切干什么?你 .这不是往我心坎上放了一颗炸弹吗?(一阵晕眩，踉 跄欲跌)

念 祖 (赶忙扶住，心疼地)爸爸……

文华生 (伤心地推开儿子)你都认共产党做爹了，哪还有我 这个父亲!

〔枪声骤起。

念 祖 (昂奋起来)解放军来了!我到工厂去，迎接胜利! (转身欲去，又止步回首，恳切叮咛)爸爸!哪儿也别 去，等着我!(急迫地冲出去)

〔文华生茫然四顾，若有所失，焦灼地来回踱步，苦苦 思索，终于横下心来，默默地穿上林甫的风衣，戴上 礼帽，拄起手杖，把那一排烛火，一一吹灭；断然决然 地离去。

*〔切光。*

〔一束追光中，念祖端来一只铁箱，欲查看。福根冲 上前，一把抢下。

福 根 勿要动!是定时炸弹!(抱起铁箱，撒腿就跑。) 念 祖 (急喊)福根伯!放下!

福 根 (边跑边喊)侬勿要过来!快趴下!(紧抱着铁箱，滚 下堤岸)

〔轰隆一声爆炸，激起惊涛骇浪。 念 祖 (扑倒，痛喊)福根伯 ……

〔汽笛尖啸。

念 祖 (忽地爬起，奔走呼唤)爸爸!爸爸 ……

〔另一束光圈中，文华生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脚， 一步 三回头。

**文华生** (难以割舍，痛惜地)别了，上海!别了，儿子啊 ……

〔嘹亮的军号震响，带来一线黎明曙光。 〔光渐暗。

〔背景处， 一束红光凝聚着毛泽东的伟岸的身躯。

**毛泽东** (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了!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霞，伴着国歌的旋律， 冉冉升起。

毛泽东 (气壮山河)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 一 百年以来的 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推翻掉!一 切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卖国条约，要统统废除，统 统废除!

〔两束光圈亮起。文华生在香港，念祖在上海，遥遥 相望。

念 祖 。(激动地)爸爸!你听见了吗?毛主席在向全世界庄

严宣告!

**文华生** (惶恐地)我听说，解放军已经开到深圳河畔，就要打 到香港来了!

念 祖 大军南下，浩浩荡荡，乘胜前进，只要一声令下，就能 解放香港!

〔背景处，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与周恩来商量 着大政方针。

〔另一束光圈中，出现一位全副武装的将军。

将 军 报告毛主席、党中央，部队士气高昂，广大指战员摩 拳擦掌，纷纷请战，恨不得打过香江去，赶走英帝国 主义!解放香港!快下命令吧!

毛泽东 我代表党中央命令：严禁野战军驻防在港澳边境线 上 !

将 军 啊?为什么呀?虽说驻港英军已经增加到三万，可 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斗志正盛，所向披 靡，解放香港不费吹灰之力!

毛泽东 如果单从军事上讲，用武力夺回香港，是完全可能 的 。

将 军 ((急躁地)那为什么我们按兵不动呢?

毛泽东 (语重心长)急躁心情要不得哟。同志们呀，再站得 高一点，看得更远点嘛，不要只盯着罗湖桥那一头的 米字旗，还要放眼天下，要考虑长远的战略呐。

周恩来 是呀，我们可以把香港作为了望塔、桥头堡和前沿阵 地，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和 包围；还可以通过香港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吸收外 资，争取外汇。如果草率地收回香港，不仅会在外交 上陷入被动，还会增加国家的负担，也不利于香港的

稳 定 。

毛泽东 恩来说得对。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 大有用处呐，我们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收回香 港之前，维持香港的现状。

将 军 香港问题还挺复杂的哩。唉，我站在罗浮桥头，眼睁 睁看着香港上空还飘着米字旗，扎眼刺心呐!啥时 候才能把五星红旗插上香港岛呀?!

毛泽东 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表明了立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承认关于香港的三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 条约；香港地区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将在条件成熟的 时候，用适当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周恩来 一旦时机成熟，通过谈判，香港会像熟柿子一样毫无 损伤地到手的。

将 军 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哟?

念 祖 香港何时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文华生** 我们父子何时才能团圆啊?

**周恩来** (满怀信念)这个问题，一定会在本世纪内得到圆满

的解答! 〔 光 聚 。 〔 落 幕 。

**第** **五** **幕**

〔 幕 前 。

〔文华生步履沉重地踽踽独行，他已年过花甲，鬓发 斑白，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深切的祈盼中。

文华生 (独白)这一天还没有到来，罗湖桥的两端近在咫尺， 却又相距遥远。我和儿子同在华夏大地，但天各一 方。念祖，你知道吗?一场天灾，把我推向了绝境! 你看，草都枯了，地皮扯开了口子，就连石头也裂缝 了!已经半年多没下一滴雨了，香港大旱，淡水奇 缺，都渴死人了!

〔焦灼的呼唤，痛苦的呻吟，此时彼伏。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63年 〔 香 港 。

〔一束追光亮起，落在一只铁桶上，追光移动，掠过一 只又一只的铁桶、木盆、脸盆，它们紧挨着，排成长 龙，蜿蜒曲折地围绕着祭台。台上供着一只龙首，张 开大口，昂然朝天。形形色色的香港市民，点香燃 烛，叩拜如仪，祭天求雨。

**文华生** (秉烛跪拜)香港人靠天赐水，我的厂靠水生产。 一

日无水，机器停转，长期无水，企业破产!我的印染 厂已经停工，纱厂、针织厂也维持不下去了，要是熬 不过这场天灾，华生公司就要彻底垮了!我孤身一 人，眼看就撑不住了，谁能来帮我?

〔求雨的人们，围着龙首，声嘶力竭地呼号：“水!水 啊!水 … … "

〔背景处，出现周恩来，他神情严峻，拍案而起，几位 干部坐在桌前，噤若寒蝉。

**周恩来** (拿起桌上的一瓶酒)茅台酒!好高的规格招待我 呀，可你们知道吗，此时，香港同胞连喝口水都困难!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惟有靠祖国支援!没想到 在这儿，竟然有人摆起了宴席，还端上了茅台酒!

〔干部们不安地起身，愧色地低着头。

**干部甲** 总理，您在全国各地考察，一路辛苦，我们只是想尽 点地主之谊。

周恩来 当家人，应该最知柴米油盐贵，香港的水贵如油啊! 我怎么咽得下这口酒!香港同胞也是祖国大家庭的 一员，我们这些衣食父母要时刻把他们的冷暖挂在 心头啊!毛主席十分关注香港旱情，指示我们要尽 快采取措施，解决香港用水问题。广东省政府关于 兴建东江供水工程的方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供水 工程，列入国家计划，拨出专款，立即上马!噢，三趟 快车的情况怎么样?

**干部甲** 报告总理，三趟快车每天正常运行，直达香港，运送 农副产品。

**周恩来** 猪和鸡鸭，还有鱼，都是活的运去吗? **干部甲** 是的。

**周恩来** 蔬菜新鲜吗?

**干部甲** 全是当天直接从菜田里运上车的。

**周恩来** 一 定要确保对香港的供应!哪怕我们沾不上荤的腥 的，也要让香港同胞每天都能吃上鱼肉。噢，把这瓶 茅台酒托专运快车捎到香港去 …… (把茅台酒交给 干部甲)

**干部甲** 是，总理，我们一定照您的指示办!

**周恩来** (语重心长)香港是个没有资源的地方，支撑经济发 展和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农副产品，以至 淡水，都得靠祖国来提供。我们就是再困难，也要保 证对香港的支援。要把这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深切地眺望，发自肺腑)香港和内地，唇齿相依，十 指连心啊!

〔周恩来等隐去。 〔 香 港 。

〔祭天的人们，舞动龙首，急迫求拜：“水!水啊!水 ….…"

**文华生** (仰天祈祷，渴求地呼唤)念祖啊 ……

〔念祖出现，他已近不惑之年，稳健而精干，质朴中透 着儒雅之气。他身穿中山装，肩背军挎包，手拎帆布 旅行包，走进这陌生的环境，显得很不习惯，不由地 放慢脚步，拘束地四下张望。他一眼望见文华生，禁 不住疾步上前，却又不愿惊动，按捺着内心的激动， 伫立一旁，深情地凝望阔别多年的父亲。

〔文华生虔诚地叩拜，抬头忽见念祖，霎时怔住，神思 恍惚。

文华生 (梦呓般喃喃)哦，神了，灵验了 ……我见到儿子了

……他瘦了，胡子也多了…… **念** **祖** (亲切地)爸爸……

〔文华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定神打量。 **念** **祖** (来到父亲面前，向他伸出手)爸爸!

**文华生** (恍然醒悟，迫不及待地抓住念祖的双手)这不是在

做梦吧?不是幻觉吧?

**念** **祖** 爸爸，这是真的，我来香港了!

**文华生** (激动万分，一跃而起，猛地揽住念祖的双肩，用力摇 动着)念祖!我的儿啊!可把你盼回来了!(兴奋地 仰天高喊)老天有眼，来了及时雨!及时雨呀 ……

〔背景处，求雨的人们，舞动着龙首，呼唤着离去：“及 时雨!快来吧 …… "

**文华生** 念祖呀，你真是从天而降啊!

**念** **祖** 组织上临时决定派我来香港，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了。

**文华生** 就给我来了个意外的惊喜!(慨然)这惊喜也来得太 晚了，我们自从四九年分别， 一晃十四年没见了!通 信也是断断续续，你来信总是那几句话：“一切都好， 勿念!”

**念** **祖** (关心地)爸爸，您一切都好吧?

**文华生** 那还用问?只有一点不称心，就是吒亲人在身边 嗳，你呢?真的都好吗?这十多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呀?(关切地连连发问)那自然灾害，把你害苦了吧? 那反右，没给你扣顶帽子么?还有三反五反，反着你 了吗?噢，抗美援朝没让你跟着上前线吧?嗳从头 说起，都得讲给我听听!

**念** **祖** (淡然一笑)吒啥好讲的，就这么过来了，瞧我，这不 是好好的吗?

**文华生** (仔细端详)嗯；倒是没拖垮，精神头还蛮强的。

念 祖 公私合营后，我当了华生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挺 受重用的。噢，我们纺织系统要更新设备，想通过香 港这个中转站，引进国外的机器。让我参加代表团， 利用在香港的关系，牵线搭桥。爸爸，得靠您多多帮 忙 了 。

**文华生** (爽快地)这好办，华生公司刚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勃 拉特海绵机、沙克洛梳机，我可以无偿地送给你们!

念 祖 真 的 ? 那 太 好 了 ! 文华生 但是有一个条件。

**念** **祖** 说吧，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 文华生 你必须留下，定居香港!

**念** **祖** (怔住)这 ……

**文华生**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念** **祖** 呃，我 … …

文华生 你不会拒绝的!哪有儿子会拒绝父亲的请求?哪有 实业家会拒绝香港的诱惑?香港经济起飞，发展迅 猛，已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开放的港口，正在向多元 化和国际化发展，不久的将来，世界的贸易、金融中 心、轻纺产品制造中心，必有香港的一席之地!这里 天时地利，任你创造奇迹。好风凭借，送你直上青 云!念祖呀，你只要留下来，华生公司就是你的了；

香港纺织大亨，非你莫属! **念** **祖** 爸爸，我 … …

文华生 (不容置辩)先勿要回答，你在香港考察考察，亲身体 验一下，再做决定。看看香港，比比内地，你就知道， 何去何从了!

念 祖 爸爸，你听我说……

**文华生** (不耐烦地打断)说啥?团圆之日，还想讲离别的话? 讲得出口吗?

〔念祖无言以对，心情复杂。

**文华生** (缓和气氛，慈祥地拍拍他)好了，我请你到香格里拉 吃饭，堵住你的嘴!

念 祖 噢，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

文华生 (不悦)做啥?我还没破产呢!供得起你! 念 祖 呃，我们代表团每个人都自备干粮。

文华生 (诧然，忍俊不禁)啥?真好笑，就象唱滑稽戏一样!

念 祖 (认真地)眼下国家还很困难，连毛主席都不舍得吃 红烧肉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腰带……

文华生 简直不可思议!大陆都穷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呆在 那边做啥?

念 祖 无论有多么艰难，共产党和老百姓团结一心，艰苦奋 斗，同舟共济!那里有我的事业，建设祖国的宏伟事 业!

**文华生** (怏快然)你要搞精神会餐是吗?我不饿!

**念** **祖** 我只是想请您理解 ……

**文华生** 你为什么就不理解理解我!

〔周涛前来，他就像当年的福根一样，成了忠心耿耿 的管家。

**周** **涛** (谨小慎微地)老爷，大少爷，啥时候用车?听您的吩 咐。

**文华生** 噢，把“林肯”开过来，我要陪念祖兜遍香港，看个够! **周** **涛** 晓得了。

**文华生** (指着周涛)瞧瞧人家阿涛，连台湾都不呆，跑到香港

来了。

**周** **涛** 我退伍后，在台湾混不下去，就来投奔文老板了。

**文华生** 他老婆带着小因，冒着风险，从大陆偷渡来香港…… **周** **涛** 伊拉又被遣送回去了，只好再想办法偷渡了，噢，老

爷，查理洋行的林甫来了。 **文华生** 快请他进来!

〔周涛忙不迭地跑到一边喊：“林老板，有请!”

〔林甫拄着手杖前来。他虽已年过六旬，依然风度不 凡，气派不减。

**林** **甫** (热情招呼)文兄!哟，这位是……呀，念祖!嗨，我 想文老板怎么和共产党的干部打成一片了。原来是 父子重逢呀!

念 祖(礼貌地伸出手)林先生。

**林** **甫** (握住他的手)嗳，别见外，叫伯伯嘛!噢，你是不是 要和香港的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呀?(连忙松手，后 退)行，我不给你添麻烦。不过，你们父子的血缘可 是割不断的呀。

念 祖 你们大可不必担心。我来香港之前，在上海参加了 一个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亲耳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

**文华生** 噢，周恩来先生对香港问题有何言论?

**念** **祖** 周总理说：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过去我们跟 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 以合作的。请香港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只要人心稳 定，香港的繁荣就有了基础。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 我们是要收回来的。希望企业家在香港多投资，赚

大钱，这将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因素。 文华生 (回味着)唔，言之有理 ……

林 甫 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噢，文老板，目前香港水荒 严重，恐怕华生公司难以度过这道鬼门关。所以，鄙 人要撤走股份。

**文华生** (怔)什么?你……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林** **甫** 我不想让自己的钞票，成为华生公司的纸钱。 **文华生** 华生公司会度过难关的!

**林** **甫** 靠什么?靠天?老天不眨眼，还会无休止地旱下去! 靠钱?无水之时，钱就是一张纸，千金难买一滴水!

念 祖 为什么就不能靠大陆?靠着九百六十万公里的土 地，靠着黄河、长江、淮河、珠江，还愁解决不了无水 之苦?

**林** **甫** 谈何容易!十几年来，港英政府一贯主张“不吃大陆 水”。

**文华生** 这一任港督不是终于低头，去向中共求援了吗?

**林** **甫** 可是中共决不会多管闲事的!大陆刚闹过灾荒，几 亿人的肚皮都填不饱呢，哪还有力量来拉香港一把?

**念** **祖** 你们难道不晓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广东正在兴 建“东江供水工程”,东江河水将通过8级提水站，倒

流83公里，注入深圳水库，再输水给香港。 **林** **甫** 你们画饼充饥，我们望梅止渴，无济于事!

念 祖 林先生，您一日三餐，吃的喝的，难道都是从英国进 口的吗?

林 甫 (语塞)呃 … …

念 祖 无论有多么艰难，内地始终保证向香港供应新鲜的 家禽肉蛋和食品，每天三趟专列，从来也没有停过。

林 甫 反正我算过卦，天将持久大旱，华生公司在劫难逃! 我可不敢奉陪了，必须立即撤出股份!

文华生 林甫!你这么拆台，华生公司可就要垮了!

**林** **甫** 我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实业——金林有限公司，由我 的女儿担任总经理。

**文华生** (诧然)你的女儿?

**林** **甫** (得意地指向一方)对，她来了! 〔文华生抬眼望去，顿时怔住了。

〔雪莹款步而来，她二十出头，秀丽俊美，楚楚动人，

洋溢着青春的活力，酷似当年的玉茹。 **雪** **莹** (亲切地)爸爸 … …

**文华生** (神思恍惚，下意识地)嗳 ……

**林** **甫** (介绍)这就是我的女儿——雪莹!噢，这位是文华 生，文老板。

**雪** **莹** (莞尔一笑，彬彬有礼地伸出手)文叔叔，我常听爸爸 说起您。

〔文华生握着雪莹的手，愣愣地目不转睛地端详她。 念 祖 您好!我是念祖。

雪 莹 (一见如故，与他热情相握)知道知道，念祖大哥! **林** **甫** (纠正)对他要称“同志”。

雪 莹 (改口)噢，同志哥……嗨，文同志，您好! 文华生 (出神地注视着雪莹，关切地)雪莹，你……

雪 莹 我从小在台湾长大，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要在香港干

一番事业，还望文叔多多栽培。 文华生 我 … …

林 甫 (抢白)那还用说吗?你文叔已经同意，退还我的股

份，支持你创办金林公司。 **文华生** (如梗在喉)这 ……

念祖(诚恳地)林小姐，我父亲的华生公司，目前因旱灾陷

入困境，你们在这节骨眼上撤走股份，势必给他雪上 添霜。希望大家能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互帮互助， 战胜困难。

**雪** **莹** (温文尔雅)我父亲一贯教导我，商场上，只有生意 人，没有道德家。

**文华生** 你那么美丽、善良、仁慈，一看就富有同情心……

**雪** **莹** (笑盈盈地)我现在只有雄心、野心，这样才能保证事

业有成!(雄心勃勃，侃侃而谈)目前，世界经济进入 高峰期，国际贸易急剧扩大，香港趁这股东风，由转 口港向工业化城市发展。而中国内地，由于西方封 锁禁运，加上自然灾害，纺织业很不景气。我要抓住 这个机遇，在香港创办实业，形成纺织、成衣生产一 条龙，出口外销，打进国际市场!

**文华生** (被吸引，禁不住拍手夸赞)说得好!没想到，如此窈 窕淑女，还有这般雄才大略!

**林** **甫** (洋洋得意)那当然，也不看看她是谁的女儿!

**文华生** (触心地一怔，盯着林甫，讷讷自语)谁的女儿 …… **林** **甫** (话里有话地)你说她像不像我?

**文华生** (把目光转向雪莹，意味深长地)像!活脱活像 …… (五味俱全)林甫呀林甫，你算是后继有人了!可我

呢……(一阵头晕目眩，站立不稳) 念 祖 (上前扶住)爸爸!

雪 莹 (温和地)文叔叔身体不适，改日再谈吧。

文华生 (强打精神)不，雪莹，噢，林总经理，现在就签协议

吧，把你们的股份全部撤走!

**雪** **莹** 那您的华生公司恐怕就会 ……

**文华生** (凝望着雪莹，深切地)只要你能成功，我就是倾家荡

产，也在所不惜!

**林** **甫** 那就好!你们具体洽谈吧，我去澳门赌一把。告辞 了!(悠然地踱步离去)

雪 莹 文老板，您请坐。

**文华生** (坐下，又站起，按捺不住地)林小姐，我冒昧地问一 句，你的母亲……

**雪** **莹** 在我三岁那年，妈妈就离开了人世 …… **文华生**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雪 莹 (默然摇头)爸爸只告诉我，妈妈美丽、善良、仁爱，是 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告诉我，妈妈一生很不幸，吃

了许多苦 …… **文华生** 那你父亲 ……

雪 莹 他非常爱我妈妈，直到现在还念念不忘。爸爸独自 一人，把我抚养大，他对我的培育、教养，真是无微不 至。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世界上最好的 父亲，是我最最敬爱的人!

〔文华生心烦意乱，掏出香烟，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雪莹拿出打火机，替他点上烟。

〔文华生猛吸一口，呛得直咳。 〔念祖体贴地给父亲拍背。

**雪** **莹** 文叔叔，您还是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拜拜。(起 身告辞，走了几步，又不由地回眸相望)

〔文华生出神地目送雪莹，和她的目光相遇，彼此都 一怔，颇为窘迫。

念 祖 (调剂气氛，礼貌地)呃，不送了，您走好。 〔雪莹惑然地离去。

〔文华生盯着雪莹的背影，不由自主地紧追几步。

**念** **祖** **爸爸!**

〔文华生猛地止步，竭力控制自己。 **念** **祖** (满腹狐疑)你……雪莹她……

**文华生** (烦躁地打断)不要问了!这是上帝的安排! 〔切光。

〔两束追光分别笼罩着文华生和林甫，他们在心理空 间独白。

**文华生** 上帝啊!你让玉茹复活了……

**林** **甫** 玉茹，15年前，我把你安葬在了阿里山下，收养了你

的女儿，我要在她身上，偿还对你的爱 ……

**文华生** 我的爱却无法再生……

**林** **甫** 我决不让文华生得到雪莹，她将永远是我的女儿!

**文华生** 不!她是我的女儿，是我和玉茹生命的结合!雪莹，

回来吧!回到生身父亲身边 … … 可是，我还有什么 资格做她的父亲?我如何对她讲述过去?我又怎么 面对林甫的养育之恩?难道我只有失去，永远地失 去吗?

**林** **甫** 这是上帝对你的惩罚，阿门!

 〔林甫隐去。

〔文华生心潮起伏，老泪纵横。 念 祖 (上前，扶住父亲)爸爸……

文 华 生 (紧攥住他的手)儿子啊，我绝不让你离开了! 念 祖 (十分为难)爸爸，我要走了，回上海去 ……

文华生 (从怀里取出一份证件)念祖，你是在香港出生的，这 是出生证，有了这张派司，你就可以在香港定居，是 合法的香港公民!

念 祖 (欲接证件，又触电似地缩回手)不，我现在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公民。

**文华生** 你是我的亲儿子!你就真的那么狠心离开我?(伤 感地倾诉衷肠)我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了，一个孤寡 老人，纵然有万贯家产，可身边却无儿无女，没有个 伴。我最缺的是啥?不是水!是亲人，天伦之乐呀!

念 祖 (触动情怀)爸爸，我何尝不想和您团聚，再也不分开 啊!可是，祖国现在还贫穷落后，需要我们去建设。 几亿人要穿衣吃饭，不把中国的纺织业搞上去怎么 行?我离不开那片热土，实在是离不开呀!虽说日 子过得很清苦，可精神头十足!你这里很富有，可我 一点也过不惯。当年的大少爷，已经脱胎换骨，成了 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我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天地 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干得痛快，过得舒畅



文华生 (长叹)唉!在你心里，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千 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我真佩服共产党呀，硬是 把资产阶级种的棉花，织成了无产阶级穿的土布!

**念** **祖** 爸爸，你……

文华生 (悲从中来)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头来的，却还是 一场梦!难道我文华生的归宿，就是妻离子散、倾家 荡产吗?

**念** **祖** 不，您可千万别这么想!我 ……

**文华生** (沮丧地)你走吧，你就眼看着文家大业毁于一旦，眼 看着老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吧，哦，只当啥也听没 看见，带着机器走吧……

**念** **祖** (于心不忍)爸爸 … …

**文华生** (爆发)走吧!走你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走了就别再

来见我!快走哇!

〔念祖拎起旅行袋，转身欲走。 **文华生** (厉声大喝)站住!

〔念祖蓦然定步，手一松，旅行包掉地。

文华生 (步履蹒跚地上前，慈爱地抚着儿子的面颊，念叨)勿 要忘了剃胡子……勿要让阿拉小孙子饿肚皮 ……

〔念祖再也忍不住，抱住父亲，潸然泪下。

文华生 (哽声地)勿要哭，落几滴眼泪水，又救不了华生公司 …… (拎起旅行包，塞到念祖手里，竭力克制，转身跑 到一边，盘腿静坐，祭拜祈祷)

〔念祖深切地望着父亲， 一步步退去，越离越远。 〔 光 聚 。

〔骤然间，爆发沸腾的欢呼，闪耀金色的光芒。

〔背景处，突现出巨大的管道口，喷射水柱，波涛奔 涌 。

〔市民们赛着龙舟，冲向奔涌而来的浪头，欢呼雀跃。 “内地供水了!”、“东江之水天上来!"、“这是祖国母 亲的乳汁 … … "

〔文华生顿时振作，犹如绝处逢生。

**文华生** (惊呼)哇!天助我也!华生公司有救了!

〔文华生心潮激荡，奔向水柱。他欣喜万分，在水流 中，手舞足蹈，欢腾嬉戏，似顽童一般。他开怀痛饮， 放声畅笑。

*〔* *切光。*

〔 幕 落 。

**第** **六** **幕**

〔 幕 前 。

〔文华生变换着装束，他年已八旬，白发苍苍，精神矍 铄。

文华生 (独白)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我时刻都期盼着和亲 人团聚。封闭的大门终于打开!罗湖桥沟通了断绝 已久的亲情，吹来了一股东风，也掀起阵阵波澜，我 和所有的香港人一样，都卷进了命运的风口浪尖



〔电视播音员的声音：“1982年9月24日，中国领导

人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举行会谈 ……"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82年

〔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巨幅山水画前，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双手握在一 起 。

**撒切尔夫人** 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见到你很高兴!

邓小平 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 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宾主双方谦让着入座。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双手 相叠放在胸前，显得轻松舒怡；撒切尔夫人正襟危 坐，双手平放在膝上，恭谨庄严。

撒切尔夫人 我 听说你刚从外地回来， 一路辛苦了。 邓小平 我陪同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去了一趟四川。 撒切尔夫人 此行一定很愉快吧?

邓小平 不错。我们在四川吃了好几次川菜。我本人是四川 人，自然很喜欢川菜。在我们中国，川菜和粤菜最为 著名。夫人路过广州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尝一尝 呀!

撒切尔夫人 我对中国的菜肴没有研究，凡是中国菜我都愿 意吃。不过，我倒觉得苏州菜的风味不错。五 年前我到中国访问，吃过苏州菜，给我留下了美 好的印象。

**邓小平** 作为游客，总是到哪里说哪里的菜好吃。看来我有 必要请夫人吃一顿川菜了。

**撒切尔夫人** 好好。不过，那要等到香港问题解决之后。

**邓小平** 早在1974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希思首相时就说过， 香港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解决。今年4月，希思先 生访华，我对他说，现在这个时机到了。我们有办经 济特区的经验，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现在是考 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撒切尔夫人 邓先生，中英两国政府，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 的三个条约。按照国际法的惯例，这三个条约 至今仍然有效，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 的事实。

邓小平 夫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来，任何一个中国 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 向世界人民交待。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政府是晚清 政府，我们这些中国领导人就成了李鸿章。我们的 人民是充分信任我们政府的，让我们等待了33年， 如果15年后还不能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 了。我们政府就应该自动下野，退出历史舞台，别无 其他选择。

**撒切尔夫人** 即使到了1997,中国也只能收回租借出去的新 界的主权，港九的主权还要另当别论。

邓小平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可以明 确地告诉你们，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的不仅是新 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块完整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 来!

**撒切尔夫人** 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

**邓小平** 当然有。我们双方可以讨论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 方法。但是这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中国 对香港的主权，否则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撒切尔夫人** 中国如果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

性的影响。我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邓小平 什么灾难性影响?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 果真的出现大的波动，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 做出决策来。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收 回香港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 15年过渡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

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 虑。我希望我们两国政府要各自加以约束，不要做 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撒切尔夫人 香港今天的繁荣足以证明，我们英国的管理是 极为成功的。因而我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在1997 年之后继续由英国治理香港。

邓小平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 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管辖之下才能 实现。中国既然要收回香港，就要把它置于中国的 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 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夫人，我 向你提个建议，我们可以先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同意 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

**撒切尔夫人** 那好呀，我赞同!

邓小平 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 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 么办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 如果谈判不成功怎么办呢?

邓小平 (斩钉截铁地)中国希望和平收回香港，谈判收回。 如果谈不成，中国也要收回香港!

*〔* *切光。*

〔播音员的声音：“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比原 定时间延长了50分钟 …… "

〔 光 起 。 〔 香 港 。

〔高尔夫球场。夕阳斜照。文华生身着休闲服，戴着 太阳帽走来。周涛拿着高尔夫球杆紧随在后。

文华生 (忧虑地自语)哎呀呀，真是钉头碰铁头、铁娘子与邓 大人谈得不顺利呀!中英双方要是谈不拢，那香港 的局面可就大告不妙哟!

〔周涛恭敬地递给文华生球杆。文华生走到场地中 央，他欲挥杆击球，却又僵住，心不在焉，若有所思。 〔几位股东匆匆跑来，聚到文华生身旁， 一个个都显 得忧心忡忡。

**股东甲** 总裁，股市大跌，疯癫啦!商家纷纷把资金转移海

外，卖地、卖楼、卖股票 … …

股东乙 总裁，我们华生集团怎么办?是卖?是买?是走?

是留?

**文华生** (沉稳老道地)有啥不好办的?以不变应万变，任凭

风吹浪打，稳坐钓鱼台。(故作潇洒地挥杆击球。) **股东甲** 好球!

**周** **涛** 没打中。(弯腰捡起球，递给文华生)老爷 ……

**股东丙** 总裁，听说金林集团要有大举动，准备趁低吸纳，收 购查理洋行的地产股!

文华生 (不动声色)我正等着看他们的好戏呢!林甫这一 步，可是钻进了死弄堂，吃不了兜着走!(继续击球) 〔周涛跑去捡球。

〔林甫从远处走来，他拄着手杖，扛着高尔夫球杆，虽 已年迈，却风度依旧。林甫的助手紧追而来，他就是 当年的那位随从。

助 手 董事长!千万不能走这一步呀!

林 甫 (停下脚步，无奈地摇头)雪莹认定了的路，非走到底 不可，谁也拦不住她呀!

助 手 她这是把金林集团往死路上引呀!您怎么能放行

呢?

林 甫 (叹息)我老了，她翅膀硬喽，捆不住呀! 助 手 难道就眼看着金林集团往陷井里跳?

林 甫 (老谋深算地)我只不过是口头同意雪莹，手上却在 打另一把算盘……我把流动资金调往加拿大投资项 目，而且还关照银行了，不给金林集团贷款，让雪莹

无米下锅，她的收购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股东丁 (松了口气)妙，这一着，实在是妙!

林 甫 走，打球去，我要和文华生比个输赢!(悠然走向文 华生，热情招呼)文公!眼下香港风起云涌，人心惶 惶，都成了惊弓之鸟，你倒是稳如泰山呀。

**文华生** 哪里哪里，我已是老树昏鸦，无力扑腾。哪像你的雪 莹呀，雄鹰展翅，前程万里。

林 甫 如今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商海茫茫，谁主沉浮?难 说，难说哟!这要看香港究竟往何处去?

文华生 依我看，中国决不会丢下香港的，这就象母亲离不开 儿女一样。

林 甫 英国是香港的养母，它可不会把一手抚养大的孩子 白白地送还!

文华生 香港是谁养大的?香港为何这么香?140年前，这个 荒僻的渔岛是中国人拓荒的，140年后，这个繁华的 都市也是中国人创造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和这片土 地一起回家 ……

林 甫 如果中共非要收回香港，那1997就是香港的大限，

也是我们这等人的穷途末日呀!

股东甲 我一听“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心里就发毛!要是共 产党来了，我就赶紧走!

林 甫 文公，你也趁早离开吧，免得夜长梦多。

文华生 走，哪那么容易?搬家三年穷，热土最难离。我哪儿 也不去，都快人土的人了，落叶还要归根呢。反正我

也活不到九七，等不到社会主义在香港登陆的那一 天 。

股东乙 那我们怎么办?从大陆来香港不过十年八年，拳打 脚踢闯天下，刚刚立住身，有个风吹草动，还不把我 连根拔起来呀?

股东丙 香港未来的政局，谁也难已预料。可不管怎么变，人 总得吃喝吧?现在香港美食在内地蛮吃香的呐，等 到九七年以后，大陆人还不都涌到香港来吃它个昏 天黑地?我的餐饮业还愁什么?

**林** **甫** 别一厢情愿了!

**股东丙** 反正我已拴在香港这条船上了，想走也走不成，只好 死猪不怕开水烫，拖到底啦。

**股东甲** 唉，下一步棋往哪走?得快做决断呀!

文华生 ( 沉稳地)勿要轻举妄动， 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啊! 噢，我的儿子念祖，从上海来香港了，我们和他好好 商量商量，再做决定。

**林** **甫** 怎么能听念祖的呢?他是共产党的传声筒!

**文华生** 做啥不听听共产党的声音?总不能装聋作哑，盲人 骑瞎马呀。

**股东丙** 是呀，我们老在英国人圈的场子里赛马，也该看看别 的跑马场嘛。

**股东甲** 总裁，请你那位共产党的儿子，来给我们转播一点内

地的“实况”吧。

**文华生** 嗳，念祖说好来打球的，怎么还没到?

〔周涛跑来。

周 涛 老爷，念祖来了!

〔念祖健步而来，他已年过五十，身穿西服，精神焕 发。

〔雪莹跟在一旁，她年近四十，光彩不减，风韵更佳。 念 祖 (歉然)爸，我来晚了。对不起!

雪 莹 都怪我，和文先生一聊起来，就收不住啦。

文华生 (介绍)念祖，这几位都是我华生集团的股东。

念 祖 (分别与股东甲、乙、丙、丁握手寒喧)幸会，幸会! (与林甫握手)您好!林伯伯 ……

林 甫 哟，没界线了?那就不必叫你-—“同志”了?

雪 莹 (笑道)爸，内地也开始流行港台的的称呼了，什么 “先生”、“小姐”、“总经理”……(拿起球杆，递给念 祖)嗳，文先生，我和你赛一局!

念 祖 (别扭地挥动球杆)我还从没打过高尔夫球呢，噢，林 伯伯，请您当我的教练。(把球杆塞到林甫手里)

**林** **甫** (悻然撂下球杆)打什么球呀，我们都快变成球了，还 不知道被一杆子打到哪儿去呢?

文华生 (颇有同感，捡起高尔夫球，机械地转动着，不无忧虑 地)是呀，中共和英国，各拿各的杆，各有各的道，为 难的是我们这些“球”……

〔文华生默然地用双手抛接着高尔夫球。 **股东甲** 文先生，中英会谈能有什么结果?

**股东丙** 共产党对香港究竟打算怎么办? **股东乙** 社会主义道路会通到香港来吗?

**念** **祖** 我听说香港人只赚钱，不关心政治，看来，那是偏见。 **文华生** 中英谈判关系到每个香港人的命运，谁也不会袖手

旁观的。何况，我们这些在商海里行船的人，更要看 风使舵，决策航向呀!

**林** **甫**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如今脆弱得就像一颗玻璃球， 一掉下手，就会摔得粉碎!

念 祖 应该说，香港就像是中华民族一颗美丽的钻石，祖国 会倍加珍惜它的。香港毕竟太成功了，它是中国面 向世界的一扇窗口，如今这扇窗打开了，只会擦得更 亮!香港同胞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

林 甫 你是隔岸观火，说什么风凉话都行。 念 祖 我说的是真话。

**林** **甫** 你倒是说点实话呀，说说你这十几年在大陆吃了多 少苦头!

雪 莹 (制止地)爸爸!

**林** **甫** (固执地)让他说嘛，也好让我们比一比，做出选择， 是回归大陆，还是出走海外。请讲……

**念** **祖** (欲说)我……

**文华生** (淡泊地一挥手)有啥好讲的?都是过来人了，啥甜 酸苦辣，全变成了白发，再一根根地去数，它不还是 白头发么?要紧的是数一数，还剩下几根黑发?还 剩多少日子就要到九七年了?要让这剩下的每一天 都能过得平安、舒坦……

念 祖 (坦荡地)各位，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就足以说明祖国 现在的开放!我不是偷渡来港谋生的，而是代表上

海纺织行业到香港来招商的! 林 甫 (疑惑地)招商?

念 祖 中国有广阔的市场，这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比 得了。我们正在告别灰色的过去，开始追求丰富多

彩的生活，就算一个人要换一件新衣服，那就是八亿 的服装需求量。而且，大陆有充足的原料和劳动力。 如果香港同胞到内地投资搞项目，联营办实业，那将 会生意兴隆。而把资金盲目地投向海外，能有这样 的天时地利人和吗?

**文华生** 你就是讲得花好桃好，那也是虚的。做生意的人，最 注重实际利益。

**林** **甫** yes! 要是大陆再来一次运动，我们逃都来不及!

**文华生** 香港和内地，毕竟隔开得太久了，我们这种人对社会 主义太陌生了!

念 祖 都是中国人嘛，对祖国的感情总是一样的吧!

**林** **甫** 感情用事，是商家的大忌!反正我不会去内地投资 的，你也别想招我的商!

**雪** **莹** 我倒是被念祖说动了，准备跟他一起去上海，实地考 察一下。

林 甫 你可不能上共产党的当呀!

**雪** **莹** 我去内地，不是找共产党，而是找市场，找生财之道! 只要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更何况，上海是我母亲 的故乡，我一直想去黄浦江边寻根……

**文华生** (受触动)雪莹……呃，你要是去上海，我也想一道去



**林** **甫** (赶紧打岔)嗳，打球，打球呀!文兄，咱们来一局



**雪** **莹** 文叔，我还有要紧的事和您商量呢。金林集团已经

决定，收购查理洋行的地产股! **文华生** 噢?这是真的?

**林** **甫** (嗤之以鼻)真是大白天说梦话!

雪 莹 (自信地阐述)我的梦想，可以成真!目前，英资纷纷 撤出香港，留下了一片真空，谁能取而代之，无疑会 在强手林立的香港市场，占据有利地位。金林集团 的方针是：人走我留，人弃我取，趁低吸纳，收购英 资!

文华生 (善意规劝)眼下香港局势不稳，楼价和恒生指数，就 象两根半枯的软竹子，怎么也扶不上去，市面一片萧 条!你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雪 莹 (自负地)有风险就有机遇，有机遇才能成功!我要 象李嘉诚、包玉刚当年那样，“猛龙过江”、“蛇吞大 象”,吃掉英资财团!

**文华生** 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令人佩服，但愿你能心想事 成!(向雪莹伸出手)

**雪** **莹** (握住文华生的手)文叔，要想干成这件大事，单靠金 林的实力还不够，我急需得到华生集团的大力支持!

**文华生** (触电似地缩回手)不，不敢当!华生力不从心，爱莫 能 助 。

雪 莹 我只是想借一笔贷款…… **文华生** 华生可不是银行。

雪 莹 银行不肯借贷给我，不晓得是谁从中作梗。而且，金 林集团的流动资金也被暗中抽走，投向了海外!(把 目光转向林甫，尖锐地发问)爸爸，你说是吗?

**林** **甫** (搪塞)呃……噢，既然如此，你就趁早收兵休战吧! 雪 莹 (执着地)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要再贷款五千万，

就能保证充足的资金，投入股市，打响这场收购战! (诚恳地)文叔叔……

林 甫 (抢白)文兄!可别往她的火里添柴，那是要引火烧

身的!

**文华生** 我可不轧这个闹猛。香港前途一 日不明朗，我就24 小时都攥着钱不松手!

雪 莹 我对香港前途很乐观。最近，我去了趟深圳，亲眼所 见，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这些天和念祖深谈，又增添了我的信心。噢，昨天包 玉刚从北京回来了，邓小平让他带话给香港的工商 界人士：“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中国会保证香港的 稳定和繁荣，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马照跑， 舞照跳，股照炒…… "

**文华生** 可那只是说说而已呀!

**念** **祖** 邓小平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这不是以个人名义作保 证，而是以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未来在作担保呀! 爸爸，你应该帮雪莹一把，用实际行动，为急需稳定 的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文华生** (顾虑重重)这一票可是一纸千金啊!

**雪** **莹** (自信地)如果中英谈判顺利，香港前景看好，那么用 不了多久，股市就能回升，甚至大旺特旺，岂不是大 赚特赚了吗?

**林** **甫** (危言耸听)要是中英谈判破裂，香港必将大乱!谁 押不中这一票，就会倾家荡产!

雪 莹 (坦然地)押得中是赢，押不住也是赢。与香港同舟 共济，这本身就是赢嘛!

**念** **祖** (恳切地)共产党把整个国家的信誉都押在这个注码 上了，你们还怕输吗?爸爸 ……

**文华生** 念祖，我要是让你来接班，坐到华生集团总裁的位置 上，你会怎么办?

念 祖 (不容置疑地)支持雪莹，协助金林集团打赢这场收 购战!

**文华生** (思量着自语)这……难道我真的老了?老糊涂了? **林** **甫** 是他们热昏了头!文兄，你可要冷静啊!

〔股东们围着文华生嚷嚷，纷纷反对。 **文华生** 别说了!让我安静安静!

**雪** **莹** (郑重地)文总裁，您和英资较量了几十年，不是一直

企盼着我们华资的胜利吗?

文华生 (若有所思)嗯，是呀，香港是中国人的香港，岂能让 英资独霸天下?华资该成气候了!可是我……确有 难处呀，海外订单大批落空，进口原料也大幅度涨 价，华生日子不好过哟!

念 祖 我来为华生集团在上海牵线搭桥，有许多项目可以 洽谈。一旦做成，会有大生意的!

雪 莹 文总裁，我不会让你冒险的。金林向华生高息贷款 五千万，期限半年。如果到期无力偿还，将以本集团

所属的纺织公司作抵押! 〔 众 怔 。

林 甫 (惊呼)啊?你疯了!

**文华生** (眼睛一亮，盯着雪莹)你再说一遍?

**雪** **莹** (从公文包里取出 一 份文本)这是借贷协议的意向 书，请您过目。

〔林甫欲去抢那份文体。文华生眼疾手快， 一把夺 过，盯着细看。

**文华生** 以金林纺织有限公司抵押……

**雪** **莹** 如果股市继续下跌，由我独自承担风险。即使我翻 船了，你也还在岸上，照样坐收渔利。

文华生 (心有所动)唔，这倒是旱涝保收嘛……

林 甫 (气极败坏)雪莹!你个败家子!要把林家大业给毁 了 !

雪 莹 爸爸，只要你把转到国外的资金全部收回来，就能按 期偿还贷款!

林 甫 休想!

文华生 那我可就等着盘下你们的纺织公司喽?(沉着决断)

雪莹，噢，林总经理，我看可以成交。 雪 莹 一言为定!(向文华生伸出手)

**文华生** 半年后见分晓!

〔林甫急叫。念祖微笑。股东们面面相觑，不知所 措 。

〔文华生与雪莹击掌相握。

*〔切光。*

〔计时钟显示：1983年

〔一束追光中，出现林甫。

林 甫 (沮丧地)完了!完了 ……中英谈判中断了!香港刮 起了黑色风暴，股市狂泻，恒生指数暴跌，港币汇率 指数也跌到了历史最低点!雪莹呀雪莹，你算是一 头栽进了黑洞，金林集团彻底完了!等着文华生来 收尸吧 ……

〔文华生走来，心情十分复杂，与林甫相遇，默然对 视 。

林 甫 (强打精神，挤出笑脸)呃，文兄，这么早您就来…… 文华生 (平静地)请您喝早茶去。

林 甫 (苦笑)呃，不必了，我等着喝西北风呢。(无精打采， 颤颤巍巍地走到一旁， 一屁股跌坐下)

文华生 这股西北风是英国人刮起来的，搅得香港上空乌云 翻滚。他们打“经济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为的 是增加英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文华生走过去，坐到林甫身旁，摸出香烟，递上。 **林** **甫** (掏出雪茄)抽我的雪茄，正宗英国货。

**文华生**还是抽我的吧，“大中华”,念祖从上海带来的。

〔林甫接过烟。文华生替他点上火，自己也点了一支 烟 。

**林** **甫** (重重地吐了一 口烟)嗯，好烟!我这辈子都快过完

了，才抽上这种味道的烟……

文华生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半年过去了。

林 甫(触心地一颤，香烟掉到腿上，慌乱地捡起，大口地吸 着，呛得猛咳，按捺不住)文兄，再宽限些日子吧!等 我把投在国外的资金撤回来，就给你还债!

文华生 你在国外的投资，都赔了老本!还能捞回来多少?

**林** **甫** (沮丧地)唉，哪想到正遇上西方经济萧条，我在国外 的投资，都打水漂了，拿什么还债呀?(可怜地央求) 文兄，你就发发善心吧!

文华生 (回敬)商场上，只有生意人，没有道德家。(娓娓地 絮叨)呃，二五年，你在我大喜日子上门逼债……三 八年，你趁火打劫， 一脚插进我的公司……六三年，

你釜底抽薪，害得我险些破产……如今 …… 林 甫(哀叹)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呀!

文华生 ( 轻描淡写地)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五十年

了，我已经是个老君子了 …… 林 甫 (苦不堪言)报应，报应啊!

文华生 (起身)走吧，我去接收你们的纺织公司。

林 甫 (一把拽住文华生，苦苦央求)不!华生兄!求您高 抬贵手，放我们一码!我给您跪下了……(跪倒在文 华生面前)

**文华生** 哎呀呀，都七老八十的了，做啥哟!你的骨头到老也 没硬朗。快起来!

林 甫 (跪着不起，攥紧文华生的双手)华生兄!我当了大 半辈子的洋奴，终于有了自己的产业，我好不容易把 骨头架子给撑起来了，可是骨髓却要丢了!还怎么 硬朗?

**文华生** 你这是自作自受!

**林** **甫** 你就不能拉兄弟一把吗?你我的父亲是生死之交， 尸骨都埋在一起，咱俩真该像他们那样亲如手足，患 难与共呀!何必争来斗去，没完没了……

**文华生** 你要是早悟到这一点，就好喽!

林 甫 (声泪俱下)华生呀!你可以恨我，报复我!可你总 不能眼看着雪莹倾家荡产，去跳楼吧?你难道连自 己的亲骨肉也不放过?雪莹她……她是你的亲生女 儿呀!

〔文华生深受震撼，却纹丝不动。

**林** **甫** 你听见了吗?雪莹是你和玉茹的亲生女儿!

**文华生** (颤抖地)我早就知道了，六三年那会儿，第一次看见 雪莹，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女儿!我只等着你亲口 说，这一等就是二十年呀!这七千多个日日夜夜，我 熬白了每一根头发，我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她 我的女儿啊!可是，我却和她相见不相认!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父女相伴，天伦之乐!这一 切本该是属于我的啊……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老

天把公道还给我，上帝把骨肉还给了我!我可以不 要你们的公司，我只要女儿，只想听她叫我一声：“爸 爸……(挪动沉重的步子，蹒跚而去，口中喃喃地絮 叨)叫吧，叫吧，我听着呢!听着呢 ……

〔林甫长跪不起，痛悔地呜咽。 〔 光 暗 。

〔一片迷朦的光亮起，只见台上安置着一群模特架， 纷纷披挂着各式绸布，穿戴着各种服装，五彩纷呈， 争奇斗艳，绚丽夺目。

〔雪莹步履沉重地走来，穿梭在模特架之间，睹物伤 情，触目惊心。她双手颤抖地抚摸着那丝绸、那衣 料，扶住了一个穿着旗袍的模特架。她再也支撑不 住，一个翅趄，撞倒了模特架。霎那间，如同推倒了 诺米基骨牌，模特架一个接一个纷纷砸倒。雪莹扑 倒在废墟般的模特堆上，痛苦的抽咽。

〔文华生匆匆而至，欲唤又止，默默地扶起模特架。 **雪** **莹** (察觉，赶紧爬起，竭力掩饰着)呃，文叔叔……

**文华生** (下意识地)你叫我啥?

**雪** **莹**(改口)噢，文老板…… **文华生** (一愣)这 ……

**雪** **莹** (沉重地)金林纺织公司是你的了!

**文华生** 不……我当时不该给你火上浇油，现在也不能给你 雪上添霜呀!

**雪** **莹** 我就是彻底破产，也不能拖累您!

**文华生** (决意地)不能让你破产，不能!你不必拿公司做抵

押，只要把查理的地产股让给我10%就行。

**雪** **莹** 那可是跌惨了!

文华生 (恳切地)我心甘情愿，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雪 莹 (简直不敢相信)文老板!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 呀?

文华生 (一把揽住雪莹，冲动地)因为我是你的 …… (如梗在 喉，噎住了)我是你的……同胞!同胞啊 ……

雪 莹 (激动万分)文叔叔!(一头倚在文华生的肩头，像孩 子似地泣不成声)

〔文华生如慈父般轻轻拍哄着雪莹。

雪 莹 (怆然地)我难道真的躲不过这场“九月风暴”?捱不

过这道经济险滩了?

文华生 (激励地)雪莹，挺住，我们一定要挺住!坚强些!要 像你妈妈一样 …… (深切地)你妈妈不但美丽、善良、 仁爱，她还刚强、勇敢，像黄浦江，像太平山……

**雪** **莹** 您认识我妈妈?

**文华生** (欲言又止)我 … … (心驰神往地)她是我心中的女 神!

**雪** **莹** (惑然地望着他)您 ……

〔文华生回避雪莹的目光，默默地走过去，搀扶起倒 塌的模特架，精心地理正穿在上面的旗袍。

〔雪莹敬重地凝视着文华生，情不自禁地上前，与他

一同搀扶模特架。 〔光聚，渐暗。

〔一束光笼罩着文华生。他在舞剑，似乎超然尘世， 全神贯注，却动作迟缓。

〔追光中，出现念祖。

**念** **祖** (坚定地)谈判桌后的实力决定着在香港问题上谁主 沉浮。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大英帝

国的威风在中国人面前抖不起来，他们早晚会老老 实实地坐到谈判桌前的!爸爸，雪莹，我们上海纺织 行业，在香港创办公司，正式挂牌营业，和你们同舟 共济!

〔追光中出现雪莹。

雪 莹 (惊喜地)文叔叔，中资出面托市了!单是王光英的 光大公司就动用二百万美元买下跌价的股票，还做 了一笔十亿港元的地产交易，给股市打了一针强心 剂 !

〔文华生如同打了强心剂，出剑有力。 〔追光中出现周涛。

周 涛 (兴奋地)总裁!华生集团在上海浦东找到了合作伙 伴，订单无数，市场大开呀!

〔文华生为之振奋，挥剑劲舞。 〔计时钟显示：1984年

〔电视播音员的声音：“中英双方经过二十二轮的会 谈，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关 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签字笔下，终于结束了 一个民族在屈辱回忆中浸泡了一百五十年的沧桑岁 月，这份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 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签字 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举起香槟酒，共同 祝贺这一划时代时刻的到来 …… "

〔背景处，鲜亮的光束凝聚着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他们笑容满面，亲切交谈。

**邓小平** 我们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香港问题已 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

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 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撒切尔夫人 中英协议的签订是香港这块土地生活中的里程

碑，是中英关系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国际外交 史上的里程碑。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 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 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邓先生提出的“一国 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

邓小平 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 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 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两年来的 事实证明，这个构想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是 否会忠实地地执行这个协议，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中 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舞龙的队伍奔涌而上。龙口中衔着一颗璀璨明珠， 光彩夺目，龙体腾跃，气势铿锵。

〔念祖、雪莹、周涛相继加入了舞龙的行列。

〔播音员的声音：“1984年12月20日，香港股市恒生 指数上升到1187.54点，成为本年的新高峰 …… "

〔舞龙的人群一片欢腾。

**文华生** (抱剑下跪，仰天祈拜)天助我也!祖国为天! 〔文华生痛快淋漓地开怀畅笑。

〔 光 聚 。 〔 幕 落 。

**尾** **声**

〔 幕 前 。

〔文华生拄着手杖，缓步而来，世纪老人，饱经沧桑， 鹤发银髯。

文华生 (独白)少不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中共的“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如同定心丸，使香港平稳地经历了过 渡期，我也平安地年长了十三岁。做梦也没想到，我文

华生竟然活到了1997!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 〔 幕 启 。

〔计时钟显示：1997年6月30日 〔香港。灯火辉煌，喜气洋洋。

〔背景处，欢腾的人群鱼贯而过。身长数丈的草扎火龙， 形状逼真的花灯鱼灯，红绸舞，狮子舞，五十六个民族的 团结舞，汇聚成沸腾的场面，激荡着澎湃的情怀。

〔男记者和女记者并肩走来。

**男记者**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

**女记者** 我是香港中文卫视台记者。 **男记者** 我们联合在香港进行采访。

**女记者** 我们共同记录 1997.7 月 1 日 香 港 回归祖国交接仪式

的盛典。

〔文华生在念祖的陪伴下，缓步走去。雪莹欣然而

来。他们都心潮涌动，一步步迎向对方。 **文华生** (亲切地)雪莹 ……

**念** **祖** 爸爸，雪莹从英国把林甫接回来了…… **雪** **莹** 父亲临终前留下话……

**文华生** 他说啥?

**雪** **莹** 他说，要叶落归根，把骨灰撒在太平山上，撒在连环 大铁门旁，永生永世陪伴爹娘……

**文华生** 他还说啥?

**雪** **莹** 他说，这辈子当洋奴、做移民，最终也没把皮肤漂白 血管里流的，还是香江、浦江和长江……

**文毕生** 他还说了些啥呀?

**雪** **莹** 他说了我的身世，说了我的母亲……还有父亲!我 的生身父亲 ……

**文华生** (慈爱地张开怀抱)雪莹!孩子啊 …… **雪** **莹** (发自肺腑地呼唤)爸爸!爸爸 ……

〔父女俩紧紧拥抱，百感交集，热泪滚滚。 **念** **祖** 雪莹!

雪 莹 大哥!

〔兄妹拥抱。

**雪** **莹** 爸爸，我要去台湾，把妈妈的墓迁到上海去。

**文华生** 是呀，该让她回家了……让她亲眼看一看，上海滩大变

样了，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早晚要赶上香港了…… **男记者** 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就要开始了!

**文华生** 听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天安门观看升国旗， 这成了北京的一大景观……

**雪** **莹** 这即将成为香港的一大景观!从7月1日开始，我

们会每天观看升旗，看祖国的五星红旗升起在香港 的上空 ……

念 祖 (神往地)等到澳门回归，等到台湾再回来，那我们中 国还了得!那就不是什么亚洲小龙了，是中华龙， 一 条世界巨龙!

**女记者** (激动地喊)开始倒计时读秒了!

〔沸腾的海洋顿时宁静，静静地期待着那举世瞩目的 盛况，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文华生 (感慨万千)我的父母先辈们，我的同胞们，所有的炎 黄子孙，为了这一天，这一夜，这一个神圣的时刻，盼 了一百年，奋斗了一百年啊!百年的沧桑，世纪的兴 衰，民族的荣辱，都凝聚在这一瞬间……

**男记者** 全世界的目光都汇集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耀眼夺目的计时数：10、9、8、7 …… 〔震聋发聩的钟声：当、当、当、当 ……

〔所有的人都望着同一个方向，激动的目光里，饱含 着美好的憧憬和热切的渴望。

〔激越的鼓点，雄壮的步伐，恢宏的交响。

〔背景处，一束红光豁然开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 部队三军仪仗队，护卫着国旗，行进而来。

〔台口右侧壁，香港缩影浮雕上，悬挂着那面米字旗， 在铿锵的步伐声中，缓缓降落。

〔一面巨幅五星红旗，在天幕升腾。金光万道，普照 大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 国旗的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旋律，撼天动地，激荡人心 …… 〔 剧 终 。

**古** **玩**

郑天玮



我生在一个有文化、有脊梁的民族。 我是她的一员，我为此而深感荣耀。

——作者

郑天玮，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曾有散文、诗歌发表， 话剧《古玩》是她的处女作。

人 物

隆桂臣：男，36岁，至真堂东家。

老隆爷：男，80岁，隆桂臣之父。

隆立秋：男，30多岁，隆桂臣之子。 隆 妻：女，30岁，隆桂臣之妻。

褚万朴：男，50多岁，至真堂老裱工。 孙掌柜：男，30多岁，至真堂大掌柜。 小虎：男，17岁，至真堂小伙计。

金鹤鑫：男，30岁，宝珍斋东家兼掌柜。

韩红木：男，30多岁，红木韩东家兼掌柜。 小伙计：男，18岁，红木韩伙计。

小伙计：男，16岁，红木韩伙计。 叶秋山：男40多岁，潦倒文人。 秀王爷：男，30多岁，失势王爷。

小卷包：男，20多岁，跑鬼市儿的。

丁花：男，40多岁，做玉器生意的。 黑山：20多岁，日本人。

小春爷：男，20多岁，八旗纨袴子弟。 小柳爷：男，20多岁，八旗纨袴子弟。

“唐伯虎”:男，40多岁，专仿唐伯虎画的。 “乾隆爷”:男，40多岁，专仿乾隆爷字的。 “掌印官”:男。50岁，专仿刻古印的。

总长：男，50多岁，北洋政府之总长。 吴先生：男，30多岁，总长的跟班。

崔大了：男，50多岁，妓院里的大茶壶。 水珠珠：女，18岁，妓女。

小梅子：女，17岁，妓女。

倪香：女，13岁，没落名门之后。

万一蒿：男，80多岁，早年的大收藏家，现卖糖豆儿。

春桃：女，16岁，宜春班妓女。

一人甲：男，30多岁，古玩行中人。 一人乙：男，20多岁，古玩行中人。

查抄清兵四人：男，领头的30多岁，其余的20多岁。 马弁二人：男，20多岁，总长随从。

黑衣人：男，40多岁，日本特务。

卖芝麻的、卖挂钱年货的、送寿礼的、开张道喜的、抬 花轿的及过街行人等。

(人物年龄按首次上场时计)

**时** **间** **：**公元1902年 - — 1938年。 **地** **点：**北 京 。

**第** **一** **幕**

〔1902年初，辛丑年岁末。时“庚子之乱”已过，老佛 爷安然返京，古城复归太平。

〔起京剧《空城计》慢三眼过门儿，而后谭鑫培唱腔：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 ”

〔起鞭炮、二踢脚声，街道人声。 〔 幕 启 。

〔一条老北京的商业街， 一副大年根儿的热闹景象， 方才的鞭炮硝烟未消。站铺面的、摆地摊儿的及过 街行人，熙熙攘攘。卖芝麻秸儿的扯着脖子吆喝： “芝麻秸踩岁(碎),岁岁平安，岁岁平安 …… ”

〔此处为丁字路口，有三家铺面：左边正对观众的是 隆家的“至真堂”,拐角向里与隆家相邻的是“红木 韩”,右边拐角处与隆家相对着的是金家的“宝珍 斋”。这天是腊月二十三，隆家祝寿，韩家娶媳妇，金 家开张。

〔隆家、韩家各有人在忙着。

〔戏由金家起。金鹤鑫在指挥着伙计贴 一 副大红对 联。丁花、小卷包等挤在人群中。

**丁** **花** 金老板，大喜呀!

**金鹤鑫** 同喜!同喜!金某给诸位爷作揖啦!有来得及送帖 子的，有来不及送帖子的，少时都请到小号便饭，金 某敬各位小酒一杯!

小卷包 金爷，隆福街的宝号不是正火爆吗?怎么您又相中 这儿了呢?您那位老恩师那么看重您，那买卖还不 早晚是您当家?

丁 花 唉，卷爷，人挪活树挪死嘛!咱这块宝地儿，西有五 井，东有方壶，琉璃风水一条街，黄琉璃，绿琉璃，成龙 成凤又成金。金爷，您往这儿一挪，一步好运正等您 哪!再者，一辈子不出马总是小驹儿，想单挑鞭山，不 易!自己当自己的家，往后准不在您师傅之下。

**金鹤鑫**，不要说成金，成土都难。瞅见这副对联没有?这是 我恩师佟大先生送给我的，哪位劳驾给念念—

**一人甲** 嘿，我媵媵，好字呀!上联是“买卖兴隆通四海，(低 声)大路货!下联是：财源茂盛一百天 ……

**小卷包** 一百天?哎哟，这不是咒人吗?这对联您贴它干嘛? **金鹤鑫** 老爷子送的，敢不贴吗?

**丁** **花** 嘴头子够狠的!就算老人家不愿自个儿的大徒弟单 拉出来开店，可这也有点儿太……

小卷包 就是，又开张又过年的，这不是给人添堵吗?没事

儿，一咒十年旺，神鬼不敢傍!

〔众人议论着。叶秋山踱方步过来， 一副怀才不遇的 样子。

**叶秋山** 好对联，高才!不愧是古董大家，妙就妙在化用古人 语，而又出新意也。

金鹤鑫 叶先生，兄弟认识您，兄弟在隆福寺站柜的时候，您

就多次光顾，只是没有一次成交，您方才几句敲锣边 儿站缸沿儿的话，真叫兄弟不好受用。

叶秋山 兄弟不敢。清早兄弟打此路过，就看到这副妙对，只 是“宝珍斋”下方的门楣上还缺一个横批，不揣冒昧， 特意仿照贵恩师的笔体写了一张送来，献丑了。(展 开手中横批，只见赫然四字：日进斗金)

小卷包 (朗朗地)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一百天—— 日 进斗金!好，不要说一百斗金子，五十斗金子就够买 咱这整条街的了，还得外带饶上离这儿不远的那个 八大胡同。

金鹤鑫 (顿解愁眉)唉，那个地方我可要不起!叶先生，您这 四个字可解了兄弟的围啦，自打恩师送过对联，我就

困进了愁城——我给您磕头! **叶秋山** ( 拦阻)雕虫小技，何足挂齿耳!

**丁** **花** 叶大文人，您别“耳”啦，进去喝酒吧! **金鹤鑫** 请赏光!

**小卷包** (高声)每人份礼一元!(摘下帽子接钱)

〔此刻，韩家的小伙计吹着了纸媒子。

〔“啪!”韩红木一掌打在小伙计的脸上。韩红木十字 披红，胸前红花，一副新郎官的打扮。灯光把一面墙 上的大红双喜字，锡蜡扦上高插的一双大红蜡烛打 得很亮。糊里糊涂挨了打的小伙计举着冒着火苗的 纸媒子钻到了桌子下面，躲藏着。肥胖的韩红木弯 不下腰，更钻不进去。

**韩红木** (气急败坏地)小兔崽子，你安心毁我呀!火，火 …… 快给我灭了!(揪着耳朵，把小伙计拽出，灭掉火媒

子，又往上啐了几口唾沫)你活脱一个三条腿儿的板

凳，不是个物件儿! **小伙计** 我怎么啦?

韩红木 (举手又要打)顶嘴!还怎么啦?你瞅瞅，这满屋的 花梨紫檀，我韩红木二十年没在这宅子里动过烟火， 这街东头火神庙里有我特备的供案香炉，初一、十五 整个的猪头上供，你知道不知道?就怕哪一柱香没 烧到，火神爷一使性子，把咱这点儿家当给燎喽，今 儿你给我动了烟火，肉皮子发紧了你，找揍你!

小伙计 今儿不是娶内掌柜的——您大喜的日子吗?

韩红木 那也不能破了老规矩!一不动火，二不立灶，后院喜 棚里的满汉全席满是由鲜鱼口鸿庆楼订的。我问 你，这火是哪儿来的?(指火媒子)

小伙计 从隔壁隆七爷家借来的? 韩红木 就为给我添堵?

小伙计 哪敢呢?借火点这两只喜蜡，大师兄一大早就插上 了 。

韩红木 我说你，眼珠子掉裤裆里了?(敲敲蜡烛，发出金属 声)瞅瞅!铁的!三条腿的板凳 ……

大伙计 掌柜的，轿子和各路执事都预备好了，吹鼓手两班 儿，齐啦，响动着吧!

韩红木 先等等。你从后院过去，跟隆家招呼一声，告个罪， 然后再动乐，老隆爷正病着。(自语地)可又说回来 了，您有病，也不能不让我娶媳妇儿不是?

〔京剧《空城计》声又起。 〔隆家。

〔一架屏风移去。隆桂臣、隆妻和老裱工褚万朴伺候 着病中的老隆爷。《空城记》谭鑫培唱腔：我本是卧 龙岗散淡的人……声音像是从渐渐醒来的老隆爷头 脑里传出——

老隆爷 ……谭鑫培，还是谭鑫培……西太后老佛爷驾返北 京啦?

隆桂臣 驾返北京啦!

老隆爷 谭老板立马儿召进宫啦? 隆桂臣 召进宫啦!

老隆爷 还是《空城计》? 隆桂臣 《空城计》!

老隆爷 那老佛爷……

隆桂臣 老佛爷高兴。眼下老佛爷眼面前儿就俩红心人，一 个是谭鑫培谭老板，一个是袁世凯。

老隆爷 袁世凯?谁的徒弟呀?

隆桂臣 老爷子，干那行他用不着师傅!

老隆爷 什么?不用师傅，自个纂的，早晚得打眼! 隆 妻、爹，您喝参汤吧，刚晾得，正可口儿。

老隆爷 给褚老叔一盅。 隆 妻 有褚叔的。

褚万朴 老掌柜，您老惦记我。

老隆爷 年根儿底下，活儿累，多在意点儿。今儿是几儿啊? 隆桂臣 腊月二十三。

老隆爷 今儿最忌讳唱一出戏，知道是哪出吗? 隆桂臣 《打灶王》。

老隆爷 嗯，眼面前儿的还够用。老佛爷一高兴，赏了谭老板 一挂朝珠儿，有这事儿?

隆桂臣 有，真真儿的。赏了谭老板一挂朝珠儿，赏了袁世凯

一个直隶总督。 老隆爷 老佛爷透着大方。

隆桂臣 当下谭老板扮诸葛亮，穿好八卦衣，就把这挂朝珠给

戴上了。 老隆爷 好看。

隆桂臣 好看是好看，可这大汉丞相，戴着咱这大清国的朝

珠，让人觉乎着与理不…… 老隆爷 怎么着?

隆桂臣 与理……甚合。

老隆爷 对，这是圣旨。(看看儿子，颇觉满意)能支应支应 啦。褚爷，你给至真堂裱了一辈子字画，日后你替我 托裱托裱他(指儿子)吧，人也如画，离不开托裱二字 呀 ……

褚万朴 有您的调教，七爷这些年可大长进啦!

隆桂臣 爹，给您的寿礼都备齐了，亲戚朋友该送的也送来

了，礼先人后，午时一到，都过来给您拜寿。

老隆爷 草民一个，活到八十就知足了。噢，挂窗档的字画

呢?

隆桂臣 按照您开列的笔单挨户送去了，几位大手笔见是至 真堂的，满口应承，还有孟翰林的字呢，二十九以前 都能回来，误不了挂咱这八块窗档。

老隆爷 新桃换旧符，也是老例儿。孙大掌柜呢? 隆桂臣 (小声)去隆福寺了 ……

老隆爷 (异常兴奋，欠起身来)这么说……找到了? 隆桂臣 找到了。

老隆爷 那尊鼎真的找到了?

隆 妻 真的，爹!

老隆爷 (不放心地)褚爷，你去看过? 褚万朴 … …去看过。

老隆爷 是 … … 褚万朴 是 … …

老隆爷 (忘乎一切)了啦!了啦! ……

〔秀王爷携倪香上。

秀王爷 (进门便叩头)老隆爷，我给您拜寿来了!香儿，快磕 头。隆爷，您好气色呀!

老隆爷 秀王爷，老世交，咱心愿了啦!鼎，那尊鼎，找到啦!

我的鼎，成双啦! 秀王爷 在什么地方?

隆桂臣 隆福寺。孙掌柜去取了。

秀王爷 传言也成真，果然没出隆福寺。大喜呀，隆爷!刚才 是拜寿，我再给您道喜……(又要跪)

老隆爷 快别……您是王爷，这么着，不是折我的寿吗? 秀王爷 唉，落(lào) 魄(peY)啦!

老隆爷 再落魄，您也是龙子龙孙哪!快，替我给秀王爷请 安!

隆桂臣

请秀王爷安!

隆 妻

秀王爷 请大爷、大奶奶安! 隆 妻 这俊闺女是 ……

秀王爷 (低声)肃王爷的远房孙女，辛酉年肃大人被抄斩，往 后一支就败落了，她叫倪香。闺女，有什么事求老隆 爷，说吧!

**倪** **香** 请老太爷安!请大爷、大奶奶安!娘让我把这只簪 子给宝号至真堂送来，(低声)为了给弟弟看病 … …

〔秀王爷将簪子递到老隆爷手上。 〔隆桂臣递过放大镜。

**老隆爷** (看簪子)实在，实在，是前朝的物件儿，流传下来，不 知哪朝哪代哪位娘娘用过 ……

**秀王爷** (感慨地)龙凤枕上，陪过王，伴过驾，如今，为给一个 小儿看病 ……

**老隆爷** (喃喃地)风滋雨润，日精月华，一个物件儿上，连着

多少精灵啊!有圣，有神，有仙，也有鬼……

**倪** **香** 娘说，送给隆家，失灭不了。娘说，这是真的。 〔老隆爷怜惜地摸摸倪香的头。

〔正这会儿，韩家唢呐声传来。并带着小孩唱的童 谣：大姑娘大，二姑娘二，小姑娘出门子给我个信儿 ……送亲太太大拉翅儿。八团褂子大开楔儿，四轮 马车双马对儿 ……

**秀王爷** 喝，韩红木娶媳妇。吹打儿上啦!呆会儿喝他喜酒 去。

**老隆爷** 桂臣，东西收下，多给孩子几两银子。

**隆桂臣** (收簪子付银)倪香姑娘，快去请医求药，给弟弟看病 吧!

倪 香 大爷，您有好报!

〔倪香收银，深深一揖，下。

**秀王爷** 老爷子，您掌眼吧!(兴冲冲从一布袋中掏出 一 只碗 来，递过)

**老隆爷** 又带来了?(接碗在手，细看)

**秀王爷** 能忘!年年在您这寿日上，我过来看您的鼎，您看我

的碗，还同说一句——

**秀** **王** **爷**

人在物在!

**老** **隆** **爷**

**秀王爷** 您的鼎眼瞅成双了，我这碗还孤雁单飞呢!照说也 该是一套的呀，八成是圆明园着大火那年，让鬼子给 辄(cèi) 了，没教养的东西!

老隆爷 唉，那是先抢后烧啊，那些外国毛子兜里装着，身上 揣着，怀里抱的，坠得他们抬不起腿来，连咱那高门 坎都迈不过来呀 ……

**秀王爷** 是鬼子毁了咱的家业，失灭了多少宝物啊!

**老隆爷** (看碗)自个儿就不能再毁了 ……大宋钧瓷，好!真

好!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 …… 〔小春爷，小柳爷上。

**隆桂臣** (照应)春爷，柳爷，二位爷闲在，想用点儿什么? **小春爷** 有上好的玉器活吗?

**隆桂臣** 巧啦，上好的缅玉，正等您哪，里边请!

〔金家酒桌上。小卷包、丁花对众人起劲地说着，金 鹤鑫用心地听着。

小卷包 谁都一样，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时候，都是赤手空 拳，架不住人家财运好哇!道光二十五年，仙人指路 的事儿，听说过吗?

**丁** **花** 得得，英雄不问来路，女人不问岁数，在论的。 **小卷包** 二十年前，老隆爷亲口对我说的，怕什么?

**丁** **花** 又胡诌，二十年前您在哪呢?

**金鹤鑫** 酒桌上话，哪儿说哪儿了，我新来乍到的，听听也长 长见识。

**小卷包** 哪儿说哪儿了?

**丁** **花** 四两猫尿儿入肚，你来劲了。

**小卷包** (开讲) ……好比说，今儿腊月二十三，再过六天，那 平是小进，二十九就是三十儿，老隆爷，就隔壁这位， 不，那时侯还小隆爷呢，家里穷得饭锅吊起来当钟 敲，可也得过年呐，他在自个儿院里竖起了天地杆， 挂上灯笼。一夜大风，天亮，蜡烛灭了，只见在灯笼 的东北方燎开一个窟窿。小隆爷明白了：这是仙人 指路，奔东北有赚头!他就一绷子去了东北。在奉 天落了脚儿，学着别人的样子，挑起了翠花儿挑子， 上头磨肩膀儿，下头磨脚掌儿，走街串巷，专伺候大 宅门儿。

**一人甲** 噢，打那时候就干上古里玩气儿这一行啦? **一人乙** 少打岔!

小卷包 小伙儿模样儿喜相，说话甜甘，眼瞅买卖不错， 一来 二去可就落下了旁人的嫉恨。 一个坏小儿从街上买 了十二张春宫图回来，用红纸包好，塞到了他的翠花 匣子下面。

**一人甲** 这东西进了大宅门，还了得 …… 〔有人笑：嘻嘻!

小卷包 可不是!春宫十二式，这不是要命的玩艺儿吗?小 隆爷晃晃悠悠来到一家宅门口，随着一声吆喝，由打 宅门里走出一位俏俏生生的小老妈儿，抱着那个翠 花匣子就进去了，老半天才出来 ……

**一人乙** 拿着棍子?

**小卷包** 哪啊，说是：那红纸包里的东西，我们奶奶全留下了， 问要多少钱?小隆爷懵里懵懂，随口说：给五百两银

子吧!登时，五百两银子送出来了，还说：我们奶奶 说了，往后有什么新鲜样儿的，还给送来!

**一人乙** 后来呢?

**小卷包** 后来小隆爷就成了隆大爷，生了六个闺女一个儿子，

这独子就是咱们现在的隆臣——隆七爷。 **一人乙** 还有呢?

**小卷包** 那还有什么说的，从此隆家就发财了呗!发财回来， 正赶上庚申年圆明园着大火，老隆爷从一个法国兵

手里买下了现而今家中镇宅之物，那尊方鼎 …… **金鹤鑫** (一惊)鼎?那鼎在隆家?

**小卷包** 是啊，说是啥“五王”还是“六王”伐纣时候的呢!那 玩意儿上可是有学问呢!

叶秋山 (一直饮酒不语，再也忍不住)不是“五王、六王”,是 文王、武王，武王伐纣，离现在—(想想)两千九百 六十八年了!这就是那鼎的岁数。

**金鹤鑫** (兴奋不已)鼎果真在隆家，在隆家 ……

**小卷包** 那是，要不咱老隆爷能这么威风? **金鹤鑫** (进一步探问)那鼎，诸位都见过?

叶秋山 金爷，您今儿怎么啦?多少宅门王府请您掌过眼，多 少奇的、特的您没见过?一说这鼎您怎么一下子成 了没见过嘛儿的雏儿啦?告诉您，每年隆老爷子过 生日都要恭而敬之地把鼎请出来摆一摆，今天正好 庆八十，等会儿过去，咱们可以一饱眼福。我这个人 就讲究一个看，是展子虔的《游春》图，是董源的山水 大轴，只要是真迹展开，一阵气味，一股流光迎面扑 来，你看我也看，看，就足够了，足够了!何必要买， 要有，要占呢?看是享受，买是迟累，占是祸害。叶

某人什么都见过，又什么都没有，一身轻，最自在。 丁 花 (讪他)连个女人也没有!

〔 众 笑 。

叶秋山 方才所述，盖可适于女人。

丁 花 叶先生，人说八大胡同陕西巷里有个叫小粉包儿的 可由您包着呢，这算占呢，算有啊?

**众** **人** 说 ! 说 !

**金鹤鑫** (解围地)既是才子，能不风流?请问叶先生，有没有 听说，那鼎原是一对?

叶秋山 行家不是?正是一对!老隆爷想那另一尊鼎，苦苦 想了四十有二年了!听说是圆明园里的物件儿， 一 个黄毛子在卖，他的钱只够买一尊，另一尊被家住隆 福寺一带的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买去了。

小卷包 说不定那个白胡子老头儿也苦苦想着隆爷这尊鼎 呢!哎，金爷久居隆福寺，没听说有这么个白胡子老 头儿?

**金鹤鑫** (摇头，然后)你、我，不都得变成白胡子老头儿吗?

〔韩红木引黑山走在街头。黑山着黑色西装。

韩红木 (对自家铺内喊)大伙计，照应一下!我这儿有位先 生 … … 您贵姓?

黑 山 (点头)黑山。 韩红木 姓黑?回回! 黑 山 不 ， 日 本 。

韩红木 日本?噢，想起来了，听说过。听我爷爷说，秦始皇 那晚儿，要找长生不老药，派一个叫徐福的带五百童 男、童女，在大海上漂啊，漂啊，总算漂到了一个干松

地儿，立了一个村儿，叫什么呢?叫日本!对吧!

黑 山 (笑)好大呀!

韩红木 年头多了嘛!像我们韩家村，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搬 来的，眼时下八百多户啦，架不住一辈儿比一辈儿多 呀，俩变四个，四变十六个……

黑 山 对，平方。

韩红木 (摇头)啥，平方?不懂，你说中国话 …… 黑 山 (笑了)我想想看，啊，古董!

韩红木 这回懂了!您好古董，到这儿就算走对地方了。瞅 见没有，就这一条街，从东到西，珍宝铺面足有几十 家。还有前门外挂货铺，西河沿玉器作。在这行里 扑腾，靠得是手勤、眼勤、脚勤。您新来乍到，当然就 不一样啦。要图热闹儿，您去狗尾巴胡同兴隆店，从 崇祯娘娘的鞋垫儿到法国的大挂钟，什么都有。图 稀罕儿，您逛逛鬼市儿。

黑 山 鬼市?

**韩红木** 鬼市，哈德门、顺直门那边儿都有。有那穷人暴发 的，富户败家的，白天见不得人的东西，每天三更以 后都到那儿去卖。在那儿抓货，凭得是眼力，赌得是 运气。您好办，弄点儿什么,回到你们日本都发财， 反正他们都没见过，就凭您一句话的事儿。我们这 儿留洋回来的都这样儿。在货场那儿论价儿，全凭 袖子里手跟手说话——捏子七，咔子八，勾子九……

(比划)嗨，您这袖子太短! 黑 山 有没有字画、金石?

**韩红木** 有啊!字画，您看名款儿，看笔法；瓷器，金石，您看 做工，量手份儿，就是用手掂份量。还有，书画字帖，

那叫软片，金石玉器，那叫硬片。

黑 山 不软不硬的呢?

韩红木 找我呀!木器，(指店里)红木，韩红木，是鄙人，红木 韩，是这铺子。中国古语：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 紫檀，咱这儿都有预备……

黑 山 (看韩红木的打扮)韩先生，您这是 …… 韩红木 成亲，娶媳妇(比划吹唢呐状)。

黑 山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韩红木 践上啦!我懂，好赖咱也念过冬仁月的《论语》呢…… 〔韩红木引黑山看木器。

〔隆桂臣伺侯着小春爷、小柳爷。

隆桂臣 二位再看看这个，这叫菠菜绿，多纯，多透亮!就像 那三月的菠菜，水汪汪儿的绿。(左右手各托一块) 一块料下来的，春爷，您得意这块龙的?柳爷，您戴 这块凤的吧?二位爷不能都一样了，是不是?

**小柳爷** 呸!自古龙在上凤在下，凭什么他是公儿，我是母儿 啊?隆掌柜贬我，不干!

隆桂臣 不错，龙上凤下，可那是古礼儿，这古礼儿可不如时 兴啊!眼时下咱大清是老佛爷当家，二位爷戴腰牌 进宫的时侯，有没有见那新凿的丹墀玉阶，那可是凤 在上龙在下呀!咱是听人说，没那眼福——您呐，赶 紧戴上，别让春爷抢了去……

**小柳爷** (满意地)等我趁了大钱，拿真金换你这张铁嘴! **隆桂臣** 取笑啦!

〔小春爷、小柳爷下。隆桂臣送出，迎见黑山、韩红

木。

**隆桂臣** (拱手)韩爷大喜!您刚才不是已然响动着出门儿了

吗?怎么 … …

**韩红木** 那不是头一通吹打吗?七爷，今儿是您忙，我也忙，

等忙完这点儿小事，领着新人，过去给老爷子拜寿。 隆桂臣 黑山先生!又是什么时候到京的?

黑 山 隆先生，正要去拜望——这是给老隆爷的寿礼(递上 一红折)!兄弟已到京一月有余，昨天去了西山，回 来时骑骆驼，路过芦沟桥，我就下了骆驼，我要用我 的双脚走过这举世罕见的桥。“芦沟晓月”,还有那 数也数不清的狮子……连荒丘野地里的一座石桥也 是难得之宝啊，贵国真好比一个大聚宝盆，我真想把 它搬回家里去!

**韩红木** (吓了一跳)你说什么?要搬回你们家?

黑 山 盆搬不走，我人就不走了，就在这古城住下去。请隆 先生、韩先生多多关照!

**隆桂臣** 您客气了。

**韩红木** 敢情是个中国通，我还拿人当棒槌呢!这位，看上我 们芦沟桥了 ……回见吧!

〔韩红木正要走，隆桂臣正要让黑山进店之际，清兵 四人上 。

**清兵乙** (高喊)出来!出来!各家买卖都出来，还有你们过 往行人，都听着，听我们李爷训话。

〔众人皆出，都站在了这个丁字路口的地方。

**清兵甲** 各位邻里!在下跟诸位说句漏底的话吧，这家有4 口，主事一人，由打前年八国鬼子在京城一闹腾，也 怪那义和团，你不闹腾，人家能闹腾吗?害得皇上御 驾亲征西安，老佛爷也不得安生，跟着一块儿去躲了

一年多。话再说回来，老佛爷回到宫里，眼里看的， 手里摸的，哪也不是哪了，这么大的家当，能不查问 吗?一查问，丢了!不光眼面前儿的丢了，连乾隆爷 三希堂的东西都丢了，连康熙爷那晚儿没开箱的细 瓷都丢了!是家贼还是外鬼?外鬼搂足了都撒丫子 啦，再说咱也没法儿惹人家，这家贼能不好好管教管 教吗?所以，要深查细问，谁都拿了什么?这叫 …… 发国难财，说了，交了，减一等也要治罪，上头说了， 决不轻饶!

〔众皆沉默，惟韩家突然冒出一声唢呐，吓得韩爷忙 制 止 。

**隆桂臣** 总爷，说了，交了也得问罪?

**清兵甲** 嗯，以儆效尤，等以后再有八国、六国鬼子打进来的

时候，看你还敢偷不敢偷! **隆桂臣** 那他要不说，也不交呢?

**清兵甲** 搜查!

**清兵乙** 查出来重办!

**隆桂臣** 画儿可以烧，玉可以砸，金石可以投井，只怕您查不 到啊!

**清兵甲** 嗯，想必尊家有什么高见，亮出来，也让我们见识见

识 。

**隆桂臣** 其实呢，哪怕是一件稀世国宝，在一个寻常百姓手

里，什么也抵不了…… **一行人** 还不如给一个烧饼呢!

**隆桂臣** 既是这样，与其动兵力搜查，莫不如来它个以收代

缴 。

**清兵甲** 怎么讲?

**隆桂臣** 官家出有数的钱，买回这些无价之宝。

**清兵甲** (看隆桂臣一眼，愣愣地)你作买卖准得发财!我跟

上头回禀一声，好象也有人说过您这高见。倘若上 头选纳了您这高见，这条街上就出个抻头的吧!

隆桂臣 现成的，我在这条街上住得太久，难免有三亲两近， 就推举新开张的宝珍斋那位金老板吧，鹤鑫兄不推 辞吧?

〔站在一旁静听的金鹤鑫有点措手不及。

**清兵甲** 好，就金老板啦!我们弟兄告辞，诸位也散散吧! **隆桂臣** 四位总爷，进小店喝杯苦茶吧!

**清兵甲** 公差在身，概不由己。回见，列位! 〔 清 兵 下 。

**金鹤鑫** 七爷，如此抬爱小弟，只怕承受不起呀!

**隆桂臣** 金爷，不是兄弟替你揽事，这样一来，这条街的邻里 们不就很快认识您和您的宝珍斋了吗?金老板，选 此处为店址，好眼力呀!

**金鹤鑫** 哪里，东西通衢，您为上，您是正房。

**隆桂臣** 不敢，大路朝阳，您为上，您是正房。 〔隆桂臣、金鹤鑫二人拱手相住。

**叶秋山** (凑趣)七爷“紫气东来”,金爷“三阳开泰”!诸位，一

同给隆老爷拜寿去! **隆桂臣** 请 !

**韩红木** (拱手)七爷，小弟告假 ……

**隆桂臣** 韩爷，您就别多礼啦，请花轿出门吧!

〔隆桂臣、金鹤鑫及其他人进隆家。韩红木欲下，小 卷包，叶秋山拉住韩红木。

**小卷包** 韩爷，您大喜也不知会一声儿。不用爷们儿过去给

您掌掌眼哪?

韩红木 嘿，今儿大爷还教您一个祖传绝招，(故做神秘)桂货 铺里抓物件，是越旧越好，娘们群儿里挑媳妇，是越 新越好。学去吧您呐!

**叶秋山** 韩爷，悠着点儿，没听人说嘛，有人三大不安生：要 想 一天不安生——请客；要想一年不安生——盖房；要 想一辈子不安生——您就娶一个小媳妇儿!

**韩红木** 叶先生，我倒觉乎着，等哪天您这眼跟嘴要是安生 喽，我们也就都安生啦!

〔韩红木下。

〔老隆爷端坐在太师椅上。秀王爷在一侧站着。众 人各在其位。

**金鹤鑫** 老太爷，小侄金鹤鑫，在宝号一侧开了一个小店，到 您的大树底下讨荫凉来了!

**老隆爷** 您是给我们送福来了!桂臣，快给金爷上茶。

**小卷包** 老太爷吉祥，给您拜寿!您老掌眼，鎏金佛，七寸高， 一早儿鬼市上我刚抓来的秀气货，说是高阳县种地 的爷儿俩耕地耕出来的。真玩意儿，拿来孝敬您讨

您个喜欢，赏我个鞋底钱就行啦! **老隆爷** 这不是卷爷吗?有日子没过来了!

**小卷包** 老爷子，拿喝们开逗，谁不知我小卷包呀，多会儿敢 称爷呀!

**丁** **花** 老太爷，还认得我不?

**老隆爷** 你不是那个玩儿玉的丁花儿吗?

丁 花 好记性!前天搂了块“鸡血”,鲜亮!改天孝敬您个 扳 指 。

**老隆爷** 叶先生 ……

叶秋山 老爷子，正阳门外广和楼大火重修，昨儿半夜破台， 放鞭炮，撒五谷，杀鸡滴血，全堂的文武场面，跳女加 官儿，体面!明儿晚上，谭老板的《庆顶珠》,名丑儿 王长林的大教师爷，开光头一场，老爷子赏他们个 脸，我陪您走动走动?

**老隆爷** (应着)走动走动，活到我这把年纪是看一眼少一眼 喽。

黑 山 日本国人黑山，给隆老先生拜寿!

**秀王爷** (一惊，怒气大发)东洋人， ……甲午年打海仗，我老 哥就是叫你们的炮给炸死的，你，你不走- 我走! (怒下)

**隆桂臣** (欲留)秀王爷 … …

**老隆爷** 黑山先生，别在意，秀王爷跟我们隆家是老世交，就 这么个倔脾气。

黑 山 (几度躬身)老先生见多识广，晚生几度来到贵国，想 求几把贵国的历代名剑，总也难得，就连一把普通古 剑也难寻到，请教，这是为什么?

老隆爷 华夏自古是尚礼呀，不讲究动武，所以是礼器多，兵 器少。今天，是老朽的小生日，诸位都在，还有我们 东瀛高邻黑山先生……桂臣，就把咱家的礼器请过 来吧!

〔隆桂臣郑重地端过托盘，掀起红绫，显出那尊鼎来。 老隆爷双手托住。

〔众人赞叹不已。

**叶秋山** (咏叹)纯青铺翠，正午之前玉莹淡淡，正午之后莹润 欲滴。观其整体乃无砂粒的上等精铜所制，一也；赏

其细部乃能工巧匠之精妙夺天之作，二也；品其神韵 绝非凡人贱夫一朝一夕所为之玩物，乃灌帝王之威 严，文人雅士之风韵的旷世极品，三也。两千年地底 的黄土熏蒸，数百年地上的日精月华，风流散尽，所 留惟汝 ……

**老隆爷** 当年所见两尊，另一尊让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请走，今 天就要 ……

〔金鹤鑫似不能自持，扑过来，捧鼎下跪。 **金鹤鑫** 真的，真的……祖宗，我的爹呀!

**隆桂臣** 金爷，您这是……

**金鹤鑫** 我爹，我爹，直到咽气，还在惦着……

〔孙大掌柜快步进店。 **隆桂臣** 大掌柜，怎么样?

**孙掌柜** 七爷 … … (欲言又止) **隆桂臣** 都是亲朋好友，说吧!

**孙掌柜** (高声)回禀老太爷，鼎我取回来了!

〔呈上敞开盖的与方才的锦匣一模一样的锦匣。

**老隆爷** (发少年狂)哈哈!白胡子老头儿请走的那尊鼎回来

啦!我的宝鼎成双啦!(猛一怔)桂臣，是真的? **隆桂臣** 真的!

〔孙掌柜取出鼎递给隆桂臣，再递给老隆爷 …… 〔金鹤鑫上前，双手夺过——

**金鹤鑫** (近似癫狂)哈哈，假的，假的，假的!

**老隆爷** (失魂落魄地)假的? **金鹤鑫** 老太爷，您圣明!

〔老隆爷大惊，缓缓站起，定睛凝视。然后，仰倒在太 师椅上，气绝。众围上。

〔唢呐声、鞭炮声大作。 〔隆家的哭叫声。

〔娶亲的唢呐和发丧的唢呐交织在一起。 〔 幕 闭 。

**第** **二** **幕**

〔十年后，即1912年，夏日。

〔一架藤萝。古枝，新叶，繁花。

〔两边是厢房。迎面几间后舍的门紧闭着。这是隆 家铺面后头的院落。

〔藤萝架下有圆形桌及墩。靠后有一长案，天热的时 候，褚万朴在这里裱画儿。长案边有一盛桨糊用的 大缸。

〔院中极静，有远远市声。若断若续的谭鑫培《空城 计》唱腔：“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俺诸葛怎比 得前辈的贤臣 … … 闲无事……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 人…… ”

〔褚万朴举铜杆烟袋，坐一小木凳背靠大缸，不知是 醒着、睡着。

〔秀王爷上。此公不见明显年龄变化，但王爷的派头 锐减。

**秀王爷** 老爷子，褚老爷子，给您这个 — (从布袋中掏出 一 面五色旗来，抖开)

**褚万朴** 唔，秀王爷，老世交，我这寒腿犯了，站起来忒费劲， 就不给您请安了。(看那旗)您这活儿，怎么着，是横

裱，还是竖裱?

**秀王爷** 褚爷，这不是字画，是国旗，这不用裱，您拿根棍儿，

挑上，往门上坎上一插，齐活! **褚万朴** 国旗，那龙旗呢?

**秀王爷** 龙旗?唉，火烧皮条——卷啦!褚爷， 一人儿闷头想 老伴儿哪?

**褚万朴** (叹着气)顾不上。眼时下这活儿没法干啦!

**秀王爷** (不解)还有您褚爷干不了的活儿?在咱这条老街 上，谁不知道，托裱字画您是神手?既能脱胎换骨， 又能起死回生。要把老画儿、旧画比做人，您就是华 佗再世。

**褚万朴** 王爷谬奖。我给您说说，这人给人当下人，最难办的

是什么?就是伺候两辈儿人。 **秀王爷** 怎么呢?

褚万朴 好比说，老的给你留下的老例儿，叫你往东；小的非 叫你改改老例儿，叫你往西。你要是对得起老的，就 得得罪小的，你要是对得起小的，就得得罪老的— 怎么办?您是王爷，替我掰扯掰扯这个理儿。

秀王爷 依我说呀，您是倒腾这画儿年头忒深了。人跟画儿 不一样。画儿，您得罪小的，别得罪老的，老画儿值 钱呐!人，您调个过儿就行啦，得罪老的，别得罪小 的，人是越老越不值钱!这理儿好掰扯。褚爷，这 个，求您给托裱托裱。(从布袋里取画儿)唐伯虎的 册页，春、夏、秋、冬。

**褚万朴** (看看)您收好。

**秀王爷** 怎么,推活儿，不裱?

**褚万朴** 老褚手底下从不走不真的玩意儿。

**秀王爷** 褚爷，您听我说……

**褚万朴** 不用说了，您是王爷，不能弄点子这不真的东西!

**秀王爷** 真?连真龙天子都没了，您还让我拿什么真?眼时

下什么世道，连那吃了多少辈子的元宵都改了名儿 啦!

**褚万朴** 元宵也改名儿?新鲜!

**秀王爷** 嘿，乐子大啦!一位本家王爷不年不节的煮了一大 锅元宵，招来我们这一伙落魄的同辈儿，大热天吃这 东西。说是心里恨袁世凯，吃元宵解解气，“袁消”, “袁消”嘛!还别说，圆圆的，光光的，咬一嘴还真像 咬那欺宗灭祖的袁大头，透着痛快!

**褚万朴** 那后来怎么着了?

**秀王爷** 还能怎么着?敢怎么着? 一 个个吃得顺脖子流汗， 刚出门儿就听说了，袁大总统有令，从今往后元宵改 叫“华汤”,得，一大锅元宵……啊不，“华汤”,白吃 了!唉，在咱们这地界儿，别的改得不快，就这改个 名儿啦，换个姓儿啦，这小不要紧儿的，快着呢。冲

这份儿德行，好不了!七爷呢? **褚万朴** 后边招待客人呢。

**秀王爷** 这您给裱裱，我就不去麻烦他了。 **褚万朴** 不能裱，它不真!

**秀王爷** 您死气白赖地往真里做，它不就真了吗?褚爷，求求 您啦，我指望它卖了钱，养家糊口呢!

**褚万朴** 王爷，这可是您逼我!好，我给您看样东西!

〔褚万朴取出三只碗来， 一拉溜儿摆放在桌上。秀王 爷一见，慌忙从布袋里取出自己的钧瓷碗来，往桌上 一摆，四只碗一模一样，他急了；再比比，看看，竟认

不出哪只是自己的了!

**秀王爷** 我的，哪个是我的?(仔细辨认)好哇，隆七，隆桂臣， 你这是毁我呀……我的祖传钧瓷 ……

〔隆桂臣从后院步出。见状了然。从四个碗中取出

一只，递给秀王爷。 **隆桂臣** 这是你的，王爷!

**秀王爷** (拿起，闻闻)不错，是我们家柜橱子味儿! **隆桂臣** 褚叔，您这是……

**褚万朴** 让他逼的!

**秀王爷** 七爷，您把这三个碗，都给我砸喽!有我这一个，就 不能有这仨!这是钧瓷，不是蘑菇， 一下冒出一堆!

隆桂臣 王爷息怒，您把您这祖传钧瓷严严实实地锁在家里 不再背着它绕世界转悠，万一有人问起来，您就说卖 隆七啦，剩下这三个，由我来处置。您老什么时候缺 钱用，到咱至真堂来取。

**褚万朴** 咱这儿还叫至真堂吗?

**隆桂臣** 褚叔，您少说一句行不行? **褚万朴** 我活着就碍事。

**秀王爷** 七爷，您方才的话是真的?

**隆桂臣** 什么话，世交嘛!

**秀王爷** 这世交当的也不易。唔，还有，(拿画)把这给我裱 裱!

**隆桂臣** (看看)五两银子，我留下了! **秀王爷** (喜出望外)行!老世交!

**隆桂臣** 褚叔，给王爷到柜上拿十五两银子。王爷，恕不送您 了 。

**秀王爷** 好，留步!

〔褚万朴、秀王爷下。

〔韩红木上。戴草帽，穿长袍，略显风尘。 **韩红木** 七 爷 !

**隆桂臣** 哟，韩爷，去老家一程子，您这是刚回来?不用问，还 是马车!

**韩红木** 马车，又舒服又稳当。七爷，咱这儿有什么新鲜事

儿?

**隆桂臣** 哎，在咱这条街上除了买就是卖，新事儿有，龙旗换 了五色旗。

韩红木 喝，这回乡间可热闹啦：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亩，盖 学堂!连老和尚念经都唱这个。他拆他的庙，咱做 咱的买卖。就咱这行不怕兵灾，金银财宝怕丢，买古 董啊，万贯家财一怀揣。别看咱老韩在城里是条虫， 回到村里，那可是条龙!鸡不撒尿——各有一便，城 里挣钱，回乡间买地，别说八国联军，你十六国咱也 不怕，几十顷地我看谁能背得动，扛得走!哈哈哈



**隆桂臣** (想脱身)韩爷，您先坐。褚叔，来陪陪韩爷。 〔褚万朴上，招呼韩红木。

韩红木 (只顾自己说)七爷，还有件不瞒您的事呢，上回在串 货场，我抓的那只小铜牛儿，一转手，我在乡间买了 十条真牛，雇个人放，正好一群……

**隆桂臣** 韩爷，回头细聊，我后边还有几位客人。褚叔，陪客。 (下)

韩红木 七爷，您忙着。褚爷，还有档子奇事儿呢!我一个本 家哥哥上县城赶集，让人摁在那儿剪了辫子，回到 家，我嫂子一瞅，自个儿爷们成了和尚，找根绳子上

吊啦!

〔叶秋山、黑山上。黑山一身中国打扮。 黑 山 褚 先 生 ! 韩 先 生 !

韩红木 哟，黑先生!十年没见，今儿又碰面了，上次见面儿， 是我成亲，现而今五个儿子啦!跟您怎么说来着，打 秦始皇往后数， 一个村儿变一个国，容易。叶先生， 有日子没见了!

叶秋山 韩先生，快过去媵媵，土地祠对过儿，丰泰照相馆，玻 璃格子里摆上了谭鑫培谭老板的戏装照《定军山》, 真帅!

**韩红木** 快匣子一摁，能把人的魂儿就勾走，谭老板准是没听 人说过。

叶秋山 韩先生，褚爷，快给我道喜吧，黑山先生拜我做老师 啦!

**褚万朴** 叶先生，您收徒大喜!

**黑** **山** 褚爷，大能人!在一个完整的葫芦的内壁上，非常均 匀地裱上一层纸，这是您老的绝活，对吗?那是怎么 个裱法?

**褚万朴** 没啥，全凭个心劲儿、手劲儿呗!

**韩红木** 到处寻摸绝招儿，拿回去，变换变换，就成自个儿的 啦，叶先生，悠着点儿!

叶秋山 不，为师之道，就是可劲儿往外掏。我不光教他古物

常识，还教他几口皮黄呢!(轻唱)“两国交锋龙虎斗 …… ”

黑 山 (与叶同时)“两国交锋龙虎斗…… 叶秋山 黑山先生 ……

黑 山 老师，请叫我黑山君。

叶秋山 黑山君，眼前这架藤萝，就是古物。这是我们大宋皇 帝徽宗爷所留，到而今足有七百八十年!徽宗爷好 书法，创立了自成一家的瘦金体。只可惜，这位爷光 好书法，忽略了兵法，最终成了北国鞑子的俘虏，关 在了由此往东的延寿寺里。徽宗爷到底是大文人， 不改闲情逸致，就在这寺里亲手植了一架藤萝，数度 春秋，葳葳蕤蕤，世称神藤。前朝诗人王渔洋引神藤 的根脉繁衍，就有了他所居的古藤庵。眼下这架古 藤，就是老隆爷从庵里移来的根脉，这可叫嫡传，说 来在这院里也有几十年了。黑山先生，在徽宗爷手 植的藤萝架下，欣赏徽宗爷的瘦金体，可谓人间一大 快事乎?(兴至吟诗)先生陈迹散流霞，海王村畔引 藤花，兰成宋玉相继远，旧宅仍是词人家……

黑 山 (向古藤深深鞠躬)中国是个大聚宝盆，伟大!前些

时候，我去了贵国河南省南阳府小屯村那个地方，那 里是你们古代商朝的国都，从地下挖出的宝贝，不是 一件两件，是一坑连着一坑!有不少的鼎，大多是三 足的，很少见多年前在这里见过的那样四足的，更少 见成对的。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剑。

韩红木 巧嘞，陕西一位行中朋友送来一把，回头您赏脸瞅 瞅 ?

黑 山 我想讨换的是贵国几大名剑。比方说，吴王的镇越 宝剑，楚霸王自刎乌江的宝剑，还有汉高祖刘邦斩蛇 的宝剑 ……

韩红木 您先看看咱这把剑，新坑出土，地道，说出它的来历，

准能吓您一跳。 黑 山 会不会是假的!

韩红木 犯忌了不是!叶先生，您这老师可该打。黑先生，在 咱们行中，许说不真，不许说假。大概齐您没忘吧， 那年那位金爷连说三声假，要了老隆爷一命!

黑 山 一物在此，真是真，假是假，不真也是假嘛!

**韩红木** 死较真儿是不是?我们含着裹着说了这么多年了， 不真就不是假!

**叶秋山** 行了，行了，“假作真时真亦假”…… **韩红木** 甭践，我念过《论语》。

**黑** **山** 不对，这是《红楼梦》上的。 **韩红木** 你怎么又来啦!

〔隆桂臣上。

**隆桂臣** (对叶秋山、黑山)哟，您师徒二人也来啦? **叶秋山** 七爷耳目灵，我收徒的事您也听说啦?

隆桂臣 古董行中这么大事，我能不知道?诸位难得一聚，隆 七致美斋摆酒宴请各位，一为韩爷洗尘，二为叶先生 收徒、黑山先生拜师贺喜。请各位先行一步，隆七送 走几位客人随后就到，请!

叶秋山 七爷，您先给评评这个理，一幅宋朝董源山水，愣卖 不过前清“四王”,宋朝不如清朝的值钱，这年头还让 不让人活?

**韩红木** 生那么大气干嘛，反正您也不买。

**隆桂臣** 这事儿跟您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好比熊掌跟猪蹄，熊 掌俩仁月卖不了一只，猪蹄一清早卖一筐，不光是一 贵一贱，皆因熊掌难辨真伪，猪蹄一看就明白。还有 一层，一沾“文”字儿这一行，有钱的不识货，识货的 都没钱。

**叶秋山** 太对啦，您比如说我……

**隆桂臣** 有话席面上再说，请!

黑 山 隆先生，对不起，还有件事，此次去南阳小屯村，讨换 到一块乌龟壳，上面有两行字，请您给掌掌眼。

隆桂臣 这叫甲骨，值钱。这类物件儿最早是一位姓王的先 生在药铺里发现的，经一位孙先生鉴赏，后来成了宝 物。这行我不大通，改日托一位姓罗的先生给看看。

**韩红木** 这年头，姓袁的当总统，王八盖子都值钱。我看咱们 还是先去致美斋，吃清蒸甲鱼吧!

〔韩红木、叶秋山、黑山相让，下。

**褚万朴** (强忍着不悦)秀王爷拿来的唐伯虎的册页，你就那 么收下了?

隆桂臣 这正没辙呢!有位什么总长的三姨太，想出高价买 唐伯虎的画，就因为她的小名叫“秋香”,被唐伯虎

“ 点 ” 过 。

**褚万朴** 那画儿不真!

**隆桂臣** 真，真，真，哪有那么多的真?您老也不是不知道，这 些年，咱做的是刀尖儿上的买卖呀!自打国民政府 成立，就像野地里的猫耳朵草一样，一下子冒出来那 么多的总长、次长、驴长、马长，一个个附庸风雅，一 时间家家唐伯虎，户户宣德炉，还要天子题款，加盖 玉玺。就是唐伯虎、乾隆爷活着，天天什么都不干， 光画画儿、题字，也应不及这些新贵大人。褚叔，您

就把昨儿那幅中堂，还有今儿的册页给裱了吧! **褚万朴** 别忘了老爷子留下的堂号。

隆桂臣 第一次在这至真堂里做假，就是骗我爹!本想治爹 的病，倒要了爹的命。我恨透了做假，可为了活着， 活得体面，又不得不做假。每做一次假，就想起我死

去的爹!褚叔，今天又有一幅假中堂，您不给刀尺， 不能出手啊!

**褚万朴** 老掌柜让我托裱你，我就这么托，这么裱?再者说， 我打了世人的眼，阎王要剁我的手啊!

〔后院传过人声。“唐伯虎”、“乾隆爷”、“掌印官”自 后院说笑着步出。

“乾隆爷” 弘历自丙辰年初登大宝以来，六十余载，风调雨 顺，海晏河清，才有寄情诗画，属意文玩之余兴，“三 希堂”名满天下……

“唐伯虎” 乾隆爷您悠着点。(见隆桂臣，上前)七爷，您这好 大时辰，我们的活儿完了!(揖让)乾隆爷请!掌印 官请!

**“乾隆爷”** 伯虎唐先生请! **“唐伯虎”** 臣子不恭了!

**隆桂臣** 三位圣人，同请吧!

**“唐伯虎”** 圣人，圣人，明来明去的走了，“剩”这几位冒名顶 替人充数。

**“乾隆爷”** 伯虎兄大才，勇自嘲者，真圣人也!

**隆桂臣** 各位都是当今名流，只是为了小店的生意，才隐姓埋 名。(对“乾隆爷”)您老兄的字，帝王象不减，书卷气 有加，毫不逊于那位马上天子，您写的匾牌，从单牌 楼直挂到正阳门。(对“唐伯虎”)您，假唐寅，真才 子。您老弟的画，美人、静草，一点儿也不输于那位 伯虎兄。

**“唐伯虎”** 伯虎先生要是今天健在，跟我似的手腕子都快累

折了，八成也就点不了秋香啦! **隆桂臣** (对“掌印官”)还有您……

**“掌印官”** 别提我，咱是刻字铺，不出方圆。

**“唐伯虎”** 掌印官，过谦了，没有您用印，我们那些涂鸦的玩

意儿永远也入不了宫啊!是吧，“皇上”? **“乾隆爷”** 是啊，都备齐全了吧?

**“掌印官”** 指它吃呢，能忘?一共五方，这是印模儿，请诸位

过过目。

〔众看印模。

**“乾隆爷”** 真鲜亮。大概齐跟朕活着的时候用的那个差不 多，朕看行!

**“掌印官”** 一点不差，宫里的遗留物。

隆桂臣 (细看，念)“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太上 皇帝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御书葫芦印”—“皇 上”,您的五方大宝全用?

“乾隆爷” 全用，多多益善嘛!这您比我圣明啊，真内行，买 不起，买得起的，全是蛤蟆跳井—不懂(咚)!真是 少有的年头，加一方印，就多一根儿黄澄澄的条子。

“掌印官”,替寡人用宝!

〔“掌印官”小心翼翼地盖印。

**“唐伯虎”** 我说“寡人”。方才在后院您给我们讲了最金贵的 纸，就请万岁爷再给我们论论这笔吧!

**“乾隆爷”** 嗯，这最好的笔，不是兔毫，不是羊毫、也不是狼 毫，而是取自于牛，英国牛，英国一个小岛上的牛。 那种牛的毛，那种牛的耳朵眼儿里头的毛，五十头那 种牛的耳朵眼儿里头的毛- 才够制成一只笔。几

根条子换一只笔还贵吗? **“唐伯虎”** 您这笔就是?

**“乾隆爷”** 应该是，现在还不是。

**“唐伯虎”** 您料定它什么时候是?

**“乾隆爷”** 那就要看咱七爷的笔润如何喽!

隆桂臣 几位爷，咱又不是第一次联手了，隆七的为人几位想 必清楚，活儿全归诸位做，隆七操办而已，只要售以 善价，隆七绝不食亲财狠。

**“唐伯虎”** 全仗七爷谋划，在这堆人里头，您是龙头、龙身，我 等充其量一鳞而已!

**隆桂臣** 那也不能是无鳞的龙啊，是不是，(对“朝隆爷”)真龙 天子?

**“乾隆爷”** 方才是一句笑话，七爷!

**隆桂臣** 一句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凭着这股子心气儿，咱 们什么活儿没做过?

**“唐伯虎”**七爷，咱们练手儿的那件大活儿，耍出去没有? **隆桂臣** 那么俏的东西，能压在手里吗?

**“掌印官”** 对呀，玩意儿是假的，工夫是真的!

**“唐伯虎”** 掌印官，您这天桥儿生意口什么时候能改改呀，咱

们是干细致活儿的!再说，咱们能说假吗? **“掌印官”** 对，不真!

〔褚万朴送茶过来。

“乾隆爷” 褚爷，我们几位丑八仙已然是各显其能了，剩下就 等您老这双手给托裱了，无托不能立身，无裱难以面 世啊，成人，成仙，全瞧您了!

**“唐伯虎”** 褚老师傅，听说您能将动一动就要碎成粉末的千 年绝品托裱如初?

**褚万朴** 那是积阴功，这活儿学着干过。

**“唐伯虎”** 听说，您也有本事将大才子苏东坡的真迹一张揭 开，托裱一张，再托裱一张?

**褚万朴** 这是损招儿，听说过，没干过!

“唐伯虎” ( 侃侃地)哎呀，靠了您的托裱，我这假唐伯虎成了 真唐伯虎——多少代以后，世人的厅堂里悬着中堂 或立轴，署名唐伯虎，活儿可是我干的，你说是伯虎 委屈了我呢，还是我委屈了伯虎呢?真是：只见美人 妙，哪知画中奥……

〔金鹤鑫上，精神颇焕发，腋下夹着一轴画。 **金鹤鑫** 七爷!

**隆桂臣** (意外地)金爷，老邻居，久违了。褚叔，看茶。这几 位也是行中人，就不一一介绍了!

〔褚万朴机敏地将方才摊在桌上的东西收盖起来。 **金鹤鑫** 一入民国，五色旗升起来，咱们的买卖也忙起来了。

**隆桂臣** 可不是嘛，忙得昏天黑地。不过呢，也忙里偷闲，约 了这三位朋友，一口气打八圈……

金鹤鑫 七爷心里不是这么闲在吧，三个大宅门的画儿— 两张唐伯虎，一张吴昌硕，您还没备齐吧?要紧的是 那幅大中堂，那可是催命的活儿!

**隆桂臣** 金爷，您可真够门儿清!您心里也急呀，不光是家家 唐伯虎，还有户户宣德炉呢!

金鹤鑫 您急的是字，是画，我急的是炉，是鼎啊!我看都是 朋友，也走不了嘴，现而今为官的，十有七、八是匪， 有一个伺候不到，就能抄家封门!相互照应点儿怎 么样?

**隆桂臣** 金爷，您的意思是……

**金鹤鑫** 危难之际，互通有无，往好里说，大家发财，往险了 走，一块翻锅!

**隆桂臣** 怎么讲?

金鹤鑫 官面上限期向您索要的带天子题款的大轴，我给您 讨换来了，为了救您，可又碍于手头不便，以我这旁 边的小店做了抵押——

**隆桂臣** 隆七谢谢金爷的盛情，画儿您都给带来了? **金鹤鑫** 特意送来了。

**隆桂臣** 这样舍家相救，实在不敢当!不知金爷索要什么回 报——

**金鹤鑫** 愿求您的镇宅之物——鼎。 **隆桂臣** (一惊)鼎 … … ?

**隆桂臣** 敢问金爷，是用这画儿来换?

**金鹤鑫** 七爷收下这件真品，以救燃眉!(将画展开)

**隆桂臣** 恕桂臣说句十年前金爷说过的一句犯行规的话：这 是——假的!

**金鹤鑫** 不……不可能不真!

**隆桂臣** 褚叔，把方才那张摊开，请金爷掌掌眼。远亲不如近 邻，桂臣跟金爷漏底，这是我做的第四张……我为了 应酬他们，我也是万般无奈呀!金爷，您怎么也 ……

**金鹤鑫** (惊异地)你，你敢欺官?你就不怕有人告发?

**隆桂臣** 你敢到哪位正在势头上的总长、次长家，指着他家厅

堂里高悬着的带乾隆天子御题的唐伯虎的大轴，说 一声这是假的?你敢，我敢；还是他敢?金爷，您的 画儿收好，最好往后叫它不见天日，传出去于金爷脸 面上不好看。(对众人)今儿的事儿，请诸位紧闭尊 口!

**金鹤鑫** (不死心地)慢，不!这……这是真的!

**隆桂臣** 真?(推开正对着的房门，里面墙上挂一幅中堂大 轴)真的——在这儿!

〔金鹤鑫哑然失色。 〔韩红木上。

**韩红木** 七爷，您可真够磨蹭的，致美斋的茶都喝了三壶啦! 少见哪，我的金爷!

**金鹤鑫** 我，成孙子啦! 〔切光。幕闭。

**第** **三** **幕**

〔1923年，秋天。

〔八大胡同里的二等班子。

〔虽不甚宽敞却也很雅洁的正厅，对面临街，左右通 着那些一小间一小间的客房。时光为上午。金鹤鑫

衣着阔绰，被水珠儿，小梅子及崔大了围伺着。 〔幕启。

水珠儿 金爷，您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地方儿天生是灯影几 里的活儿，您老人家可好， 一大清早就把我们姐妹给 提溜起来了!

**小梅子** 还不在乎这个，我受不了的是咱爷偏 一个向 一个 ——昨儿您给腊梅老二腕子上戴了一个玉的，别当 谁不知道!

**崔大了** 二位姐儿，嘴下留情，要给金爷区走了，今儿这台大 戏可就唱不成了!

**金鹤鑫** 你们哪，就像那槽头上的马驹子， 一把料送不到嘴里

头，就冲人咬吹儿来，梅子，兜儿里掏来! **小梅子** (掏金鹤鑫衣兜)嘿，大石榴儿!

**金鹤鑫** 金风送爽，这可是北京街面儿上的鲜儿，我可惦着咱 梅子。

**水珠儿** 净是嘴上的功夫，不稀罕，昨儿隆七爷给送来一大篮 子 ……

金鹤鑫 我哪儿比得了人家隆七爷呀，八间门脸儿的大古玩 铺子，外带茶叶庄，粮店，饭馆子不说，舍粥的粥棚没 断过火，人称隆大善人，他一跺脚那整条街都颤悠 ……比不了啊，我眼下就剩下这副衣裳架子了!唉， 落了毛的凤凰不如鸡呀!

崔大了 (赶紧巴结地)别价呀，(手在金爷身上比划着)有朝 一日这毛儿长起，凤凰还是凤凰，鸡也还是鸡呀!您 有这副架子。

**水珠儿** (跟金鹤鑫半撒娇、半挑逗地)什么架子，狗架子!

**金鹤鑫** (并不生气，颇得意地)好好好，小姑奶奶，就算我是 一条狗，那也是一条体面狗。不然，总长、次长们能 让我当他们大掌眼的吗?你水珠儿能这么抓着我不 撒手吗!

〔水珠儿佯装要动手。金鹤鑫告饶。

金鹤鑫 说了半天，七爷他人呢，不是昨儿晚上就过来了吗? 怎么还没起?八成，是让水珠儿姐给折腾“弹(tán)” 了吧!哈哈哈!

**水珠儿** 就这位爷，新鲜!昨儿在我那屋借的干铺。

**金鹤鑫** 谁知道是干哪，是湿啊，是不是，崔爷? **崔大了** 不知道!

**水珠儿** 崔大了，你装什么丫挺的!这事儿能瞒得了你?幸 好梅子昨晚屋子空着，我在她那儿寻的宿儿，要不然 哪 ……

**崔大了** 要不然就上我那屋了! **水珠儿** 去你妈的!

**小梅子** 水珠儿姐在我身边睡到半夜就折开烙饼了，想七爷 您就过去呗!

**水珠儿** 是有点儿犯难，我怕不过去对不住七爷，虽说是他请 我出的屋，可又怕过去了，他老人家对不住我……

**金鹤鑫** 嘿，好眼力!这位爷能耐都用在柜上了，这上头可就 差点劲儿了!

**水珠儿** 哪如金爷您哪，干什么都是状元，今儿晚上我候啦! **金鹤鑫** 你可真够仁义的!

水珠儿 什么话，干哪行得有哪行的规矩，这是喝们这行的德 行，不捉弄老实人，听说过没有，有在这儿花了钱，一 宿没成事儿出门就跳井的!

**金鹤鑫** 七爷也是，既这么着，今儿过来就行了，何必昨晚上 来借干铺呢?

**水珠儿** 说得也是，真是怪人，这不，一大早儿就遛虎坊桥去 了，还锁了门，拿走了钥匙，我也回不了屋。

**金鹤鑫** (若有所思，自语地)神出鬼没!(大声地)诸位，快收 拾吧，该摆的摆，该撤的撤，今儿可有大事将临!

**崔大了** 金爷，真格的，今儿到底有什么事啊，瞅您这劲儿怎 么跟要过皇上似的?

**金鹤鑫** (煞有介事)差不多呀!今儿要来大人物，商谈顶要 紧的国家大事。(神秘地)选总统!

**崔大了** (吓了 一跳)在们这儿? **金鹤鑫** 怎么?

**崔大了** (半信半疑)办这么要紧的事儿，在这地方?

**金鹤鑫** 办要紧的事儿，就得在这不要紧的地方。懂了吗? **崔大了** 不懂。

**金鹤鑫** 别小看了你们这地方，“两院一堂”,知道吗?(崔大

了摇摇头)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这一堂指的就是 八大胡同。现而今有哪两样东西最值钱，知道吗? 一个是国会议员， 一个是窑姐儿!选总统全仗议员 凑票数，对不对?那议员好多是打南边儿来的，不带 家眷，白天开国会，晚上这八大胡同就满是他们的天 下啦!两样儿，全贵!

**崔大了** 噢，难怪，这些日子天一擦黑儿，咱们这儿也开上会 啦!

水珠儿 金爷，别把我们姐们儿比得跟这个员那个员似的。 姐们儿挣钱凭的是本事，不像那些个人，也不像金爷 您，(卖娇， 一抹金鹤鑫的脸)凭得是心路儿，算计



**金鹤鑫** (摸摸水珠儿，神秘地)好好伺候着，今儿的事儿，关 乎着选总统 ……

**水珠儿** 总统?马桶!姑奶奶腿儿一伸，能踹倒金銮殿。您

不信?听说过我们师姐赛金花，赛老板吗 …… 〔吴先生进门。

**吴先生** 谁要踹倒金銮殿哪?好大的口气!金銮殿早让孙大 炮给踹了，就不劳姐儿的三寸金莲啦!

**水珠儿** 这位爷，说话真俏生，我认您当师傅?

**吴先生** 我可不敢收您这徒弟。姐儿说话嘴头子上悠着点， 前儿个连国会里头都动了手儿了!砸啦!

**水珠儿** 砸!喝们姐妹可不怕砸。金爷铺子里的珍玩玉器怕 砸，大老爷的公堂怕砸，砸了就没饭辙了，是不是? 姐妹的皮儿啊肉儿啊，身上长的，砸不坏是不是? (娇嗔地)别那么皱着眉头子较劲啦，吃了瓜籽儿吧! (嗑瓜籽，用舌尖送过)

**吴先生** (吃)真香! **水珠儿** 什么?

**吴先生** 舌尖。

**水珠儿** 真在行。看先生的穿着打扮，又在官府里干差事儿， 不像逛我们二等班子的!

吴先生 这叫惠而不费。时下你们和我们，两头儿正忙， 一等 小班儿都叫条子了，到这儿来，说不定还有那鸾哥儿 凤雏儿呢，你看，果然不假!

**金鹤鑫** 这是吴先生，也算是当今的铁腕儿，我请的客人。

**水珠儿** 知道，要不喝们敢这么放肆!吴先生 …… **吴先生** 打住，总长马上就到。

**水珠儿** (小声问金爷)金爷，总长是多么大的官儿啊?

**金鹤鑫** 这总长嘛……一会来了你就知道了，兴许来了 … … 〔二马弁上，随后总长。

**吴先生** 总座，请!这位金先生早就在这儿候着您了。 **金鹤鑫** 总长，金鹤鑫为您效劳!

**总** **长** 好，好，听说你给淘唤来不少珍宝啦!不是说京城有 三样儿东西最吃香吗?一个是住在棉花胡同的那些 议员，一个是(指水珠儿)她们，还有一个就是你们， 这些能给淘唤古董玩器儿的珍宝商人。小吴子，只 要咱手里有了这三宝，曹大帅的总统就当定了!哎 还有一位呢 ……

**金鹤鑫** 隆先生原本先到候着总长的，才出去一下，立刻就回 来。

总 长 这位隆先生也是有用之材，前些年从他那儿匀过几

张画儿，我家里那张唐伯虎画的美人儿图就是，真 迹!

**金鹤鑫** 嗯，真迹!

**总** **长** 这回的东西，也一准是真的喽! **金鹤鑫** 怎么敢糊弄您老人家呢!

总长 好，有隆先生这样的人操办，金先生掌眼，这一宝算 妥了，是佛头吧?

**吴先生** 对，佛头。

**总** **长** 另一宝呢?可得看准了，要个可人疼的。

**吴先生** 错不了，从小班儿叫的，没破瓜的雏儿。一会儿就 到，您一过眼，就连东西一块儿给老上司送过去。

水珠儿 (递茶)总长，喝杯菊花茶吧，败败火，您老人家整日 价操多少心哪!梅子，过来，甭怕，总长大人随和



总 长 嗯，小嘴儿真甜，可人疼。 **崔大了** 敢情!

总 长 叫什么?

水珠儿 水珠儿，爷! 总 长 水 珠 儿……

水珠儿 爷，那文词怎么说来着，水滴石穿，就算是石头人到 了喝们这儿……

**崔大了** 别跟总长大人这么没大没小的。

**总** **长** 怕什么!本总长就好吃个芥茉，酸鼻子辣眼儿打喷 嚏，图个痛快!

**崔大了** 痛快!痛快!

**总** **长** 人有所长，总有所短，一处不到一处谜。总说八大， 八大，这八大山人我刚闹明白，这八大胡同我还真说 不全。

**崔大了** 您老人家问我?

**水珠儿** 还不快给爷们报报名儿!

**崔大了** 爷听着，八大胡同是：博兴胡同、朱家胡同、石头胡 同、百顺胡同、小李纱帽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王寡 妇斜街。还有比这八大胡同名气小点的，总共十条： 王、蔡、朱、百、柳，石、广、火、燕、纱。大小不同，营生 都是一样的。

**总** **长** 听着不耳生。小吴子，差不离儿咱都蹈哒过。 **崔大了** 我瞧着您眼熟 … …

**总** **长** (瞪了崔大了一眼)嗯? **崔大了** 不认识!

〔老态龙钟的万一蒿上，着一小糖篮。 **万一蒿** 糖、豆、大酸枣!糖、豆、大酸枣!

**崔大了** 嗨嗨，老头儿，怎么不懂规矩呀?什么大酸枣儿?这

儿的姐妹儿要都想吃酸的，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 **万一蒿** 芝麻糖、烟卷!

〔水珠儿从他的篮中打开的烟卷盒里取出一支烟，点 着，塞到总长嘴里。

**万一蒿** 谢谢姑奶奶。 **水珠儿** 下次一块儿给。

**万一蒿** (絮叨地)列位高人，早先，这地方是庙，是庙…… **崔大了** 这儿议论国家大事呢，快走!

〔万一蒿转身，走到门口，正遇隆桂臣进门。 **隆桂臣** (见万一蒿一惊)万叔!您……您这是 ……

**万一蒿** (细看)小臣子……认识!(转身)列位高人，早先，我 跟他爹一块开铺子，他刚这么高，就爱吃我鼓捣的零

碎唔的，如今晚儿这零碎儿成了我的正业啦! **隆桂臣** (十分动情地)万叔，有羊胡子糕吗?

**万一蒿** 还是小时候的口儿，等着，等着…… **隆桂臣** 万叔，等等!(掏钱)

**万一蒿** (头也不回)等着，等着 …… (下)

**隆桂臣** (望着万一蒿的背影)四十年前闻名九城的收藏家， 鉴赏家……如今， 一个糖篮子!(从坐的位置认出身 份)总长，吴先生，告罪告罪!我是起大早赶晚集。 在胡同口儿喝了两碗豆汁儿，就耽误了，没想到您二

位来这么早!金爷! **吴先生** 总长心急呀!

**金鹤鑫** 七爷，我还以为你跟总长捉迷藏呢!

一 **隆桂臣** 隆七怎么敢呢?总长，您要的东西，隆七昨儿晚就送 过来了。

总 长 在这儿交货。

隆桂臣 这儿僻静，免得招摇，不好吗。 总 长 (赞赏地)隆先生是个妥当人。

隆桂臣 水珠儿姐，对不起，还要开你的房门。崔爷，帮个忙! 〔隆桂臣、崔大了从水珠的房间里抬出一尊石佛头。

**崔大了** (嘟囔)佛爷，您在我们大小姐床板底下委屈了一宿， 可别想还俗啊!

**水珠儿** (瞟了隆桂臣一眼)买卖人，天生透着个别，这冰凉梆 硬的，生要它，不要我。

**金鹤鑫** 来吧，我都要，咱们这边儿松散松散，等完了事儿，我 请大伙吃饭!(几个人随金鹤鑫进里边房间)

〔总长、隆桂臣、吴先生看佛头。 总 长 隆先生，佛头是真的吗?

**隆桂臣** 回总长话，佛头是真的! **总** **长** 怎见得?

**隆桂臣** 您看这石料刀工，您看这品相神态，您再看上千年的 雨露风尘留下的印迹……一句话，不差一毫!

总 长 什么担保? **隆桂臣** 性命担保!

总 长 好，有隆先生这句话，大总统的一条大腿算有了! **隆桂臣** 总长，您这话……

**总** **长**吴先生，给他讲讲。

吴先生 隔行如隔山，我跟您从头儿说。国会议员总数八百， 号称八百罗汉。要保咱们曹锟曹大帅当总统，能让 四百个罗汉投票赞成就行。总长结交的这位爷手里 攥着一百罗汉。只要把佛头再搭一个小妞儿送过 去，这位爷再把佛头送给一位外国爷，小妞儿留着自 用，这四分之一的选票就到手了，不整合总统一条腿 吗?这是够绕脖子的。

总 长 过八月节就该投票了，眼下正是要紧的时侯。老弟， 我们这行也不好干，从打入了民国，总统都跟那走马 灯似的，我们这道号儿的，简直就成了月份牌儿，随 手撕。为选这姓曹的当总统，我们这头儿是贿选，对 家儿是贿不选，那些老狐狸议员，从贿选的这头儿拿 了大洋五千块，再从贿不选的那头拿大洋三千块，八 千块到手，打张车票天津啦!这几天火车站两头儿 都下了密探，看谁敢跑!行啦，隆先生，你都明了啦， 这佛头，您开个价吧!

隆桂臣 总长大人，又说笑话，跟您还能袖筒对袖筒吗?等您 的大事办成了，过了八月节，曹大帅搬进了总统府， 您过句话，托吴先生把那点酬劳送到舍下，就行了。 还托总长，以后再有选总统的事，倘若用得着小店，

一定尽力，只求早点儿知会一声，这回过于急了点 儿!

总 长 说得上道儿，不愧是买卖世家。这回也是急了点儿， 先头没想到用佛头不是，亏了这是要个石头佛头，要

是让请个活观音还真麻烦，哈哈哈…… 〔金鹤鑫上。

**金鹤鑫** 听您老这一笑，大事定然是办妥了。总长，我和桂臣

说点儿兄弟间的小事。

**隆桂臣** 回店房小酌几杯，叙叙旧?

**金鹤鑫** 就在这儿说吧。总长，不妨碍吧!

总 长 好，好!本人出身行武，是个粗人，二位玩儿的是细 活儿，文差事儿，说说你们的行中事，让咱也开开耳 朵 。

**金鹤鑫** 仁兄，好久没共事了，你还是这么有心胸，有气魄，大 手笔呀!

**隆桂臣** 当着总长，金爷有意架弄我。这一买一卖，对你金爷 来说也是常事啊!

金鹤鑫 不，今天的事可不寻常。它关乎着选总统，可谓通着 天，佛头要漂洋过海，可谓跨着国。事成，桂臣兄可 是一步登天；事败……

**总** **长** 谁说败?凭什么败?败了我怎么办?败了，不是人 杀我，就是我杀人!

**金鹤鑫** 桂臣兄听见了，这么大的风险，你敢承担，兄弟实实 佩服你的胆量!

**总** **长** 金先生说得对，干什么都需要个胆量，没胆量，老子 能有今天!

**隆桂臣** (始显骇然)鹤鑫兄，金爷，您今天这是 ……

金鹤鑫 今天，哈哈，今天我要成全你，成全到底。 隆桂臣 兄弟感恩不尽!

金鹤鑫 总长，您今天用的是桂臣兄淘唤来的佛头吧? 总 长 现摆着的，你老弟怎么尽说车轱辘话呀?

金鹤鑫 隆家老宅中还有一件镇宅之物，您不想要吗?

总 长 什么?

金鹤鑫 一尊宝鼎。

总 长 不要，要是宣德炉还差不多。 金鹤鑫 那可是好东西呀!

总 长 君子不夺人之美。

金鹤鑫 桂臣兄，既是总长不赏你脸，那就匀给小弟吧! 隆桂臣 (气得浑身发抖)你……你要干什么?

金鹤鑫 出手一个，搭上一个，有的是真搭不真，有的是不真 搭真，这是咱们行中常有的呀!

隆桂臣 金鹤鑫，你欺人太甚!

金鹤鑫 桂臣兄，我从来不想欺你，总是帮你兜着，裹着，让你 渡过难关。在论的礼尚往来，总要有吧?今天的事， 只求你一个鼎，旁的一概打住，怎么样?

隆桂臣 鹤鑫兄，你可真是异想天开呀!二十年前…… 金鹤鑫 说眼前的吧!给不给?

隆桂臣 你怎么敢!

金鹤鑫 那好!按通格，这佛头理应出自大魏年间，对不对? 隆桂臣 对!

金鹤鑫 按方位，在石窟的第五窟，对不对? 隆桂臣 对 。

金鹤鑫 按标号，末两位数为98,对不对? 隆桂臣 对。

**金鹤鑫** 对!对!对!难道你就没有想到佛头一旦运到海 外，就要开记者招待会，好事者就要探佛头的产地和 由此而可能引发的事情败露的后果……佛头!人

头!总统!七爷，你心里就真的那么坦然? **隆桂臣** ( 颓然)不 … …

**金鹤鑫** 我金某人既是总长花钱雇的大掌眼的，就不能不说

句真话，说句咱行中最忌讳的话：这佛头是假的! **总** **长** 假的?隆先生，这佛头是假的吗?

**隆桂臣** (无法抵赖)总长，治我的罪吧!佛头不真 ……

总 长 一个原告，一个被告，都说佛头是假货，你们内行人 串通一气，蒙我这外行人，拿我当猴耍，是不是?拿 选总统当儿戏，是不是?你们叫我怎么回命?叫我 怎么交差?这不是往绝路上逼我吗?

**隆桂臣** 一时催得紧，只好出此下策，总长海涵!

**总** **长** 我“涵”得了吗?你为什么不铁嘴钢牙，说它是真的 呢?

**隆桂臣** 因为它不是真的。

**总** **长** 石料，刀工一毫不差，品相、神态一毫不差，你敢拿性 命担保，是你说的吧?

**隆桂臣** 是，统归一毫不差，敢用性命担保!

**总** **长** 那，为什么不是真的?

**隆桂臣** 因为……是做出来的。

**总** **长** 做得像就好，做得好就成。还啰嗦什么?

**金鹤鑫** 回总长，那真的——还在呀!专门作对的贿不选的 那一派八成是探着咱这边的风声，特意找了外国记 者到那里拍回来照片，那佛头还原封长着呢!总长， 您老有心思看看吗?

〔总长不语，全场静得十分紧张。突然总长哈哈大 笑，笑得隆桂臣、金鹤鑫毛骨悚然。

总长二位不愧是古玩行里的人尖子，隆先生有胆，有量，

**隆桂臣** **金鹤鑫** **隆桂臣** **金鹤鑫**

总 长

**小梅子**

金先生神眼，厉嘴。好，佛头之事，二位算是把心思 都用到家了。也有你们用不到的地方，前儿后晌，我 的把兄弟孙殿英派他手下弟兄，用一包子炸药，已经 把那个(指佛头)长着的炸掉了!快马送来了无头佛 身的照片——你们想看看吗?

炸了?!(大惊)

我有罪呀! 唉，全完!

不管是真佛头，是假佛头，只要能让曹大帅当上总 统，它就是佛头。是这个理儿吧，隔着行的老二位? 本来呢，本总长有意提拔提拔二位，论功行赏嘛，是 吧，吴先生?可是呢，看二位今天的形迹，干你们那 行是老大，干我们这行还生点儿，就还做你们的小买 卖儿吧!还有一句话，钱上绝亏不了你们!行啦，就 这么的吧!

(不满足地)哟，这就完啦，没劲!

**水珠儿** (小声)瞅见了吧?总统，总统是假的，佛爷，佛爷是 假的，就他妈姐妹儿的肚皮是真的，呸!

总 长 隆掌柜，松快松快吧，有什么真的，亮一件，叫咱开开 眼 。

隆桂臣 来的时候，就预备下了——不是还要从小班里领一 个妞儿吗，我送一个簪子，真东西，赔总长的情，赎我 的罪!

总 长 ( 打 趣 地 ) 你 怎 么 又 来 了 !

〔崔大了领进两个女人来。走在前面的是倪香，她风 尘多年，现为俏丽的少妇模样，后跟着尚未成年的春 桃姑娘。

**倪** **香** (看手里的字条)我们是按条子上写的地点找来的， 哪位是吴先生?

**吴先生** 你们是宜春小班儿的? **倪** **香** 回爷的话，是。

**吴先生** ((指小妞)她就是那个春桃姑娘? **倪** **香** 是 。

**总** **长** 你叫什么?

倪 香 回爷的话，倪香。

**隆桂臣** (脱口，低声)倪香…… 〔倪香只假做浑然不觉。

**总** **长** 倪香! 倪 香 伺候爷。

总 长 你送来的这个“桃儿”,模样儿挺俊，嫩得掐出水儿 来，可惜生点儿，主家有了点儿年纪，想要一个又能 陪房又能扶侍，年岁上长一点儿，活儿上熟一点儿 的。我看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风韵满有，还能“招

练”一气。就你吧，愿意吗? **吴先生** 回总长的话，愿意不愿意? **倪** **香** (点点头，低声)没想到。

〔春桃、倪香互望着。

总 长 国家大事，哪能都让你们想到啊!(端详倪香)嗯，说 不定还能给我们老上司生两个少爷呢!就这么定了 吧，小吴子?宜春小班那边你去办。

**吴** **先** **生** 合适，再合适没有啦!

**总** **长** 隆掌柜，快把你那个真物件儿赏给她吧!倪香姑娘， 让隆掌柜给你戴上簪子，这可是真家伙。

〔隆桂臣手拿簪子面对倪香，二人互望无语，倪香转

身面向观众，隆桂臣站其身后，给倪香戴在头上。 **隆桂臣** 交个好运!

**倪** **香** 托爷的福，谢谢爷!

〔倪香在隆桂臣的注视中，默默告别，转身走去。众 随下。

〔万一蒿汇糖篮，手揣一黑瓷碗上。 **万** **一** **蒿** 孩子，羊胡子糕，吃吧!

〔隆桂臣接黑瓷碗， 一缕光照隆桂臣，收。 〔幕闭。

**第** **四** **幕**

〔丁丑年岁末，又是腊月二十三。

〔二幕时的隆家后院，厢房及迎面后舍依旧，后舍门 闭着。架上藤萝虬枝枯瑟。时为黄昏。夕阳斜晖映 着堆在院里的箱笼什物。裱画用的长案和大缸还 在。

〔谭派京剧名段：“……一来是马谡无谋少才能，二来 是将帅不和失街亭。连夺我三城多侥幸，贪而无厌

…."

〔幕启。隆桂臣从厢房内走出，手里端着祭灶用的碗 碟，内装糖瓜等物。他步态已显沉滞。

**隆桂臣** (自语)腊月二十三，糖瓜粘，粘住灶王爷的嘴，上天

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哼哼，保平安…… 〔隆妻站门口。

隆 妻 他爹，给咱爹上供的鲜货、果子都备好了，你来摆吧! **隆桂臣** 立秋呢?

**隆** **妻** 帮着那院老韩大叔装车去了，回来就立马儿收拾咱 这几个箱子。

**隆桂臣** (慨叹)那屋祭灶，这屋祭爹，忠孝满门……落个逃 难 !

隆 妻 不是我说你，光咱一家愁死也没用，天塌下来有大汉 顶着呢，可京城不都这样吗，光咱家新鲜?说一千， 道一万，保命要紧。宝龙他妈带孩子回娘家也不说 早点儿回来，准知道今儿小年下，又是爷爷的忌日



**隆桂臣** 过两天回来也好，亲家在城外，那边儿兴许乱得好点 儿。

〔隆妻接过碗碟进屋，隆桂臣在院中徘徊，有隐隐炮 声传来。夹杂着寒风中枯藤枝叉的撞击声。

〔秀王爷匆匆上。

**秀王爷** 七爷，我没晚吧?无论如何，您得把它给我装进箱子 里，多絮点麦秸子，别碎喽。 ……(掏出那只宝贝碗) 托韩爷，带到乡下去。说归其，这碗能到今儿个，我 得谢谢七爷您，就由打那年，我就锁在家里啦，您的 钱我可花了不少。眼下惨啦，这钧瓷碗满世界都是，

卷爷说，鬼市上一脚能踩碎三! 〔小卷包上。

**隆桂臣** 哟，卷爷，王爷正念叨您呢!瞧您这大包儿小包儿

的，一准是由鬼市儿上来。

**小卷包** 鬼市?出门儿就是!满街跑鬼子，北京城都成鬼城 啦!

**隆桂臣** 自打芦沟桥开战就没见您，就在家里“猫”着来?

**小卷包** 哪能呢?年头乱，人贱东西贱，明摆着的，命都难保 了，谁还要这纸片子、烂罐子?趁这会儿，抓点儿秀 气玩意儿，等年头儿一缓……

**秀王爷** 知道您这叫干什么吗?发国难财!

**小卷包** 您这可是奉承我。就凭我，想发也够不上啊!

**隆桂臣** 自古买卖买卖，有地儿买可没地儿卖呀!

**小卷包** 这不给您送来了吗?咱都交韩爷呀!乡下那么大地 方，哪不能挖个坑埋了啊，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 藏”嘛!

**秀王爷** 哟，这跑鬼市儿的爷们儿什么时候也长学问啦?让 您这么一践，我想起来了，咱们行中的大学问——叶 先生呢?

**小卷包** 别提了!让他的学生气死了。 **秀王爷** 他的学生?

小卷包 那个东洋人，黑山哪!头半年，师徒俩就掰啦!叶先 生说：他这是猫教老虎反遭虎咬!那黑山摇头晃脑， 满宫满调， 一字不走地来了两口儿老谭派的《空城 计》:两国交锋龙虎斗，各为其主统貔貅。叶先生听 罢，“啊呀”一声，当场气绝，死啦!

**秀王爷** 叶先生一辈子潦倒，临了儿刚烈，漂亮，咱们行里，拔 了尊啦!

小卷包 七爷，不是在您面前买好儿，这些日子，我往隆福寺 跑了三趟，我想这天下一乱，您找的那尊鼎可能要出 世!

**秀王爷** 我也这么想，水浑了，出大鱼!

**隆桂臣** 我替老爷子谢谢啦!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有白交 诸位!当年，为了讨老爷子的安生，在诸位的眼皮底 下，我做了那只假鼎，被那位金爷一语道破，叫我这 亲儿子气死了亲爹!发丧了老人，我就把那假玩意 儿化成了铜水儿，心里发狠，找回真的，赎我的罪过! 可每年逢老爷子忌日，我还是摆一尊单鼎，到今儿， 整整摆了三十六个年头啦 ……

**秀王爷** 趁时下乱，找到它。大乱而分，大乱而合，是常有的。

**隆桂臣** 诸位老世交，不必费神了。我心里似恍似惚地觉着， 它是在一个人的手里头，这个人也围着我转了三十 多年 … …

**秀王爷** (像是悟到)是他 ……

〔倪香上，腋下夹着布包。 **倪** **香** 隆七爷在家吗?七爷 ……

**隆桂臣** 您 是…… **倪** **香** 倪香。

**隆桂臣** 倪香姑娘?

**倪** **香** 七爷，您好!还姑娘呢，早就老太婆了! **秀王爷** (激动地)香!

**倪** **香** 秀爷……(哭泣，欲跪)

**秀王爷** 快起来!这会儿不是哭的时候……秀爷的眼泪，由 打甲午年，庚子年……就截住了!

〔隆妻出门来。

隆 妻 香姑娘!在别处可真不敢认了。

**倪** **香** 大奶奶，您好!秀爷带我来见您的那年，我刚十三。 长话短说，各位也都不是外人，我在的那家人，都四 散了，东西卷走了，就剩这几幅字画。我知道是真 迹，就给七爷送来了，幸好路上没遇到鬼子盘查。

小卷包 (来神儿)快，打开媵媵!瞒不了七爷您哪，在下南城 有名的“卷半尺”不管什么画，只要打开半尺……(一 嗅)就能断出真与不真。

**秀王爷** 卷爷，快收起来吧，都什么时候啦!

**小卷包** (顿足)王爷，您就让我过这一回瘾，行不行啊?还有 这满院子的宝……看一眼少一眼啦!天爷，咱们怎

么就混到这份儿上了 …… (跪地抚箱号啕) 〔韩红木上，抱一酒坛。后跟隆立秋。

韩红木 赖谁呀!秦始皇老小子硬朗儿地活着得了呗，非找 什么长生不老药!五百童男童女，走的时候赤手空 拳，回来飞机大炮!立秋，把这坛子酒给你爷爷供 上，老爷子喝剩下的，咱老少爷们儿喝。一点就着火 苗儿的衡水老白干儿，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好这一 口儿!

〔隆立秋接过酒坛，放在后屋窗台上。韩红木同各位

打招呼。隆妻同倪香进屋去。

韩红木 七爷，装车吧?——立秋，抬箱子。

〔隆立秋和一伙计往外抬箱子。

**隆桂臣** 韩爷，看打扮，今儿又亲自掌鞭儿?

**韩红木** 什么话呢!这是满车祖宗啊!车交别人赶，我放心 吗?别看七十挂零儿了，上辕儿下辕儿的，还挺利 索。

**隆桂臣** 老哥，托咐给您啦!(欲下跪)

**韩红木** (忙搀住)七爷，您别这么着，我受不了……(哭了)家 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这理儿我懂!运到乡下，拣 个月黑天儿，找个苇塘边儿，背静地界儿，挖个大坑， 撒上石灰、锯末、碳渣子，桐油布包上，埋得严严儿 的，等这些不足四尺高的两条腿的畜牲滚了，我再刨 出来，原封儿送回。(低声)您那个镇宅的物件儿，搁 在哪个箱子里了?我得格外在意呀!

**隆桂臣** 没有放进箱子里。 **韩红木** 信不过我韩某人?

**隆桂臣** 既是镇宅物，就不能离宅，它得随着我，不，我随着

它。

**秀王爷** 韩爷，把我这碗也送走，可箱子里不牢靠，您高看一 步，揣在怀里吧!

韩红木 行啊，正好一边一个——我这边儿揣着个蝈蝈葫芦 呢!

〔忽然传出蝈蝈的叫声，众静听。 **小卷包** (咂舌赞叹)韩爷，您可真是韩爷!

**韩红木** 人哪，到什么时候都得给自个儿找乐儿! 〔金鹤鑫提包上。

**金鹤鑫** 七 爷 ! **隆桂臣** 金爷!

**金鹤鑫** 哟，各位老相识，都在这儿! **小卷包** 金爷，还认识?

**金鹤鑫** 甭管怎么变，到了这架老藤萝底下，就都现出老模样

来了。卷爷发财!王爷吉祥!韩爷怎么样?

韩红木 不好也不赖，老伴儿去世了，又续了一房，孩子们都 大了，该享两天福了，年头又乱了，凡人，凡人，没有 不“烦”的时候。金爷，您这一到，咱这老三家儿又齐 啦 !

金鹤鑫 别提了，由隆福寺搬来，此地十年，又人不人，鬼不鬼 地搬走，往后就是散仙一个，没挣下什么,也没丢了 什么。

韩红木 好劲!那天可真热闹到一块儿了，您开张，我娶媳 妇，老隆爷祝寿……(忽然停住)

**金鹤鑫** 我对不住七爷，那天我在这儿说了一句不该说的真 话……今天是老隆爷的冥寿日，我来祭奠祭奠。

**隆桂臣** 谢谢金爷!

**金鹤鑫** 就请七爷按往年惯例，把鼎请出来吧! **隆桂臣** 那尊假鼎我已然化成了铜水。

**金鹤鑫** 求七爷请真鼎——那尊真鼎，三十六年再没见过! **隆桂臣** 您总算是见过，那一尊真鼎，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金鹤鑫** 七爷，鹤鑫给您送过来了。

〔金鹤鑫把一个红布包放在了条案上。 **小卷包** (急不可耐)就请金爷打开吧!

**金鹤鑫** (望着隆桂臣)我是以真求真~—

〔隆桂臣进箱房取出盖着红布的鼎来，置条案上，掀 去红布，现鼎在托盘上，托盘空着一半。金鹤鑫打开 布包，现鼎，将其放置在托盘上。

**小卷包** (看着嗅着)真，真，必真无疑，王爷，鼎成双啦! **秀王爷** 成双宝鼎，隆老爷子，老世交 … …

**隆桂臣** (久久盯住双鼎，然后似疯似痴，似哭似笑)哈哈哈哈 …… (一把拽住金鹤鑫)姓金的，你，你终于耐不住 了，拿出来了，送来了!你，你想干什么?你拿它，来 往我心上捅刀子，是不是?你想乘国难，发大财，是 不是?你怕东洋人搜查?把它甩给我?让我背一个 欺祖宗、丢国宝的罪名，是不是?你……

**秀王爷** 真要这么着，金爷，您可损了点儿!

**金鹤鑫** 七爷，您想错了!三十六年前，我是为鼎而来——你 们说的隆福寺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家父!这几十 年，您在明处，我在暗处，我暗的围着您明的转，碰一 次，我吃一次亏，今，我带鼎来……

〔黑山上，后跟一黑衣人。黑衣人始终站在门口。 **隆桂臣** 姓金的，你看看你把谁引 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金鹤鑫** (回首大惊)黑山，你? ……

黑 山 隆先生，请不要误会，不是他引我来的，是我跟他来 的——金掌柜，对不起!

**韩红木** 黑先生，打头回见面，你就说话绕脖子，他引你，你跟 他，这不一样吗?

黑 山 他不引我来，他是君子，我跟他来，我是君子，今天是 宝鼎会宝鼎，君子会君子。

金鹤鑫 黑山先生，你为什么要跟踪我?我前脚到，你后脚 来，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唉，我，我怎么这么

倒霉呀!王爷，韩爷，卷爷，他可不是我勾来的! 黑 山 隆先生，我是为宝鼎而来……

**金鹤鑫** 桂臣兄，容我先说——我抢个原告吧——这个黑山

先生，我已经有几年没见了，对不对? **黑** **山** 是的。

金鹤鑫 前些天，有一个和您阁下相熟的人，悄悄告诉我，有 一个鬼子长官，哦，对不住，说这位带枪的爷要搜寻

一对鼎，带回日本国，对不对? 黑 山 是的。

金鹤鑫 桂臣兄，我可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再怎么着，咱们也 是一家子!我就带着鼎来，以真求真，思摸着两尊鼎 我都带上，出城远走。刚到，他就来了。

**隆桂臣** 黑山先生，久违了!此来该不是帮那位带枪的爷搜 寻鼎的吧?

黑 山 这位虽是一个舞刀弄枪的家伙，倒有一片孝心，寻一 对鼎回去，为他的老母祝寿，也让他家里人知道他已 占了……

小卷包 (指隆桂臣、金鹤鑫)您等等儿，我怎么听着这么别 扭，拿他爹一个鼎，拿他爹一个鼎，回家给他妈祝寿!

这，这理儿上说得过吗?

**隆桂臣** 我的鼎您见过，他的鼎八成您听说过，又是行中人，

长官逼到头上，没办法，您才来的，是吗? **黑** **山** 我自愿来的。

**隆桂臣** 自愿来的，为什么?

**黑** **山** 很简单，好东西谁不爱，他爱，您爱，我也爱，为保这 鼎不受损害，我来帮您哪!京城丢了，乡野丢了，我 并不赞成我的那些同胞干了太多太多的辱没斯文的 勾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真怕这些珍宝一旦

有失啊!找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不好吗? **隆桂臣** 我的鼎，您拿走?

**黑** **山** 不肯，是吗?我知道，你们国人有时候太拘泥一些， 一些……啊，譬如说爱国……

隆桂臣 您错了!您白白在这条街上走了几十年，看来您还 没上道儿!国谁不爱?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连一个 小蚂蚁还知道把一口食儿往窝里叼呢!可我们不是 战死沙场的大将，我们是买卖人，我们鼓捣的是玩意 儿。这玩意儿是什么?是我们的命根子!这上面有 精血，有神灵，有不死的祖宗。有父母老家儿!

**黑** **山** 借用借用，不可以吗? **金鹤鑫** 借用，什么时候还?

黑 山 等这条街太平了的时候，等诸位有能力保住你们的

玩意儿，不受损害的时候。 韩红木 那要等到驴年马月呀!

黑 山 是啊!我太爱这个地方啦，爱这个大聚宝盆，不愿它

的一沙一砾受到损害，可惜了儿，损害得太多了!圆

明园，你们保住了吗?园中车载斗量的珍宝，你们保 ·170·

t

住了吗?近说芦沟桥、北京城，你们保住了吗?哦， 庚子之战的时候，亲眼见贵国绝宝《永乐大典》的总 目，被欧洲大兵拿来垫了床板……想想，我都想大哭



**金鹤鑫** 黑山先生，您这是登着门儿骂祖宗!

**隆桂臣** ……儿孙还不敢还言!不是吗，这个人家儿，儿孙比 祖宗更无能!有德性的祖宗，有火性的儿孙，你们在 哪儿?

**金鹤鑫** 七爷，今日前来，我是以真求真，以鼎会鼎，既然不肯 相让，你我还各保一尊，金某拜别了!(欲收鼎)

黑 山 金先生，不妥!当年大乱，你们的父辈把鼎分开了， 今天，冥冥中一股力量，把它合二为一，万万不可再 分。分开各是五，合起来大于十。不过，叫我怎么说 呢，我实在怕那些我并不赞成的拿枪的同胞干出有 辱斯文的事来。让这样的宝物毁于一旦，我怎么忍 呢!

〔一黑衣人上，悄悄站立在门口。街上传来队伍行进 的脚步声。

**金鹤鑫** 七爷，“人在物在!”——这是我爹说的呀! **隆桂臣** “人在物在!”这句话我爹一辈子没离过口。

**黑** **山** (诱惑地)就交我，替老人家，把鼎好好收存，保证人 在物在，如何?

隆桂臣 (低声反问)交你?……等一等!(环视院落)老阳儿 下了藤萝架，韩爷，启程吧!带上几个糖瓜儿，黄土 道上祭一祭灶王 ……

**韩红木** 放心吧!先喂喂那会拉车不会说话的哑巴畜牲去! (瞪黑山一眼，下)

〔秀王爷摸摸兜子里的碗，欲追又止。

**小卷包** (踌躇地)七爷，七爷，我也转转鬼市儿去?兴许能捡 个漏儿唔的。

**隆桂臣** 卷爷，您好眼力，多抓几件秀气的，日后发财!

〔小卷包下。 **隆桂臣** 王爷 … …

**秀王爷** 我没事儿，陪着二位!

**隆桂臣** 这两尊鼎，今天就要借走吗，黑山先生?

黑 山 抱歉，就是今天。那位长官带上它，连夜回国，因为， 明天是他母亲的生日。

**隆桂臣** 贵国长官如此孝母，敝国小民敢不敬父吗?鹤鑫兄， 您这尊鼎交我，行吗?

**金鹤鑫** 桂臣兄，鼎交您了!

**隆桂臣** 就要您这句话。今天是家父的冥寿日，隆七用重逢 的两尊鼎祭一祭父亲，然后再把它们奉借别人，行 吗，黑山先生?

黑 山 (恭敬地)您请! **隆桂臣** 立秋，开门!

〔隆立秋开后屋门，并搬入酒坛，可见香案、灵牌、蜡 烛诸物。

〔隆妻、倪香闻声走出，站在厢房门口。

**隆桂臣** 告诉你妈，想着祭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

〔隆桂臣托双鼎进门置鼎案上，回身将门紧闭。有 顷，闻其大呼：“爹——”随即两记铜器落地碎声，火 光骤起。

**隆立秋** (推门不开)爹!

**金鹤鑫** (惊呼)爹!(跪地)

**秀王爷** (从容地)黑山，东洋人，爷今儿再教你句中国古话：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高举钧瓷碗，摔碎在地) 黑 山 (跪地)中国人 ……

〔韩红木喊声：“驾!”紧接一个响鞭：“啪!”銮铃震响， 车声鳞辑……

〔高亢的谭派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 如反掌保定乾坤 …… ”

〔 幕 落 。

**香港之梦**

白 刃

白刃，男，72岁，福建省人，著名作家、剧作家。一九三六 年参加革命，现任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剧协理事、侨联委员。 主要作品有小说《南洋漂流记》、《战斗到明天》,电影《兵临城 下》,话剧《糖衣炮弹》、《白鹭》等。

**人** **物** **表**

伍默滔 五十一岁。“黑医生”。原为内地某大医院

外科主任。

周茵娘 四十九岁。女工，伍默滔的妻子。原为内 地某中学教员。

伍小珍 十七岁。中学生，他们的女儿。

方觉非 四十八岁。先为杂工，后为亚细安贸易公 司经理。周茵娘的表弟。原为内地某植物 研究所的研究生。

沈梦兰三十五岁。家庭护士。方觉非的妻子。原 为内地某医院护士。

李长泰 三十六岁。汽车司机。

杜少白 五十五岁。诗人、专栏作家。

万克强 三十八岁。亚细安贸易公司总经理。方觉 非的学生。

陈莉莉 二十七岁，万克强的秘书。

凤妹二十二岁。偷渡者，沦为“捞女”①。

小 咪十八岁。伍小珍的同学。“鱼蛋妹”②。 麦老千 四十多岁，黑龙会的小头目。

龙二三十多岁。 烂 仔 二 十 多 岁 。

阿 庚 二十多岁，汽车工人。

**注：** ①妓女。

②伴酒女郎。

〔一九七八年春天，黄昏前。

〔九龙火车站附近轮渡码头一角。小树，花坛，洋灰 做的椅桌，灯柱，抽象派雕塑。

〔栏杆外是维多利亚海峡。海上不时有水翼艇飞驰 而过，附近传来阵阵短促的汽笛声。

〔海峡对面是香港的高楼大厦。

〔凤妹穿着时新衣裙匆匆上场，神色慌张，东望西瞧。 先躲到雕塑背后蹲下，旋又跑到两棵小树后面，一声 汽笛吓了她一跳，急忙从渡口的一方跑去。

〔麦老千、龙二和烂仔从另一方急上，三人在花坛、雕 塑、小树背后搜索。

麦老千 丢老母①!这鬼妹子跟咱们捉迷藏啦! 烂 仔 明明看她往这里跑，怎么就不见了?

龙 二 是你眼睛看花了吧?火车站那边人多她不去，干么 往这海边跑?

麦老千 再好好找找，咱们分头找。

龙 二 找了一下午，腿都跑断了，连凤妹的影儿也没见到， 再找也是白费力气!

麦老千 凤妹是我花了一万银纸②,从蛇头③那里买来的，就

让她白白跑了?

龙 二 这二年你将她当摇钱树，捞了十几万元，大大够本 啦，你就积点阴德吧!

**麦老千** 凤妹现在正走红，又年青又漂亮，客人都喜欢她，一 定得找回来!快找去!

〔三人分头下。方觉非和沈梦兰上。 一个拖着行李 袋，一个提着小皮箱。

**方觉非** 是这地方吧?

**沈梦兰** 看样是。(环顾)瞧这抽象派雕塑，不正是表姐给咱

们寄的那张照片吗? **方觉非** 默滔和茵娘还没到。

**沈梦兰** 八成咱们到早了。茵娘信上说，咱们从广州乘头班 火车到深圳，到深圳、罗湖两个海关检查，再坐火车 到九龙车站，得天黑才能到。

**方觉非** (看手表)天不早了。 **沈梦兰** 歇息等着吧。

〔二人坐下。麦老千上，打量他们。 **麦老千** 二位是刚从内地来香港的吗?

**沈梦兰** 是的。

**麦老千** 看见一个靓妹子④到这里来吗? **沈梦兰** 什么靓妹子?

**麦老千** 一个漂亮姑娘，穿着白绣花上衣红裙子。 **沈梦兰** 对不起，没有看见。

〔烂仔和龙二上。

烂 仔 麦老细⑤!有人看见凤妹往轮渡那边跑，说不定她

想混在人窝里过海去。 麦老千 走!追去!

〔麦老千、龙二和烂仔同下。码头上的路灯亮了，海 峡对面高楼大厦的万家灯火大亮。巨幅的日本电器 和美国香烟等大小广告牌闪烁着。

沈梦兰·(惊喜)啊!多么美丽的香港夜景呀! 方觉非 是比二十年前漂亮。

沈梦兰 这样好地方你还不想来呢!真是个书呆子! 方觉非 (长叹)唉!

沈梦兰 太美啦!太美啦!

〔伍默滔和周茵娘上。

周茵娘 觉非!梦兰!你们早到了。

伍默滔 真抱歉!我们来晚了。 〔四人热烈握手，拥抱。

周茵娘 让你们久等了。 沈梦兰 我们也是刚到。

方觉非 今天过关的人不多，我们的行李简单，所以提前到

了 。

周茵娘 我说早点来，接客的总该先到，默滔忙着给病人看 病，真对不起!

沈梦兰 茵娘，自家人不用客气，反正见面了。我真高兴啊!

周茵娘 几年不见了，我们也很高兴啊!知道你们办好出国 手续，日夜盼着你们呀!

沈梦兰 香港太美啦!早就应该来呀!要不是觉非犹犹豫

豫，去冬就该到了。茵娘，你的女儿呢?长大了吧? 周茵娘 小珍十七岁了，正在念中学。

伍默滔 有话回家说吧。 沈梦兰 离家远吗?

周茵娘 乘轮渡过海，上岸走几分钟就到了。

**伍默滔** **走** **吧** **!**

注 ： ①他妈的。 ②钞票。

③引渡犯。香港叫偷渡犯为“人蛇”。

④漂亮的姑娘。 ⑤老板。

二

〔同一天，黄昏后。

〔“梦之花”俱乐部门口敞厅里，传出迪斯科音乐和歌 声。

〔凤妹慌张跑上，想进俱乐部，看见有人出来，急下。 〔伍小珍从门内出来，小咪跟在后面。

小 咪 小珍!小珍!怎么跑啦? **伍小珍** 不行，我跳不好。

小 咪 跳不好我教你。迪斯科嘛!爱怎么扭都可以。(随 音乐扭动)就这样，跟我跳。

**伍小珍** (学她扭动)我家里有事，表舅和舅妈今天从大陆来 香港，我得早点回家。

小 咪 你不是说他们七、八点钟才到吗?还早呢，跳吧! 〔二人狂舞，边跳边说。

小 咪 对了!就这样!你不是会跳了?好玩吗?

伍小珍 好玩。小咪，俱乐部里都是些什么人?怎么都像喝 醉酒，眼睛迷迷糊糊，身子摇摇晃晃。

小 咪 他们吃了迷幻药，身子轻飘飘，像腾云驾雾。 伍小珍 小咪，你也吃过?

小 咪 偶尔吃一点，舒服极了，神仙一般，不信你也试试。

**伍小珍** 我可不敢。妈咪知道了，可不得了!

小 咪 小珍，你已经十七岁了，有身份证了!可以自由啦! 伍小珍 不行!我还得靠父母读书。

小 咪 在香港地，最要紧的是金钱。Money is able(金钱万 能),读书有什么用?香港只有几所大学，每年一、二 十万中学毕业生，只取百分之一、二。小珍!像咱们 这样的学生!中学毕业了，也考不上大学。

**伍小珍** 所以你老是旷课，不怕留级。

**小** **咪** 我已经留过两次级，不然怎么会跟你同班?要不是 爹爹逼着，我早就退学了。现在爹爹病在床上，妈咪 摆个小摊，收入减少一半。家里还有个念小学的弟 弟，我不想法挣点外快，怎么活呀?

**伍小珍** 又不是放暑假，怎么能做工挣钱?

小 咪 香港这个地方，年青漂亮的小姐，不怕没有事做。比 方到伴游公司陪鬼佬①出去玩玩，到夜总会当临时

舞娘，都能来钱。还有种中式夜总会，就更有趣了。 **伍小珍** 夜总会还分中式西式?

小 咪 西式夜总会和大酒吧，有歌星唱歌，有乐队伴奏，客 人吃饭、喝酒、饮咖啡什么的，可自带舞伴，没有舞伴 的，找个舞娘伴舞，就象电视上那样。中式夜总会没 有歌星唱歌，也没有乐队。音响放着轻声乐，客人都 是男的，他们买钟点票，可以找个小姐陪着吃喝玩 乐 。

**伍小珍** 小咪，你说的中式夜总会，是不是报上登的那种“鱼

蛋档”?

小 咪 对啦!里面伴着玩的小姐，就叫“鱼蛋妹”。 伍小珍 让不认识的男人搂着亲着，不羞死人啦!

小 咪 小珍，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就是封建!他亲你，你吻 他，男女平等!有吃有喝，又开心，又能捞钱。钟点 到了，各走各的，有什么好羞的?

伍小珍 小咪，你也当过“鱼蛋妹”?

小 咪 当过几次，可好玩了。里面有好多女学生。小珍，下 次我带你去玩玩。

伍小珍 不，不，不!叫妈咪知道，不把我打死才怪呢! 〔乐声停，二人停舞。麦老千和龙二上。

伍小珍 (看手表)天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小 咪 再跳一 曲。

伍小珍 不行!家里要来客人，妈咪吩咐我下课就回家，回去

晚了，妈咪不高兴。 小 咪 我送你回家。

〔伍小珍和小咪欲下。 **麦老千** (叫住小咪)小咪!

小 咪 小珍!我不送你了!拜拜!

伍小珍 拜拜!(下)

麦老千 小咪，看到一个靓妹子进俱乐部吗?

小 咪 哪个靓妹子?

麦老千 身穿白花上衣红裙子，年龄跟你差不多，名叫凤妹。

小 咪 凤妹?没看见。

麦老千 里面没有?

小 咪 里面那么多小姐，谁知道哪个是凤妹?

麦老千 刚才跟你跳舞的小妹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 咪 她叫伍小珍，我的同学。

麦老千 下次你到“鱼蛋档”,把她带去，我给你一条金牛。 小 咪 (动心)一条金牛?

**麦老千** 对啦!一 千银纸。

**小** **咪** 不行，小珍家里不缺钱，她不会出门挣外快。 **麦老千** 她家里做什么的?

小 咪 她父亲是个医生，母亲在工厂做工。 **麦老千** 老香港?

小 咪 从大陆来的。

**麦老千** 大陆来的医生，全是没有执照的黑医生，家里有什么 钱?小咪，想法把她带去，一条金牛啊!

小 咪 我试试看。拜拜!

〔 小 咪 下 。

**麦老千** (对龙二)到里面找找看，说不定凤妹躲在里面。

〔二人欲进俱乐部，烂仔上。 **烂** **仔** 麦老细!我看见凤妹了。 **麦老千** 凤妹在哪里?

**烂** **仔** 我看见凤妹朝后街小巷跑，追了一阵不见了，可能跑

到那几座唐楼②里。 **麦老千** 到唐楼找找!

**注** **：** ①白种男人。

②旧式楼房。

三

〔同一天，华灯初上。

〔旧式唐楼高层，伍默滔和杜少白合住的单位房①客 厅的一角。陈设简单，写字台、沙发茶几、椅子、电话 机 。

〔木板隔出一间小屋，拉开布帘，可见里面盛满一张 两层床铺。

〔墙上玻璃镜框里，竖写着“国医伍默滔”五个繁体大 字 。

〔伍默滔夫妇和两位客人刚进门。周茵娘拉开布帘， 和沈梦兰将行李放在床上。

**周茵娘** 地方太小了，委屈你们啦。暂时住住，以后再想办

法 。

**沈梦兰** 听说香港尺土寸金，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周茵娘** 厅里隔了这小屋，原是给小珍住的。知道你们要来，

我换了个双层床。 **沈梦兰** 小珍住哪儿去了?

**周茵娘** 在我们房里放一张折叠床，大家挤一挤。 **沈梦兰** 真对不起。

**周茵娘** 别客气，初到香港的人，都是这样。

**沈梦兰** 听说香港房租很贵，这房子一个月多少租金?

**周茵娘** 这两房一厅，每月三千元，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把西 屋转租给杜先生，每月收他一千元。

**伍默滔** ( 倒茶)觉非，梦兰，先喝杯茶歇息，等小珍回来，咱们 一块下楼吃饭。

**沈梦兰** (喝茶)这里的气候真舒服，东北还是冰天雪地，香港 已经是春天了。

**伍默滔** 香港没有冬天，气温比东北暖十几度，现在正是早春 二月，不冷不热。

**方觉非** 我只穿两件单衣，就出汗了。 **周茵娘** 是你提着行李走路走的。

**沈梦兰** 热总比冷好过。在东北，半年穿着棉衣，冬天出门还

得加件大衣，再漂亮的身材也象个棉花包。

**周茵娘** 香港热起来，也叫人受不了。 **沈梦兰** 不是家家都有空调吗?

**周茵娘** 不是家家都有，而是多数家庭没有。我们家就没有。 **沈梦兰** (环顾)可是电冰箱，彩色电视、洗衣机、煤气灶都有

了。表姐，你们要是留在内地，恐怕到二零零零年， 不见得会有这些东西吧?

**周茵娘** 那倒是。

沈梦兰 不管怎样说，到了香港就有希望。表姐，当我走过罗 湖桥，心里怦怦直跳，觉得好象飞出笼子的小鸟。下 了火车，看见这森林般的高楼大厦，好像做了一场 梦 。

**周茵娘** 表妹，你叫梦兰，总爱做梦。你这北国姑娘!来到南

方的香港，我看你不如把“梦兰”改成“梦南”。

**沈梦兰** 不!我还是喜欢兰花的“兰”。在北京，我养过兰草；

在东北，我家里总有一盆君子兰。 周茵娘 香港的兰花可贵啦。

沈梦兰 怎么贵我也要买一盆。兰花是我的心，香港是我的 希 望 。

周茵娘 三年前我们刚到香港，对新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可现

在，已经有人失望了。 沈梦兰 谁失望了?

周茵娘· (指伍默滔)我们这位大夫。 沈梦兰 表姐夫，你失望了?

伍默滔 (苦笑)叫我怎么说呢?

沈梦兰 你是个有名的外科大夫，一把好刀子。香港是英雄 用武之地，正好施展你的才干!

伍默滔 恰恰是在香港，我的刀子耍不开!

沈梦兰 不是说在香港当医生，都能挣大钱吗?

伍默滔 香港政府不承认中国文凭，要考试合格才发给西医 的营业执照。考试要过三大关，第一关英文关就过

不去，当年我学的是俄文。 沈梦兰 你现在不是当医生吗?

伍默滔 当的是黑医生。(指墙上镜框)挂的是中医的招牌。 沈梦兰 你不会改行做生意，听说做生意的都发了大财。

伍默滔 我干不了。

周茵娘 他是个书呆子!

沈梦兰 你们这些归国华侨，全是书呆子!(感到失言)当然 啦!表姐除外。

周茵娘 觉非跟默滔可不一样。

沈梦兰 他呀!比书呆子还呆十倍!五七年大鸣大放，人家 右派下放北大荒，他不是右派也跟着去。

**方觉非** 我是研究农业的，北大荒有我的广阔天地。

沈梦兰 人家摘帽子回北京，他偏要留在北大荒农场，研究什 么小麦生长期，什么野生大豆，什么多产水稻。后来 调到植物研究所，研究出几项成果，结果怎样?文化

大革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英国特务! 方觉非 梦兰!讲这些做什么?

沈梦兰 讲给表姐、表姐夫听听啊!七二年国务院对归国华 侨定了六条，可以出国探亲，他就是不信。后来你们 递了出国申请书，我劝他申请，他就是不肯离开黑龙 江!

**周茵娘** 觉非要不去东北，怎能找到你这个又年青又漂亮的 满洲姑娘呀?

**沈梦兰** 是我找他的。我要不主动找他，他得打一辈子光棍，

最后只好跟他那些心爱的野生大豆结婚。 **周茵娘** 梦兰，“文革”期间，你也吃了不少苦头吧?

**沈梦兰** 那还用说!嫁了个华侨，还不跟着倒霉!打倒“四人 帮”,调回研究所，人家还是另眼看待，给了一间又黑 又潮的小平房。我劝他申请出国，他还是不肯走。 要不是他写的那部《东北野生大豆研究》出版了，他 还不肯申请出来。

**周茵娘** 书出版了，怎么倒想出来? **沈梦兰** 气死人了!让他自己说吧! **方觉非** 事情过去了，不说也罢。

**沈梦兰** 他就是这种人，所以总是让人家欺负! **周茵娘** 觉非，说说吧!

**方觉非** “文革”前我花了五年心血，写了一部《东北野生大豆 研究》,“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去。去年这部书改头换

面出版了，署了研究所别人的名字。 **伍默滔** 这不是剽窃吗?

**沈梦兰** 我劝觉非告他们剽窃别人的成果，觉非就是不听。

**方觉非** 我写书，一不为名，二不为稿费，只想把研究成果拿

出来和别人探讨。书出版了，我的目的达到了，至于 署谁的名字，无关紧要。

**沈梦兰** 你就那样甘心情愿啦?

**方觉非** 不情愿又能怎样?我有那个精力打官司，不如多读 几本书。

**周茵娘** 后来怎么申请出来?

**沈梦兰** 所领导处处给他穿小鞋。我受不了窝囊气，才替他 递了申请书。

**周茵娘** 我们出国申请了两年，你们怎么这样快?

**沈梦兰** 他们领导心里有鬼，怕觉非为那本书告状，巴不得他 早离开，很快给他办了手续。

**周茵娘** 真卑鄙!

沈梦兰 手续批下来，觉非还迟迟不愿上路。到了北京逛故 宫，他跑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哭鼻子。今天 过罗湖桥，我兴奋得不得了，觉非的腿上象拖了秤 砣，边走边回头，眼泪往下流，你说他呆不呆?

**周茵娘** 梦兰，这你就不理解了。二十五年前，我和默滔、觉 非从南洋回来，过了罗湖桥，看到五星红旗，我们都 激动的哭了。三年前我们来香港，过罗湖桥的时候， 我和默滔也掉了眼泪。

**伍默滔** (看手表)时候不早了，觉非、梦兰早饿了，咱们下楼 吃 饭 吧 ?

**沈梦兰** 等小珍回来一齐走吧!

**周茵娘** 这死丫头不知跑哪里去了?再等怕酒楼没有座位! 〔门开，杜少白和李长泰进来。

**伍默滔** 杜先生、李先生回来了。 杜少白 客人到了?

**伍默滔** 到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杜少白先生，李长泰

先生。敝亲方先生、方太太。 〔他们握手。

伍默滔 李长泰先生是香港货车工会的委员。杜少白先生是 专栏作家，香港大诗人。

**杜少白** 不敢当，不敢当。

**沈梦兰** 我叫梦兰。做梦的梦，兰花的兰。

**杜少白** 好名字，有诗意。 **沈梦兰** 请多关照。

**伍默滔** 敝亲刚到，还没有吃晚饭。杜先生、李先生， 一块下 楼喝两盅。

杜少白 谢谢，我们吃过了。

周茵娘 杜先生，待会小珍回来，叫她到海景酒楼找我们。 杜少白 好的。

〔伍默滔等四人开门出去。李长泰上楼梯。 一会儿， 伍小珍开门进来。

伍小珍 杜伯伯!

杜少白 小珍!你爸爸妈妈带客人吃饭去了，叫你到海景酒

楼找他们，快去。 注：①单元房。

四

〔半小时后，杜少白房外的客厅一角。两张单人沙发 和一个茶几。过道通厨房和卫生间，楼梯通天台。

〔杜少白拿着新写的诗篇，在厅中踱步吟哦。李长泰 从楼梯上下来。

**李长泰** 杜先生又写新诗了? **杜少白** 写了一首，很不理想。

**李长泰** 朗诵朗诵吧。 **杜少白** 不敢献丑。

**李长泰** 杜先生是香港名诗人、大作家。报上天天有你的专 栏文章。报纸出来谁都抢先读你的大作。我是近水 楼台先得月，你就先念给我听吧!

**杜少白** 既然李先生雅兴，敝人献丑了。(朗诵) 啊，香港!

你这奇妙的地方! 多少人怀着幻想， 把你当成天堂。

开了南窗， 抱着希望，

到头来一枕黄粱!

啊，香港!

〔门钟叮咚响，打断他的朗诵。李长泰来开门，凤妹 进来，神色惊慌。

**李长泰** 小姐，您是来看医生的?

**凤** **妹** 看医生?是的，哦，不，不!(跪下)阿叔，阿伯，救救

我!

**李长泰** 怎么啦?

**杜少白** 快起来!有话慢慢说。

**凤** **妹** 坏人在追我，上电梯啦。求求阿叔阿伯救救我，把我 藏起来。

〔门钟响，凤妹受惊起立，欲找地方躲藏。 **杜少白** 快到我房里。

李长泰 不行!(给凤妹一把钥匙)上天台，上去把铁门锁好。 〔凤妹接钥匙上楼梯。李长泰示意杜少白回卧室，然 后去开门。麦老千、龙二和烂仔进来。

**麦老千** (看墙上镜框)“国医伍默滔”(向李长泰)你是伍大 夫?

**李长泰** 伍大夫出门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麦老千** 我们来找人。刚才有个靓妹子到十楼来，藏在哪里?

**李长泰** 什么靓妹子?没有看到呀!

**麦老千** (说粤语)你讲大话①!我们看见她上电梯，电梯停在十 字上，十楼只有这个单位房，她不到这里能上天去?

**李长泰** 电梯停在十字上，不见得人就到十楼。也可能从后 楼梯下去，跟你们捉迷藏。

**麦老千** 龙二，顺后楼梯下去，一层一层找，把住大门口。

**龙** **二** 是!(出去) **麦老千** 烂仔!搜!

李长泰 慢来!你们是警察? 麦老千 不是!

李长泰 是侦探? 麦老千 不是!

李长泰 既非警察，又不是侦探，有什么权利搜查私人住宅? 麦老千 (亮出拳头)这就是权利!

烂 仔 (亮出折叠刀)这就是权利!

李长泰 哈哈哈 … … 你们要打劫?我可要报警了!(走向电 话机)

烂 仔 (举折叠刀威胁)你敢? 李长泰 闪开!(用手 一 拨)

烂 仔 (刀子落地)哎哟，哎哟!

麦老千 (举拳欲打，被李长泰抓住一捏，忍住疼痛)你是什么 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李长泰 我倒要问你们是什么人，敢到这里撒野!

麦老千 我们跑了一个凤妹，就藏在这楼房里，你把人交出 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李长泰 我不是说过了，根本没见过什么凤姐凤妹的。

麦老千 我们不看看房里，怎能相信呢? 李长泰 请看吧!

〔烂仔从东边下，又上。 烂 仔 那边门锁着。

麦老千 那是谁的房子?

李长泰 伍大夫的。伍大夫一家出门了。你要有兴趣，可以

等候。

麦老千 这是谁的住房?

李长泰 大诗人杜少白先生的卧室。(高声)杜先生!杜先

生!

杜少白 (出来)什么事?

李长泰 这位先生说丢了个什么凤姐凤妹，窝藏在咱们楼里，

要搜查。 杜少白 请吧。

〔烂仔进去又出来。 烂 仔 里面没有人。

麦老千 (四处探头，望楼梯，向烂仔)上去看看。 烂 仔 (上去又下来)天台的铁门锁着。

麦老千 (向李长泰)天台上有人住吗? 李长泰 本人住在上面，要搜查吗?

麦老千 看看放心。

李长泰 (取出一串钥匙，麦老千欲接)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

搜不出你们凤姐凤妹，咱可不是好欺负的!

麦老千 你想干什么?

李长泰 找不到人，你们休想出这个门!我要报警!你们窜 入私人住宅胡闹，侵犯人权，要负法律责任!

麦老千 别拿警察吓人!

李长泰 不见官差也行，你们耽误我的时间，得赔偿损失! 〔麦老千犹豫，向烂二招手，二人走向门口。

李长泰 拜拜!不送了。

〔麦老千和烂仔出去，杜少白关好门。

杜少白 李先生，您真了不起，我替你捏了一把汗。

李长泰 这些坏蛋都是黑龙会的人，无恶不作，专门贩卖毒

品、拐骗内地偷渡来的青年妇女，可恨极了! 杜少自 黑龙会人数众多，势力很大。

李长泰 我们司机工会也不弱，比他们齐心。

**杜少白** 李先生认识他们?

**李长泰** 我认得他，他不认识我。刚才那家伙姓麦，外号老

千，黑龙会的小头目，欺软怕硬，没有多大本事。 **杜少白** 他真拿了钥匙，上天台找到凤妹，可就麻烦了。

**李长泰** 哈哈哈……杜先生太天真了。这串钥匙开不了那铁 门。我刚才教训了一下麦老千，他是光棍不吃眼前 亏，没有这份胆量。

**杜少白** 把凤妹藏在天台上，恐怕不是办法。

**李长泰** 现在还不能送走，他们正盯着大厦门口。 **杜少白** 我下去看看。

〔杜少白出门。凤妹从楼梯下来。

**凤** **妹** 阿叔、我走了。

**李长泰** 不行!现在不能走!麦老千他们还在楼下等着。

**凤** **妹** 我怕连累阿叔，麦老千一帮人，全是杀人不眨眼的匪 徒 。

**李长泰** 我不怕他们。 〔杜少白进门。

杜少白 麦老千他们全走了。 凤 妹 我也该走了，再见! 李长泰 你上哪儿去?

凤 妹 我也不知道，香港无亲无故，跑出去再说。

**李长泰** 黑龙会的人恐怕还在附近搜查，要走下半夜我开车 送你。

**杜少白** 李先生是货车司机，他开车送你就保险了。凤妹，你

是怎样落在那帮坏蛋手里的? **凤** **妹** 唉 ! 一言难尽!

**杜少白** 听口音，你是东江人?

凤 妹 我家在惠阳乡下，爹妈都是种田的，家里穷，有一个 弟弟，两个妹妹。前年香港去了一个远亲，劝阿爹让 我来香港打工，说能挣大钱。阿爹同意了，我就跟他 坐渔船偷渡来香港，哪知道他是个蛇头，把我卖给麦

老千。 **杜少白** 真缺德!

凤 妹 麦老千给我弄了一张假身份证，逼我卖身接客，先在 港岛这边香春街，去年搬到九龙尖沙咀。起初我不 情愿。麦老千说他替我还了一万元引渡费。他打 我，饿我，我想跳楼，龙二和烂仔看的紧。死不成活 着受罪!我接了两年客，久账早还清了，麦老千还要 我当摇钱树。几次想跑没跑成，今下午凑个空子跑 出来……(哭泣，说不下去)

**杜少白** (气愤地)香港法律禁止卖淫，却到处有 一楼 一 凤公 开营业。

李长泰 何止一楼一凤!什么伴游公司，女子理发厅，芬兰浴 室，理疗院，夜总会，招待所，鱼蛋档……全是挂羊头 卖狗肉，哪一处不是公开和半公开的妓院?单是尖 沙咀和铜锣湾，就有十万妓女!

**杜少白** 长泰，我想凤妹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伍大夫胆 小怕事，别让他们知道。

**李长泰** 对 。

**杜少自** 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天。长泰，能不能给她找个 安全的地方?

**李长泰** 我想一想。先让凤妹到上面休息，吃点东西。 注：①你撒谎。

五

〔两个月后，星期五下午。

〔小公园一角，背山面海。山上高楼林立，层层叠叠。 〔伍小珍和小咪，背着书包走进公园。

小 咪 好热呀!歇息再走。

伍小珍 我快到家了，回家还得买①烧晚饭。

小 咪 天还早啦，休息一会儿吧。

〔两人卸下书包，放在石桌上。

小 咪 小珍，明日是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我带你到一个地

方玩玩好吧? **伍小珍** 什么地方?

小 咪 比“梦之花”俱乐部好玩。 伍小珍 是不是中式夜总会?

小 咪 跟它差不多，比它更好玩!去罢? 伍小珍 (摇头)我怕。

小 咪 怕什么?还会把你吃了!到那儿去的女学生多的 是!

**伍小珍** 我怕妈咪知道了不高兴。两个月前去“梦之花”那 次 ，回家晚了，妈咪好生气。

小咪小珍啊小珍!我早给你说，在香港过了十六岁，领了

身份证，就可以自由行动，父母管不着。去吧! **伍小珍** 我想想。

小咪 答应我，去吧!

伍小珍 明天下午怕不行，妈咪工厂加班，我得做家务事。 小 咪 后天是星期天，工厂休息，总可以吧?

伍小珍 怎么跟妈咪说呢?

小 咪 就说快考试了，到同学家温习英文课。

伍小珍 我试试看。

小 咪 别试了!星期天下午三点钟，我在这公园等你。 伍小珍 两点钟你给我来个电话。

小 咪 好!一言为定!可别变卦!那地方还放小电影，包 你开心。

**伍小珍** (背起书包)我该走了。 小 咪 后天下午见!拜拜!

〔伍小珍下。麦老千从树后出来。 **麦老千** 小咪!怎么啦?

小 咪 差不多了。后天下午去。

**麦老千** 好!(给钱)这五百元先拿着；事成之后再给你一千。 可别叫我白等!

小 咪 (接钱)放心吧!

〔二人分头下。杜少白拿着报纸上，坐下看报。沈梦 兰从另一边上，情绪不佳。

**沈梦兰** 杜先生!

**杜少白** 方太太回来了，找到工作了吗?

**沈梦兰** (摇摇头)难啊!报上每天都有征求女文员②的广 告。可是跑去应征，头句话问懂不懂英文?二句话 问识不识广东话?三句话问会不会打字?我的英文

只认得ABCD,广东话刚能听懂几句，打字根本没学 过，三句话就把你打发走。

**杜少白** 当文员是要这些条件，别的职业简单些。

**沈梦兰** 夜总会和一些娱乐公司征求侍应生，月薪不低，条件 太苛刻，要求年轻漂亮。漂亮嘛，自问还不算丑，可

这年轻就不合格，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杜少白** 那种地方不去也罢!

**沈梦兰** 找了两个月，腿都跑断了，结果一场空。 **杜少白** 委屈一点，找个临时工做做也好啊。

**沈梦兰** 我表姐在北京，是个很好的中学老师，到香港只能当 一名小工人，简直是大材小用!

**杜少白** 您的方先生不更是大材小用吗?一个植物学家，在 工厂当杂工。

**沈梦兰** 香港没有他的专业，为了吃饭，觉非只好去打工。希

望日后时来运转，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杜少白** 靠劳动吃饭，是正当职业。方太太，您不如暂时跟您 表姐下工厂打工。

沈梦兰 我的身体吃不消。每天看到茵娘和觉非下班回家， 累成那个样子，我心里难过极了!茵娘到香港这几 年，老了十岁!

**杜少白** 打工是辛苦啊。

**沈梦兰** 我心里很矛盾。在表姐家里住，默滔为人厚道，茵娘 客客气气，我很过意不去。

**杜少白** 方太太不必介意。俗话说出门靠朋友，初到香港的 人，自己没有家业，总得投亲靠友。

**沈梦兰** 茵娘把小珍的房子让给我们住，还特意买了个双层 铺。小珍十七岁了，长期在父母房里搭床，很不方

便 。

**杜少白** 香港人情薄如纸，一般是留吃不留住，伍先生一家人 待你们真不错。

沈梦兰 所以我格外不安。上个月觉非母亲从南洋汇点钱 来，我要交房租和伙食费，默滔坚决不收。这个月觉 非领了工资，我又要交费，表姐夫还是不要，茵娘客 客气气收了伙食费，没收房租，她说多了我们两个， 房东并没有加租。

**杜少白** 那倒是实话。

**沈梦兰** 我总想自己租个地方住，再小也安心，不必寄人篱 下 。

**杜少白** 在香港生活，最要紧是自己有房子。有了房，心不

慌，才有安全感。许多人家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 楼。可是楼价太贵， 一般职工只好望楼兴叹!

**沈梦兰** 香港高楼大厦这样多，想不到住房这么难。

杜少白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挤了五百万人。政府为了刮地 皮，实行高地价政策，造成尺土寸金!几十万人供不 起楼，租不起房，只好在山边搭木屋。都说香港是世 界金融中心，我看也是世界木屋区中心!

**沈梦兰** 杜先生，您在香港几十年，怎么没有供楼?

**杜少白** 年轻时候曾梦想过，还梦想有个美满的家庭，可都失 败 了 。

**沈梦兰** 杜先生没有结过婚?

**杜少白** 结过一次，老婆嫌我穷，跟人家跑了。 **沈梦兰** 李长泰先生也没成家?

**杜少白** 香港女人找丈夫，先看你有没有房子?没有房子的 只好打光棍。

**沈梦兰** 听说国外稿费很高，出一本书能吃一辈子。杜先生 怎么会穷呢?

**杜少白** 那是在西欧、美国或者日本，而且必须是畅销书。香 港是个“文化沙漠”,每天爬格子，一千字只值二三十 元，还不如一个打工仔!

沈梦兰 香港有几十种报纸、几百种杂志，电视台二十四小时 播映，还有那许多电影院、歌舞场、怎么会是“文化沙 漠”呢?

**杜少白** 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一切文学艺术都商品化了，真正 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不多，所以大家说它是“文化沙 漠”。

**沈梦兰** 杜先生，今天报上有什么招聘广告吗? **杜少白** 一大版。(给她报纸)

**沈梦兰** (念报)健康理疗院招聘女护士，月薪四千……欢迎 大陆来的有经验的女护士……嘿!这倒对路了!

〔消防车响声。山边一片火光。杜少白和沈梦兰起 立眺望。方觉非和周茵娘穿着油污的衣服上。

**杜少白…** 方先生、伍太太，你们下班了。 **方觉非** (疲乏地)下班了。

**沈梦兰** 哪儿着火了? **周茵娘** 山上木屋区。

杜少白 不知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了! **周茵娘** 梦兰，回家吧!

**沈梦兰** 杜先生一块回吧? 杜少白 你们先走一步。

〔周茵娘、方觉非和沈梦兰下。李长泰从另一方上。 **李长泰** 杜先生，凤妹有没有来电话?

**杜少白** 没有。凤妹怎样了?

李长泰 上个月藏在西营盘，后来转到赤柱一条渔船上。前 天凤妹来电话，说麦老千到渔村调查，亏得渔民们心 肠好，没有暴露。我连夜开车把她送到新界，帮助一 家菜农做活。

杜少白 香港就这么大，东躲西藏不是长久之计，不如送她回 东江老家去。

**李长泰** 凤妹说家乡人知道她在香港当妓女，没有脸见家乡 父老。

**杜少白** 是啊!在香港是笑贫不笑娼，回到内地，当过妓女就 永世不得翻身。

**李长泰** 左右为难，真不好办。 **杜少白** 报警吧!让警方保护。

**李长泰** 不行!凤妹的身份证是假的，警方发现了，要押送出 境。

**杜少白** 怎么办呢?

**李长泰** 杜先生，你的笔尖锋利，为什么不拿它当刀枪使用

呢?

**杜少白** 长泰，你是要我写文章揭露黑龙会?

**李长泰** 对!将黑龙会拐骗少女，逼良为娼在公众面前曝光!

大造社会舆论，也许他们会收敛一些。

杜少白 好，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考虑考虑就动笔。

**注** **：** ①买菜。

②女秘书。

六

〔数日后，健康理疗院里。桑拿浴室外间一角。 〔一张躺椅，一个茶几。

〔麦老千光身上围着一条浴巾，口里哼着粤曲上。

**麦老千** 护士小姐!护士小姐!

〔沈梦兰穿着短袖白长袍、端着托盘上。盘里盛着几 种饮料和一瓶威士忌酒。

**沈梦兰** 先生，您喝什么? **麦老千** 加冰威士忌。

〔沈梦兰倒酒，将杯放在茶几上。 **麦老千** (躺在躺椅上)拿酒来呀!小姐!

〔沈梦兰端酒过来。

**麦老千** (抓住她的手)护士小姐，咱们好象见过面。 **沈梦兰** 对不起，我不认识先生。

**麦老千** 小姐，您好漂亮! **沈梦兰** 谢谢。

**麦老千** 小姐，您贵姓? **沈梦兰** 姓沈。

**麦老千** 沈 小姐，您几岁了?

**沈梦兰** (不愿回答)对不起。先生，您的酒。

〔麦老千接过酒杯。

沈梦兰 先生，您要哪种理疗服务? 麦老千 我浑身疼，需要按摩。

沈梦兰 请上里间按摩椅。 麦老千 我要人工按摩。

〔沈梦兰给他拿捏双肩。

麦老千 沈小姐，您好象刚从大陆来的? 沈梦兰 是的。

麦老千 沈小姐，您在内地做什么? 沈梦兰 医院当护士。

麦老千 怪不得手艺这样高，舒服极了。 沈梦兰 (捏完肩)先生，请伸手臂。

麦老千 (伸出左臂，说粤语)沈小姐，你好靓!(右手摸她的

胸部)我中意你(我喜欢你)! 沈梦兰 (后退)先生!请正经点!

麦老千 到这地方，还装什么正经?来吧!(双手抱她) 沈梦兰 (挣扎)先生，我不是卖身的。

麦老千 不卖身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不干，老板要炒你的鱿

鱼①(抱的更紧)。 沈梦兰 放开我!放开我!

麦老千 (说粤语)我中意你!加倍卑(给)你钱!(将她按在 躺椅上，扯她的衣裙)

沈梦兰 (挣扎)放开我!(打他耳光)你这野兽!(将他推倒， 跑下)

麦老千 (爬起来)丢老母亥!老细!老板! 注： ①炒鱿鱼—辞退的意思。

七

〔同一天，黄昏时分。

〔伍默滔和杜少白合住的客厅全景。

〔伍默滔正为工人打扮的烂仔打针。打完针给他 一 包药片。

**伍默滔** 林先生，这是抗生素药片，四小时两片， 一定要按时 吃 。

**烂** **仔** (给钱)谢谢伍大夫。

〔烂仔开门，和进门的杜少白照面，烂仔下。 **杜少白** 伍大大，刚才那个人是来看病的?

**伍默滔** 是啊。

**杜少白** 这人好面熟，不象是个打工仔。 **伍默滔** 他说在地盘上打工。

杜少白 伍大夫，您是个无牌照医生，虽说做中医不犯法，可 你用的都是西药。万一被查出来，不但要罚款，还得 坐牢，黑社会和警察知道了，也会来敲竹杠，不认识 的人不看也罢。

伍默滔 他患的是花柳病，我原先不给看，他再三求我，当医

生嘛!总想着治病救人啊! 〔电话铃响。

204 ·

**伍默滔** (接电话)我是伍大夫……好的，我就来。(向厨房) 小珍!小珍!

**伍小珍** (身着围裙出来)阿爸，有什么事?

**伍默滔** 有个病人要我出诊，路比较远，晚饭不用等我。 **伍小珍** 是 。

〔伍默滔提着药箱出门。伍小珍回厨房。李长泰下 楼梯。

**杜少白** 长泰，揭露黑龙会的文章发表了。(给报) **李长泰** (看报)这一棍把他们打疼了。

**杜少白** 为了逃避警方追查，这帮匪徒可能收敛一些。

**李长泰** 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警方、报界都有他们的眼线，

你虽然用了笔名，难免被查出来，得小心提防呀! **杜少白** 是的。长泰，凤妹怎样了?

**李长泰** 暂时还安全。情况好转再帮她找一份工作。 〔伍小珍上，解围裙。

**伍小珍** 杜伯伯，待会儿妈咪回来，请告诉她饭菜做好了，阿

爸去出诊，晚饭不用等。 **杜少白** 你要出门?

**伍小珍** 同学请我看电影。(看手表)快到点了。 **杜少白** 你去吧!

〔伍小珍出门。

**李长泰** 少白兄，上午我买了一瓶广东米酒，几样小菜，请少 白兄到上面喝两盅。

〔二人上楼梯。方觉非穿着油污衣服进门，打开电 灯，倒茶喝。沈梦兰开门进来，神情颓丧。

**方觉非** 梦兰，怎么这样早下班?

**沈梦兰** (眼泪汪汪)觉非!(扑在丈夫身上抽泣)

**方觉非** 怎么啦?梦兰!(扶她坐下，倒茶)喝口水慢慢说。

**沈梦兰** 那鬼地方压根儿不是什么健康理疗院，是座桑拿浴 室 !

**方觉非** 前几天你怎么不说?

**沈梦兰** 前几天客人还规矩，我不愿意让你知道。 **方觉非** 今天出了什么事?

**沈梦兰** 下午来了一条色狼，我给他按摩，他在我身上乱摸， 抱着我扯裙子，强逼着我想干坏事，被我打了个耳 光!

**方觉非** 打的好!明天别去了。

**沈梦兰** 还去呢!老板炒了我的鱿鱼了。

**方觉非** 我叫你不要乱找工作，你就是不信。

**沈梦兰** 不是不信，是穷的没有法子。来香港两个多月，睡在 这鸽子笼里，名为同房，实是分居，总不能长期住下 去，也太麻烦表姐一家了。我想两个人挣钱，租个地 方，有自己的窝。

方觉非 我是从南洋回国的，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不愿意出 来。可你把香港幻想成天堂，三番五次逼我写申请 书，现在明白了吧?

**沈梦兰** 想不到香港是这个样子!

**方觉非** 我说梦兰!如其在香港受罪，不如回内地去! **沈梦兰** 回去?你挨整还没有整够!

**方觉非** 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情况不 同了。

**沈梦兰**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愿意回去让大家耻笑，说我们 没有本事，那么多人到香港都能生存，为什么我们就 活不下去?

**方觉非** 那你说怎么办?

**沈梦兰** 走着瞧吧!天无绝人之路。

**方觉非** 干了一天累得半死，没有力气和你争辩。我去洗个 澡，你也歇息吧!

〔方觉非进浴室。电话铃响。

沈梦兰 (接电话)您找谁呀? … … 是的。方觉非?他在冲 凉。您贵姓?(惊喜)您是万克强先生?我是方太 太。 ……您刚从新加坡来，住帝国大酒家……我们 来看您好啦!……怎么?好的，好的。(放下话筒) 〔方觉非出来。

**沈梦兰** 觉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万克强先生从新加坡来 了 。

**方觉非** 他住在哪里?

**沈梦兰** 住帝国大酒家。他要来看我们。 **方觉非** 怎好让他到这里来?

**沈梦兰** 我说去看他，他坚决要来，我只好答应。觉非，万先 生一会儿就到。你快把那套新买的西服换上。

〔方觉非拉开布帘，从上铺拿衣服下。沈梦兰打开手 袋，取出化妆品，对着镜子梳头打扮。门钟叮咚响。 沈梦兰去开门。方觉非着新衣上。万克强和陈莉莉 进门。

**方觉非** 克强!

**万克强** 方老师!

**方觉非** (介绍)这是内人。 **沈梦兰** 我叫沈梦兰。

**万克强** (介绍)这位是陈小姐，我的秘书。 **陈莉莉** 陈莉莉。

〔他们彼此握手，陈莉莉分给名片。

方觉非 克强!二十多年不见了，您发福了。要不是接到您

的信，看了照片，真不敢认了。 万克强 方老师，您也变了。

方觉非 老了。克强，不，该怎么称呼您呀? 陈莉莉 万先生是亚细安贸易公司总经理。 方觉非 万总经理。

万克强 方老师，咱们还是师生相称吧!

方觉非 不妥，不妥。您已经不是当年的克强了。

万克强 当年我在柳城念中学，数学经常不及格，多亏方老师 教导有方，才有今日啊。

方觉非 哪里，哪里。你本来就很聪明，只是一时好玩。

万克强 上月我回柳城，见了令堂大人，才知道方老师来了香 港 。

方觉非 家母来信说，万总经理做了大生意。

万克强 开了一间亚细安贸易公司，收购东南亚各国土产，向 欧洲和美国出口。总公司设在新加坡。雅加达、曼 谷、槟榔屿、马尼拉都有分公司。最近成立亚细安集 团，想在香港开一家分公司，推销中国农产品。陈小 姐，香港公司筹备得怎样?

陈莉莉 已经就绪了。注册完了，地址租在中环，职员也聘请 了。正副经理和董事会人员，听候总经理安排。

万克强 方老师找到工作了? 方觉非 找到了。

沈梦兰 找到了什么?哪是人干的吗?成天在工厂里推小车 捡垃圾!

万克强 哎呀呀!太糟践人啦!一个有学问的植物学家，怎

好去当杂工?

方觉非 没有合适的工作，混碗饭吃吧!

万克强 方老师，我有个建议。 方觉非 请说吧。

万克强 请方老师出任我们香港分公司经理兼常务董事。 方觉非 (吃惊)不行，不行!我对生意一窍不通。

万克强 做生意没有什么难处，以方老师的才华，一学就会。 我给你配一个精通业务的副经理。

方觉非 万总经理，您要帮忙可以，先让我当个职员。

万克强 方老师，您一定要当经理。第一，我不能常来香港， 经理掌握全权，必须自己人担任；第二，分公司主要 业务是和大陆做生意，方老师在大陆二十多年，各方 面熟悉，将来您要多到内地联系业务，不当经理，凡 事做不了主，人家也不重视；第三，您是个植物学家，

咱们做大陆的农产品，经理必须是内行人。 方觉非 不过 … …

万克强 方老师，不必推辞了。方师娘，您呢?

沈梦兰 万总经理，可别叫我师娘啦!不叫我梦兰，就喊我方 太吧!我正失业呢!

万克强 方太，您在内地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特长?

沈梦兰 当了十几年护士，特长嘛……做过业余电视演员，得 过游泳健将的称号。

陈莉莉 我有个熟人，想请一名家庭护士，不知方太肯不肯低 就?

沈梦兰 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莉莉 我同学的父亲，一家外国银行的总裁，名叫威廉斯。 沈梦兰 是个外国人?

陈莉莉 不，是英籍华人。 沈梦兰 是个老先生?

陈莉莉 五十来岁，小时候得过羊痫疯。几十年不犯了，最近 两年旧病复发，平时跟好人一样，患病时很吓人。

沈梦兰 这种病无药可治。

陈莉莉 他家住在半山，新界还有座别墅，两处都有游泳池。 威廉斯喜欢游泳，他女儿怕游水时犯病，想找个会游 水的护士小姐，您不正合适吗?

沈梦兰 不知道待遇怎样?

陈莉莉 工资不会低，起码三千元。工作很清闲，时间麻烦一 些，上班要陪着，游泳要陪着，出门会客宴会也得陪 着。不知方太愿不愿意?

沈梦兰 我愿意试试。

陈莉莉 好。过两天我带您去看看。

万克强 (看表)陈小姐，给帝国酒家打个电话，问问今晚上酒 席订好了没有?

〔陈莉莉从手袋中取出“大哥大”无线电话机，按字

钮 。

陈莉莉 总服务台吗?万先生请你们订的酒席怎样了?订好

了，谢谢。

沈梦兰 这电话真神，拿起来就能打。

陈莉莉 (递给她)这是无线电话，叫“大哥大”。可以和全世

界通话。

沈梦兰 多少钱一个? 陈莉莉 两万多。

沈梦兰 我的妈呀!这样贵!

万克强 今晚上在北京楼订了一台酒席，请方老师和师娘赏

光。

**方觉非** 不必麻烦了。

**万克强** 酒席订好了，不用客气。我还有点小事，先走一步， 七点半钟陈小姐开车来接你们。请令亲伍大夫和伍 太一同去。 一会儿见。

**陈莉莉** 拜拜! **沈梦兰** 拜拜! **方觉非** 再见!

〔万克强和陈莉莉出门。

**沈梦兰** (兴奋地)觉非!时来运转了!香港对我们还是不错 呀!

〔三个月后一个夜晚。

〔新楼房的客厅，陈设豪华。花架上一盆白玉兰。长 桌上摆着盛满凉菜、糕点、水果的盘子。

〔厅内灯火辉煌，窗外高楼灯光闪若繁星。音响放着 轻音乐。

〔沈梦兰哼着乐曲，踏着舞步，东摸摸，西弄弄。周茵 娘从过道出来。

**周茵娘** 梦兰!看你开心的!

**沈梦兰** 在香港能住上这样的楼房，怎能不开心呀?现在正 是三伏天，外面气温三十六度，室内还是这样凉快， 空调这玩意真好呀!

**周茵娘** (看花)这盆白兰花真香啊!

**沈梦兰** 就是价钱高了，我还是咬牙把它买来。 **周茵娘** 房子这样大，每天够你收拾的。

**沈梦兰** 不瞒表姐，我想请个阿姨。 **周茵娘** 香港叫女佣人。

**沈梦兰** 对啦，我想请个女佣人。觉非当了三个月经理，跑了 广州、北京、天津、山东，每次都是十天半个月。我在 威廉斯家做护士，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有时跟到三更

半夜才能回家，家里没有佣人不行呀!

周茵娘 香港女佣工资高，管吃管住每月一千五百元，星期 天、节假日要休息，好日子还得给红包。

沈梦兰 工资高也得雇。买菜、烧饭、搞卫生、看房子，总得有

个人呀!上星期我已经托李长泰先生帮忙。

周茵娘 长泰是老香港、许能帮你找个妥当的人。

沈梦兰 长泰来电话说找到了，是内地来的大姑娘。

周茵娘 梦兰，香港人讲运气，你和觉非真走运，来了半年就 能住这样好的房子。

沈梦兰 多亏万总经理帮了大忙啊!克强这人讲义气，说是

要报答老师的恩情。

周茵娘 你们是出门遇到贵人了。

沈梦兰 说的是啊。克强让觉非当经理，还给他弄了一张泰 国护照，要不他怎能到内地跑生意。

周茵娘 我说呢!在香港拿绿印身份证，非住满一年才能回 乡。觉非才来半年，怎能随便进出?原来有泰国护 照 。

沈梦兰 觉非到内地做了几笔生意，给公司赚了两三百万。 周茵娘 有佣金吗?

沈梦兰 公司给他五个佣。

周茵娘 给百分之五，很优惠啊!

沈梦兰 万总经理说，这是他对觉非的特别关照，要觉非保守

秘密，不让公司的人知道，连赖副经理也瞒着。 周茵娘 为什么要瞒他?

沈梦兰 不知道，怕他吃醋吧? 周茵娘 钱拿到手了吗?

沈梦兰 拿到一些。

周茵娘 万克强答应给佣金，有没有立下字据。 沈梦兰 万总经理亲口说的，还用立字据?

周茵娘 香港人讲法律，口说无凭，做什么都得上律师楼签文 书、订合同。

沈梦兰 克强对我们这样好，还能坑我们?

周茵娘 那也是啊。梦兰，觉非这么快就学会做生意，你还说 他是书呆子!

沈梦兰 书呆子碰到财神爷!在香港碰到好学生，到内地也 碰到好学生。

周茵娘 内地碰到什么好学生?

沈梦兰 觉非不是在北京外语学院教过英文吗?当年那些学

生，好多在外贸部门工作，熟人好办事嘛! 周茵娘 梦兰，你到香港的梦实现了。

沈梦兰 还早呢!这房子、家什、电器，都是公司的，我们只是 临时住户。

周茵娘 先住公司的房子，省点租钱，将来自己供楼。

〔门钟响，沈梦兰开门。方觉非、万克强和陈莉莉上。 陈莉莉 这房子布置的多美呀!方太，您的审美观真高!

沈梦兰 陈小姐过奖了。房子的装修是您设计的，家什是您 去买的，我该感谢您啦!

陈莉莉 能为方经理、方太效劳，我感到荣幸! 万克强 方师娘 ……

沈梦兰 哎呀!又喊我师娘啦!

万克强 好，好，叫方太。方太，这住宅还满意吧?

沈梦兰 太满意了!搬进来那一天，我仿佛做了一场梦，不知

道该怎么感谢您呀! 万克强 小意思，小意思。

沈梦兰 我想住这样好房子，该用心布置一下，才不辜负万总 经理一番好意。恰巧威廉斯先生去意大利度假，小 姐陪着去，我才有空回来收拾房子，买点东西。

**陈莉莉** 方太，威廉斯先生待您怎样? **沈梦兰** 还不错。

**陈莉莉** 听说威廉斯先生有点古怪。

**沈梦兰** 大富翁嘛!威廉斯发起火真怕人!大家提心吊胆， 连小姐也不敢说话。

**陈莉莉** 最近股市大跌，威廉斯损失不小，精神上受刺激。 **沈梦兰** 赖副经理怎么没有来?

**陈莉莉** 昨天有急事，飞伦敦去了。方太，带我参观房间好 吗?

**沈梦兰** 请吧!万总经理，快请坐。觉非，看你象个木头人， 招待客人呀!

〔沈梦兰、陈莉莉和周茵娘下。 **方觉非** 总经理，请坐，喝点什么?

**万克强** 刚吃过晚饭，什么也不想喝。(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本 书)《植物学》,方老师还忘不了本行。

**方觉非** 哪里啊!到内地谈生意，空闲时间闷的慌， 一个人逛 书店，随便买本书看看。

**万克强** 方经理，英国蒙特利公司要大宗花生，要的很急，大 陆能不能搞到?

**方觉非** 这次我去北京、天津、山东，外贸都问我要不要花生? 去年花生丰收，各地粮油公司都有大量库存。

**万克强** 太好了。有把握搞到吗? **方觉非** 要多少?

**万克强** 两三万吨，行吗?

**方觉非** 要这么多呀?

**万克强** 刚收到经济情报，美国今年花生长势不好，会大幅度 减产，国际市场的花生看涨，蒙特利是美国的大主 顾，急于要现货，其中必有原因。

**方觉非** 他们能要几万吨吗?

**万克强** 蒙特利的胃口很大。具体数目要问问赖副经理。 (向内)陈小姐!陈小姐!

陈莉莉 哎(答应一声出来)万总找我有事吗?

万克强 给伦敦去个电话，问赖副经理谈的怎样? 方觉非 (指书桌)电话在那边。

**陈莉莉** 这电话还没有接“IDD”①, 不能直拨。(从手袋中取 出“大哥大”,按字钮)喂!伦敦赖副经理吗?我是陈 莉莉……万总问你谈的怎样?……啊?……知道 了。(向万克强)赖副经理说，有多少要多少，开价不 低。万总和他谈谈吗?

**万克强** (接过话机)赖副经理，花生有现货，放手洽谈吧!要

价高一些，随时和我联系(还话机)没有事了。 〔陈莉莉下。

**万克强** 方经理，看来您又得辛苦一趟了。 **方觉非** 什么时候走?

**万克强** 商场如战场，兵贵神速，三两天行吗? **方觉非** 行 !

**万克强** 您刚迁了新居，本该多休息两天，可是……

**方觉非** 为了公司的利益，也是我份内之事，万总不必介意。

**万克强** 您这次到北京，要在北京饭店开最好的套间，用上等 酒席多方面请客，排场搞大些，才显出您的身份。到 天津、山东也这样。明天我叫人给您印新名片，加一

个新头衔。 **方觉非** 何必呢?

**万克强** 您不是要学生意吗?这就是生意经。您明天去做两 套新款西服，用上好英国料子，要两千元一套的，当 天取。再买半打名牌白衬衫，半打名牌领带。这笔 费用可以在交际费中报销。

**方觉非** 我穿衣服，让公司报销，不合适吧?

**万克强** 大陆人员出国考察，不也有一笔服装费吗? **方觉非** 穿那么好的衣服，见了熟人，多不好意思啊。

**万克强** 哈哈哈……怪不得师娘说您书呆子!您现在是亚细 安集团香港公司经理啦!大陆干部讲究艰苦朴素， 香港商人注重仪表大方，您代表公司谈生意，您的仪

表就是公司的招牌。还要多带些礼物送朋友。 **方觉非** 带什么礼物?

万克强 送大件不好，买些小零碎，比方上等打火机，微型计 算机，高级圆珠笔。这些东西无伤大雅，又可以联络 感情。当然啦!洋烟洋酒更是不可少，要多带几箱。 这也是生意经哪!

**方觉非** 这些东西怎么买?怎么带?我 一 点也不在行。 **万克强** 我叫公司给你准备好，随你乘坐的飞机托运。 **方觉非** 海关要打税的。

**万克强** 打吧!湿湿碎②!小钱不去，大钱不来。 **方觉非** 我每次去内地，都尽量为公司节省开支。

**万克强** 这就不必了，该花的尽量花。只要能赚钱，交际费、 旅差费都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

**方觉非** 我两次去内地，公司给我汇去两笔钱，头一笔五万， 第二笔八万。这钱我只用了小部分，大部分存在内



地银行里。

万克强 这两笔钱是付给您的佣金，不必交回公司。给你佣 金一事，您一定要保密。过两天您到北京，我还要叫 公司给您汇去十万元。至于旅费和交际费，都可以 拿单据回公司报销。

**方觉非** 给我的佣金，公司怎样落账?

**万克强** 公司账上是付给内地的佣金，所以要通过银行汇去， 公司可以根据汇款单入账。给您的佣金是我们之间 的秘密，不能在香港支付，免得节外生枝，也可以增 加您的收入，不用给香港政府交大笔所得税。

**方觉非** 真复杂!

**万克强** 哈哈……这也是生意经!您慢慢就会明白。

〔门钟响。方觉非去开门。伍默滔和杜少白进门。

沈梦兰、陈莉莉和周茵娘从过道出来。 **沈梦兰** 欢迎大诗人光临!

**杜少白** 恭喜恭喜，方太，您好福气呀! **沈梦兰** (指万克强)托财神爷的福。

**万克强** 好说好说。

**沈梦兰** 杜先生，香港到底不象您描写的那样黑暗。您那首 诗叫什么?

**杜少白** 《啊，香港!》

**沈梦兰** (学杜少白腔调)啊，香港!你这奇妙的地方。你外

表象美丽的姑娘，内里却长着一身脓疮!”

〔众人笑，杜少白有点尴尬。 **方觉非** 梦兰!瞧你没大没小的!

**沈梦兰** 和杜先生做了半年邻居，有空就跟杜先生谈文学、谈 电影。杜先生给我朗诵诗，我们成了忘年交了。

**杜少白** 方太性格开朗，是个痛快的人。

**沈梦兰** 杜先生，您的《啊，香港》改好了没有? **杜少白** 还没有呢。

**沈梦兰** 您是个快手，每天给几家报纸写专栏，怎么写起诗 来，这样难产?

杜少白 写专栏为了糊口，那几百字的小方块，随手拈来，东 拉西扯，一两小时就能写出一块。诗是我的心血，我 的灵魂，不琢磨好了，我不会拿去廉价出卖。

**伍默滔** 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

**周茵娘** 你就喜欢慢吞吞，所以永远不会起飞!到了香港三、 四年，还是个穷医生。

**沈梦兰** 杜先生，您是要跟杜甫一样，“语不惊人誓不休”吧! **杜少白** 岂敢岂敢!

沈梦兰 恕我直言，您这首诗，光写香港的阴暗面。香港经济 繁荣，成了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购物天堂，如果 没有好的一面，能这样吗?

**方觉非** 梦兰，杜先生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对香港社会看的 透彻。你新来乍到，怎么当起香港的辩护士?

**沈梦兰** 我讲的都是事实嘛!万总经理，您说是不是?

万克强 我长期住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很相似。商业上自 由竞争，产品不断更新换代，这大概是两地起飞的因 素之一吧?

**周茵娘** 哎呀!今天是乔迁大喜的日子，还是莫谈国事吧! **杜少白** 方太请我们来喝酒，酒会还不开始?

**沈梦兰** 李长泰先生还没有来，还有小珍。默滔，小珍呢? **伍默滔** 小珍跟同学小咪，参加什么“派对”③去了。

**周茵娘** 这丫头越来越野了!

〔门钟响。沈梦兰开门。李长泰领着手提皮箱的农 村姑娘打扮的凤妹进来。

**沈梦兰** 李先生来了，欢迎，欢迎!

**李长泰** 对不住!我迟到了。方太，您要请的女佣人，给您带

来了。(向凤妹)这位就是方太。 **凤** **妹** (鞠躬)方太。

**沈梦兰** ((打量她)长的满漂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凤** **妹** 我叫巧凤，二十二岁。

**沈梦兰** 做过家务活吗?

**凤** **妹** 做过。煮饭、烧菜、浇花、洗衣，搞卫生，全做过。

**沈梦兰** 好。现在就到厨房帮忙。(向大家)请稍候片刻，酒 会马上开始，巧凤，跟我来。

〔凤妹随沈梦兰下。 一阵消防车刺耳声，窗外远处一

片火光。

**陈莉莉** 瞧!失火了!

〔众人拥到晾台下。

**杜少白** 长泰，怎么把凤妹弄到这里来?

**李长泰** 凤妹在乡下已经引人注意了。这里是有钱人的高级

住宅区，黑龙会一时不会找到。 〔众人从晾台回来。

**杜少白** 哪里失火了? **陈莉莉** 木屋区。

〔凤妹穿着白连衣裙，端着八杯酒的托盘，随沈梦兰 上 。

**沈梦兰**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上蒙诸位光临，我和觉非十 分荣幸!非常感激!请诸位干一杯!

**万克强** (紧接)诸位!我宣布一个好消息!方觉非先生到亚

细安香港公司担任经理以来，成绩卓著!公司业务 蒸蒸日上。为了酬谢方先生的功劳，本人代表亚细 安集团宣布，方先生晋升香港分公司副董事长兼经 理!

〔众人鼓掌，拿酒杯，碰杯。

注：①程控电话。

②小意思。

③晚会。英文的谐音。

九

〔数天后的一个上午。

〔伍默滔诊所，客厅一角。

〔麦老千、龙二和烂仔，正围攻伍默滔。

**麦老千** 伍大夫，你犯法了!

**伍默滔** 我规规矩矩，犯什么法呀? **麦老千** 你心里明白!

**伍默滔** 我真有点糊涂。

**麦老千** 别装糊涂了，伍大夫!你无牌行医，是个黑医生! **伍默滔** 我是中医生，有营业执照。

**麦老千** 你领的是中医执照，干的是西医买卖，用的是西药。 **伍默滔** 我给病人看病，开中草药，用中成药。

**麦老千** 龙二，看看伍大夫用的什么中药? 〔龙二搜索，打开布帘，取下药箱。

**麦老千** (打开看)全是西药，还有听诊器、注射器。伍大夫， 这就是你用的中药?

**伍默滔** 这是我们自备的家用常药。

**麦老千** 你还抵赖!(指烂仔)伍大夫，认得这位先生吗? **伍默滔** (细看)你是林先生?

烂 仔 对啦!伍大夫，我感谢你治好我的病，可不能包庇你

犯 法 。

伍默滔 你出卖我。

烂 仔 这叫举报。在香港地，知情不报，也要判罪。 麦老千 明白了吗?伍大夫!

伍默滔 你们要拿我怎办?

麦老千 要官了，还是私了?

伍默滔 怎么官了?怎么私了?

麦老千 官了嘛，香港法律规定，犯无牌行医罪，要坐两年监 牢，罚三万元。私了嘛，拿出三万元，不用坐牢，便宜 你 了 。

伍默滔 我是个穷医生，哪来这许多钱? 麦老千 拿不出三万，两万也行!

伍默滔 我实在没有钱。

麦老千 你来香港做了几年医生，能没有一点积蓄?

伍默滔 我是个黑医生，有钱的病人不上门，看的全是打工 仔，每天十个八个，每人收十元二十元。房租这样 贵，女儿上中学，除去吃穿，一分钱也剩不下。

麦老千 (凶恶地)好呀!你是蜜糖不吃吃辣椒!(两巴掌将 他打到龙二跟前)

龙 二 去你妈的!(一脚将他踢到烂仔身边) 烂 仔 (亮出折叠刀)拿钱来!

伍默滔 我拿，我拿。(打开抽屉，拿出存折，给麦老千) 麦老千 (翻看)活期存款，五千元。只有五千块钱?

伍默滔 这是我几年的全部储蓄，再也没有钱了，不信，你们 搜查吧!

麦老千 先收你五千元，欠下一万五改日来取。你的身份证 呢?

**伍默滔** 在身上。(取出身份证给麦老千)

**麦老千** (看身份证，连存折还他)拿着，一块到银行取钱。警 告你!路上不准叫喊!不准报警!不然要你的命! 走!

十

〔又过了两个月，秋天的上午。方觉非新居的客厅 里 。

〔凤妹在收拾房间，拉开窗帘，窗外下着大雨。门钟 响，凤妹开门。周茵娘拿着雨伞进来，神色忧虑。

**凤** **妹** 早晨①!伍太!外面下大雨，您这么早来了。 **周茵娘** 巧凤，方太起床了吗?

**凤** **妹** 刚起来，在洗手间里。 **周茵娘** 方经理上班去了?

**凤** **妹** 到警察局去了。

**周茵娘** (惊讶)到警察局?干什么去了?

凤 妹 不知道。方先生吃过早点，警察局来电话，说有急事 找 他 。

周茵娘 方太知道吗?

凤 妹 方先生吩咐，叫我先别告诉太太，免她着急。

周茵娘 巧凤，你姓什么? 凤 妹 姓关。

周茵娘 你什么时候认识李长泰先生? 凤 妹 半年前。

周茵娘 你原来叫凤妹吧?

凤 妹 (吃惊)不!我叫关巧凤。 周茵娘 看看你的身份证行吗?

凤 妹 对不起，伍太，我的身份证丢了。 周茵娘 什么时候丢的?

凤 妹 昨天到菜场买菜，连钱包被小偷扒去。 周茵娘 没有身份证，出门被查出来要罚款的。 凤 妹 我准备去派出所报告，补领一张新的。

〔沈梦兰上。

沈梦兰 哎呀!表姐什么时候来的?巧凤，快冲杯咖啡去。

凤 妹 是。(下)

沈梦兰 香港什么都好，就是天气讨厌!夏天刮台风，秋天阴 雨连绵。

周茵娘 今年气候是怪。

沈梦兰 表姐，你怎么不上班，冒雨到这里来?

周茵娘 小珍两天没有回家了。昨天没有去上学，问小咪和 别的同学，都说没有看见。可把我和默滔急坏了!

沈梦兰 这可不得了!报上经常登着少女失踪的消息。香港 就这个不好，每天都有抢劫、绑架、凶杀案!

周茵娘 小珍被坏人绑架了。 沈梦兰 怎么知道的?

,周茵娘 早晨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小珍在他们那边平安 无事，还让小珍和我通话。

沈梦兰 小珍说什么?

周茵娘 小珍哭哭啼啼，要家里赶快去救她。只说了几句，那 男人就夺过话筒，叫我们去赎票，还威胁不准报警察 局，否则要撕票!

沈梦兰 绑匪提什么条件?

周茵娘 提两个条件，第一要五万元，第二要拿人去交换。 沈梦兰 拿什么人去交换?

周茵娘 那男人说，半年前他们那里跑了一个凤妹，说藏在我

们那层楼里，要我们用凤妹去交换。

沈梦兰 这不是敲诈吗?咱们哪藏过什么凤妹?

周茵娘 绑匪说，小珍接过凤妹的电话，是找李先生的。 沈梦兰 李长泰?

周茵娘 绑匪说，凤妹先藏在天台上，后来转移走了，要我们

找李长泰，将凤妹去换。 沈梦兰 你问长泰了吗?

周茵娘 长泰昨晚上值夜班，今早上还没有回来。梦兰，你家

巧凤是长泰介绍来的，我怀疑就是凤妹。 沈梦兰 哦?我叫她出来问问。

周茵娘 慢着!刚才我盘问了一阵，她一口咬定不叫凤妹。 沈梦兰 看看她的身份证就知道了。

周茵娘 她说身份证丢了。她很紧张，八成是凤妹。梦兰，帮

我好好问问。 沈梦兰 好的。

〔电话铃响。

沈梦兰 (接电话)喂，谁呀?我是梦兰。 ……觉非!你在哪 里?……警察局?出了什么事?……好的，我就来。

(放下话筒)

周茵娘 方表弟怎样了?

沈梦兰 觉非说，有人向警察局投诉，警察局要扣他的旅行证 件，还要一万元担保费。他要我赶快把证件和钱送 去。

周茵娘 谁告的他?

**沈梦兰** 他没有说，表姐，我去拿证件。(匆匆进去又出来)表 姐，你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周茵娘** 我也该走了。

〔凤妹端着咖啡上。

**沈梦兰** 巧凤，好好看家，不认识的人别开门。 〔沈梦兰和周茵娘下。

凤 妹 (打电话)汽车公司吗?请李长泰先生接电话 ……什 么?他出门了。

〔放下话筒。门钟响，去开门。万克强和陈莉莉上。 凤 妹 (倒咖啡)万先生，陈小姐，请喝咖啡。

陈莉莉 谢谢。巧凤，方先生和方太在家吗? 凤 妹 上警察局去了。

**万克强** 哦?巧凤，休息去吧。 〔凤妹下。

**陈莉莉** 万总经理，您太狠心了，推完磨杀驴吃!方觉非还是 您的老师呢!

**万克强** 莉莉，这怎能怪我呢?都是新加坡梁董事长的主意 他要维护公司的规则。

**陈莉莉** 得了吧!你们的规则是损人利己，是捞钱!梁老头 子早成了你掌中的木偶，鬼主意都是你出的。骗得 了你的方老师，可瞒不了我陈莉莉!

**万克强** 莉莉，你不要胡说!

**陈莉莉** 是我胡说还是你心里有鬼?中国开放，你在香港开 设分公司，不聘请有经验的人主持，却教一个书呆子 当经理!怎么解释你这反常行为呢?

**万克强** 方觉非是我的老师，他来香港有困难，理应照顾。

**陈莉莉** 你要照顾可以给他钱，可以安排他当个普通职员。

你让他当经理，又升副董事长，还不是想利用他内地 的关系，让他有钱有权，可以和内地签合同，赚了钱 归你们公司，蚀了本让他背黑锅!

**万克强** 莉莉!你怎么从门缝里看人?

**陈莉莉** 我把你看扁了?你欺负方觉非不懂香港的规矩，答

应给他佣金，却不给他签文书! **万克强** 私下答应的，怎好签合同?

**陈莉莉** 所以啊，他这次到内地签了三万吨花生合同，你转手 卖给英国蒙特利公司，一下赚了九百万美金，折合五 千万港币。按照你答应他百分之五的佣金，应该给

他两百多万，你赚了大钱，还想赖掉人家的小钱! **万克强** 怎么是赖呢?

陈莉莉 , 不想赖为什么要告他呢?方觉非三次去内地，你叫 公司给他汇去二十三万元，私下说是给他的佣金，现 在又叫赖副经理公开向警察局投诉，让他哑巴吃黄 莲!要说给内地人员的佣金，没有他们的收据；要说 是给自己的佣金，香港政府要追究他犯了逃避所得 税的罪!

**万克强** 你好象是方觉非的辩护师。

**陈莉莉** 方觉非既不是我的老师，又不是我的情夫，我凭什么 要为他辩护?我不过想让你明白，你玩的这套小儿 科的把戏，只能欺骗你的老师，却瞒不过我的眼睛。 你对我玩的那套把戏，也该收场了!

**万克强** 莉莉，咱们的事回去再说吧!

**陈莉莉** 怕什么?公司买这层楼，你说给我买的。我装修完 买好家具，你却给了方觉非!

**万克强** 他没有地方住嘛!

**陈莉莉** 你要我长期陪你住酒店!

**万克强** 别说了，莉莉，当心隔墙有耳朵! 〔凤妹上。

万克强 巧凤，方经理和方太什么时候回来? 凤 妹 不知道。

万克强 巧凤，方经理回来，告诉他我刚从新加坡回来，请他

给我打个电话。 **凤** **妹** 好的。

**万克强** 莉莉，咱们走吧! 陈莉莉 巧凤，拜拜!

凤 妹 再见! 注：①早 安 。

十一

〔当天晚上。大酒家的套房外间。

〔陈莉莉从卧室出来，万克强跟在后面。

**万克强** 莉莉!你上哪儿去? **陈莉莉** 回我的房间。

**万克强** 莉莉!你别走!我是真心爱你啊!

**陈莉莉** 别花言巧语了，你爱的是金钱，爱的是你自己! **万克强** 怎能这样说呢?

**陈莉莉** 我说错了?你除了爱自己，对别人全是利用!利用 完了一脚踢开!

**万克强** 莉莉，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呀! **陈莉莉** 好个一片真心!

**万克强** 要有半点假意，出门教汽车撞死! **陈莉莉** 你用不着赌咒，只要答应我一件事。 **万克强** 什么事?

**陈莉莉** 在报上登结婚启事，马上结婚。 **万克强** 这个 ……

**陈莉莉** 怎么?你的真心叫狗吃了?

**万克强** 现在是秋收季节，秋冬是土产生意的旺季，等明年春 暖花开，咱们到东京旅行结婚，你不是要看日本樱花

吗?

陈莉莉 我不再上你的当了!三年前，你知道我是大学商科 毕业生，高薪聘我到新加坡当会计，对我甜言蜜语， 百般殷勤，说爱我，要跟我结婚。骗我上床以后，把 我攒在手心里，叫我给你造假账。当时我鬼迷心窍， 相信你的鬼话，帮你干了许多坏事。可是一提到结 婚，你就借口推延，已经拖了两年多，还想拖到什么 时候?

**万克强** 明年，明年春天。

**陈莉莉** 别再说鬼话了!你根本不想和我结婚。

**万克强** 莉莉，我是诚心诚意爱你的呀!

**陈莉莉** 你爱我什么?爱我年轻漂亮，可以给你当花瓶，当饼 头，当工具!

**万克强** 莉莉，你太冤枉我了!

**陈莉莉** 我冤枉你?我问你，上星期在新加坡，星洲酒家住的 那个玛吉，是你的什么人?

**万克强** (一惊)玛吉是 ……

**陈莉莉** (打断他)是你的妍头对吗?她也是受你的骗，你先 把她强奸了，答应和她结婚，给她希望!

**万克强** 莉莉，从今以后，我和她一刀两断!你要结婚，不用 等明年，忙过这阵子就去登记。

陈莉莉 你要和我结婚，印尼那个大老婆怎么办? **万克强** (又一惊)印尼哪有什么大老婆?

**陈莉莉** (从手袋里取出一封信)你大老婆从印尼寄来的，里 面还有母子三人的照片!(将信掷给他)你自己看 吧!

**万克强** (若无其事看完信)事情到这种地步，你看怎么好?

陈莉莉 有两条路，任你选择。 万克强 说说看。

陈莉莉 第一条路，正式结婚。但必须和大老婆离婚。 万克强 到印尼办离婚，亲戚朋友都会出来干涉。

陈莉莉 结婚前，到律师楼立一份文书，声明双方财产合并，

日后一方提出异离，财产对半分。 万克强 这分明是要我的一半产业。

陈莉莉 结婚以后，如果你能痛改前非，咱们可以做真夫妻， 我为你生男育女。如果你仍然在外面寻花问柳，咱 们就离婚。不愿离婚，做名义上夫妻也成，你可以找 你的拼妇，我可以有我的情夫，互不干扰，和平共处。

这是结婚之路。 万克强 另一条呢?

陈莉莉 第二条路，你玩弄了我三年，我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 你的摧残，特别是丧失了三年的青春，这是无法挽回

的损失，必须由你赔偿。 万克强 你要多少钱?

陈莉莉 一千万港币，外加方觉非住的那一层楼。 万克强 一千万，你要我的命!

陈莉莉 方觉非给你赚了五千万，你拿一千万赔偿我的损失， 就这样心疼?

万克强 方觉非现在还是公司的经理，怎好让他搬家?

陈莉莉 你们现在告他贪污，不管立案不立案，他都得从公司 滚蛋!

万克强 这就是第二条路吗?

陈莉莉 对啦!也可以叫分手之路。 万克强 如果我都不愿意呢?

陈莉莉 随你的便，你有你的自由，我也有我的自由。

万克强 你想干什么?

陈莉莉 这是我的秘密。

万克强 你想利用方觉非告我吗?

陈莉莉 我干么要利用他告你?你坑骗拐诈的坏事还少吗? 万克强 有什么证据?

陈莉莉 梁老头子就是个活证据。你们合伙办亚细安公司， 他拿出现金，你开了空头支票。你玩了手段，用他的 现金兑换你的支票，梁老头子至今还蒙在鼓里，我可 是一清二楚。

万克强 梁董事长不会相信你的话。

陈莉莉 可不会不相信你亲笔记的那本昧心账。 万克强 我那小账本锁在我的保险柜里。

陈莉莉 你的保险柜恐怕不那么保险吧? 万克强 你偷了我的小账本?

陈莉莉 你偷了大把钞票，我不过拿你一个小本子。(从手袋

中取出小本) 万克强 (欲夺)还给我!

陈莉莉 (缩手)你能还我三年青春，我就还给你。 万克强 (强夺)还我!还我!

陈莉莉 别抢给你!(掷在地上)

万克强 (拾起翻看)这不是原来的本子。

陈莉莉 原本我替你保存。这是特意为你复制的，让你自己 看看，你坑了多少人?骗了多少钱?偷了多少税? 一旦公布出去，你将名誉扫地!生意破产!而且要 坐牢!

万克强 (瘫在沙发上)莉莉，你真厉害!

陈莉莉 跟你学的嘛!(取出一份文件)早料到你不会跟我结 婚，咱们还是好分好散吧!我准备好一份文件，中英 文对照，你签个名就成了。

〔万克强看文件。门钟响，陈莉莉收起文件，开门。 方觉非夫妇进来。

**万克强** 方老师，师娘，你们来了。

**方觉非** 给您打了一下午电话，您都不在。

**万克强** 上午从方老师家回酒店，美国来了两个客户，陪他们 逛海洋公园去了。

**方觉非** 您到我家里，是不是为着赖副经理告我贪污的事? **万克强** 这怎么可能?

**沈梦兰** 觉非给公司赚了大钱，公司反而告他贪污，太缺德 了!

**万克强** 我一点也不知道。

**方觉非** 您是公司的总经理，这样大事能不知道?

**陈莉莉** 万总是不知道，我们昨晚上才从新加坡飞来。

**方觉非** 克强，我是公司的经理、副董事长，公司觉得我有问

题，可在董事会上提出来，怎么搞突然袭击?

**万克强** 恐怕是误会吧?陈小姐，打个电话问赖副经理，到底

是怎么回事?

**陈莉莉** 是。(欲打电话)

**方觉非** 别打了。赖副经理一早就出门，不知躲哪里去了? 问公司的人，有的说去澳门，有的说去马尼拉。看来 是故意躲着我。

**万克强** 真不像话!方老师，不用着急。师娘，您也放心，问 题总可以搞清楚。

**方觉非** 问题很简单，只要总经理一句话。

**万克强** 哦?这好办。

**方觉非** 我三次去内地谈生意，公司汇去二十三万元，你亲口 说是给我的佣金，赖副经理要追查这笔钱的用途，说 被我贪污了，只要你对赖副经理说清楚，不就解决 了?

**万克强** 哎呀!您没有给他收据呀?

**方觉非** 每次收到银行汇款，我都签了收据。

**万克强** 我不是说过，这笔钱名义上是给内地贸易人员的佣 金，应当有内地人员的收据。

**方觉非** 内地干部没有收到佣金，叫谁给开收据?

**万克强** 您不会随便请人开个条子，刻个图章盖上。

**方觉非** 弄虚作假，伪造单据，是犯法的!我方觉非一生清 白，不能干这种勾当!

**万克强** 大陆的法律管不了香港，您现在是个香港人嘛!

**方觉非** 香港人也应该讲信义。再说大陆的外贸人员，都是 国家干部，不准收取外商的佣金，伪造他们的收据， 等于说人家贪污受贿!

**万克强** 哈哈……方老师，您成了孔圣人啦!

**方觉非** 我方觉非再没出息，也不能诽谤国家干部，不能给中 华人民共和国抹黑!

**万克强** 难怪师娘说您是书呆子。

**方觉非** 万总经理，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您也要守信义，不能

食 言 。

**万克强** 当然，当然。

**方觉非** 这二十三万元我可以不要，但是给公司买了三万吨 花生，您赚了五千万，这笔佣金您可要照算。

**万克强** 方经理，上午我到您家去，正想商量这件事。

**方觉非** 您变卦了?

**万克强** 不，不!您知道亚细安是股份公司，梁董事长掌握百 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您这笔佣金将近三百万，我不能 自作主张，所以前天我在新加坡和他商量。他说方 经理是公司职员，拿公司的月薪，为公司做生意赚 钱，是份内的事。可以拿红利，可以给乾股，但不能 给佣金，这是公司的规则。陈小姐当时在场，您说是 不是这样?

**陈莉莉** 是这样。梁董事长很顽固，万总跟他争了半天，他就 是不松口。

万克强 我说方经理是我的老师!对老师不能言而无信。他 批评我不按规则办事，说假如公司职员办事都要佣 金，将成何体统?这个先例不能开。

**陈莉莉** 万总跟他争得脸红耳赤，他就是不肯让步。

**沈梦兰** 这么说，觉非的佣金不给了?

**万克强** 给，要给!不过要考虑用什么名目支付。方经理，您 说呢?

**方觉非** 万总经理看着办吧。

**沈梦兰** 万总经理，公司对觉非的起诉，您看怎么办?

万克强 嘿!这个赖皮!方老师，不瞒您说，赖副经理是公司 的元老、梁董事长的心腹。他原想来香港当经理，结 果当个副手，很不高兴。想不到乘我不在香港，搞这 么 一 手 !

方觉非 万总经理，在没有取消起诉之前，我不去公司上班。 如果三天之内不撤销，我宣布辞职!

**万克强** 别这样!方老师，我明天就找赖副经理，要他撤回起 诉就是了。你们放心吧!

**方觉非** 那好，我们走了。 **万克强** 再见!

**陈莉莉** 拜拜!

**十二**

〔三天后的下午，伍默滔诊室里。

〔伍默滔和周茵娘守着电话机。杜少白在看报纸。 〔电话铃响。

**伍默滔** (接电话)喂，找谁呀?……李先生不在， 一早就出门 了。(放下话机)

**周茵娘** 我还当是麦老千他们的电话呢!长泰一早出门，说

去找凤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找到? **杜少白** 我看能找到。

**周茵娘** 已经三天了。李先生救了凤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转移了几个地方，恐怕不肯让凤妹再下火坑。 **杜少自** 长泰更关心你的女儿，他决不让小珍受罪!

**周茵娘** 李先生要是交出凤妹，岂不证明人是他藏的，黑龙会 能放过他吗?

杜少白 长泰为人仗义，敢作敢当，又有一身武功，所以敢打 这个不平。黑龙会虽然猖狂，长泰的司机工会也很 厉害。麦老千他们不敢直接找长泰的麻烦。

**周茵娘** 所以才绑架我们小珍，要求换人。

**杜少白** 不全是这样。麦老千这班坏蛋，专打少女们的主意。 如果小珍不上红灯区，也不会落入他们的魔掌!

伍默滔 我早说了，小咪那女孩不大正派，不让小珍跟她来 往，你就是不听!

周茵娘 埋怨有什么用?还是救女儿要紧。

伍默滔 那年申请出国，主要是怕女儿长大了要上山下乡，不

能受正常教育，想不到反而害了女儿。

周茵娘 杜先生，黑龙会那帮坏蛋，会不会把小珍藏起来，逼

她当摇钱树?

杜少自 我看不会。香港黑社会干这种坏事，也是看人下菜。 凤妹是偷渡来的，香港无亲无故，可以放手折磨她。 小珍是个学生，香港有家。如果他们想把小珍长期 藏起来，就不会打电话，要你们拿五万元去赎人，还 威胁不准报警。

周茵娘 要是报警，小珍会被害吗?

杜少白 他们知道了，小珍有危险，所以长泰不主张报警。 周茵娘 李先生真的没有找到凤妹?

杜少白 他确实没有找到。他说那天在方先生家，你盘问凤

妹，把她吓跑了，不知躲在什么地方。 周茵娘 今天是绑匪给我们最后的期限了。

杜少白 钱准备好了?

周茵娘 觉非说要亲自送来。如果他们坚持要凤妹，光有钱

也赎不了人。

杜少白 绑匪今天来电话啦? 周茵娘 还没有。

杜少白 绑匪要凤妹，是对长泰的报复。他们再来电话，您还

是咬定不知道凤妹的事，要钱可以，看他们怎么说? 周茵娘 只好这样了。

杜少白 长泰不赞成拿钱去赎人，说这会增长黑龙会的气焰。

**周茵娘** 不报警，不用人去换，不花钱赎人，小珍怎么救出来?

**杜少白** 长泰这几天都没上班，专为救你女儿奔跑，大概他有 办法。

**周茵娘** 怎么不跟咱们商量?

**杜少自** 长泰说办这种事，知道的人多了不好。 〔门钟响，伍默滔开门，方觉非进来。

**方觉非** (取出大信封)五万元带来了，全是千元大票。 **伍默滔** (接钱)这钱 … …

**方觉非** 是我自己的，尽管用。 **伍默滔** 公司对你的起诉 ……

**方觉非** 我不怕!公司二欠我两百多万佣金。 **伍默滔** 拖下去对你不利啊。

**方觉非** 顶多不当这个经理。我已经向万克强提出，三天之 内不撤销起诉，我就辞职!

**伍默滔** 万克强是你的学生，你又为他赚了大钱，谅他不会看 着不管。

方觉非 很难说啊!默滔，咱们在内地对人对事，总是讲真 理，讲信义，讲良心。可是在香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都是围着一个钱字转。

杜少白 方先生说的对!香港见利忘义的人太多了!万克强 是亚细安集团的总经理，手下一个小小副经理，敢背 着他控告您，这里面大有文章!

**方觉非** 万克强要是背信弃义，我方觉非也不会饶他! **杜少白** 你抓了他什么把柄?

**方觉非** 万克强把一批中国的一级花生，在新加坡换成三级 货发到英国，英国公司拒绝收货。他嫁祸给中国，伪 造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信封、信笺和印章，给英国公司

写了假信，我影印几份留下来。

**杜少白** 这是一张牌。不过中国法律管不了香港。

**方觉非** 这次卖给英国三方吨花生，赚了五千万，他也没有入 账。

杜少白 这倒是一张王牌!

方觉非 我可以向香港廉政公署投诉。

杜少自 他跑回新加坡，让赖副经理当替罪羊，您还是奈何他 不得!

方觉非 我准备给中国进出口公司寄一份去，我还可以在报 纸上揭露他们的丑事。

杜少白 需要揭露的时侯，我来写文章。 方觉非 谢谢。

〔门开了，李长泰拉着小咪进来。 **李长泰** 伍太，小珍是她出卖的。

**周茵娘** 小咪!你怎么出卖的小珍?

小 咪(恐惧)那天晚上，我和小珍到“梦之花”俱乐部玩了 一会儿，小珍要去看中式夜总会 ……

**周茵娘** 什么中式夜总会?

**李长泰** 就是“鱼蛋档”。小咪!你老实点!是小珍自己要 去，还是你要她去的?

小 咪 是，是我带她去的。小珍到了那边，看到男男女女那 种样子，吓的往外跑，被一伙人架上小车开跑了。

**李长泰** 是伙什么人?快说!

小 咪 是麦老千和烂仔他们。

李长泰，小咪，你说实话，麦老千怎么串通你绑架小珍?

小 咪 麦老千只叫 我把小珍带到“鱼蛋档”,没有说要带她

走 。

**李长泰** 他给你多少钱?

**小** **咪** 先给了五百，后来又给五百。

**周茵娘** (打她耳光)你这小婊子，为了一千元，把我女儿卖 了!

**李长泰** 伍太，先别生气，让她好好说，小咪，麦老千把小珍藏 在什么地方?

小 咪 详细地点不清楚，听烂仔说，在一座什么“胭脂大

厦”。

〔门钟响，杜少白开门，进来一个穿风雨衣、戴太阳 镜、留小胡子的人。

杜少白 先生，您找谁呀?

〔来人摘下墨镜，扯下小胡，脱掉风衣，露出花衬衫和 牛仔裤。

**李长泰** (惊呼)凤妹! **方觉非** 巧凤!

**李长泰** 凤妹!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这身打扮?

凤 妹 下雨那天，伍太盘问我，要看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 假的，上面印着林凤妹，我不敢拿出来，只好说丢了。 晚上方太又盘问我，说小珍被人绑架，绑匪要找凤妹 去换人。我一 口咬定不是凤妹，方太也就不问了。 我明知是麦老千他们干的，一夜没有合眼，天亮就悄 悄跑出方家，连行李也没有拿。

**李长泰** 你躲到哪里去?

**凤** **妹** 买菜时认识一个好心的阿婆，她带我到一座花园洋 房，对东家太太说我是她的外甥女。

**李长泰**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凤** **妹** 打啦。我不敢往这里打，几次打到汽车公司，都说你

没有去上班。

**李长泰** 你扮成男人做什么去?

**凤** **妹** 开头我很害怕，后来我觉得自己逃出火坑，反而害了 一个清白无辜的小姐，心里很不安。我想探听小珍 的下落，好让伍大夫去报警，又怕被他们认出去，昨 天我到美容院剪发，请化妆师化完妆，到麦老千几个 藏人的地方探听，没有发现小珍。今天我去燕矶大 厦……

**李长泰** 胭脂大厦?

**凤** **妹** 是燕矶大厦。三年前我偷渡过来，蛇头领我到那座 大厦，把我交给麦老千。我熟悉那座大楼，果然小珍 被他们藏在楼上。伍太，你们快去报警吧!

**李长泰** 报警耽误时间，还可能走漏消息。我们自己去救人!

万一救不出来，再报警也不晚。 **周茵娘** 怎样救出小珍?

**李长泰** 你们都不要去。凤妹，他们在燕矶大厦有多少人?

**凤** **妹** 平时是麦老千、龙二和烂仔住在那里。有时也来一

帮黑龙会的人，在里面喝酒打麻将。 **李长泰** 走!凤妹你带路!

**伍默滔** 李先生一人去，恐怕寡不敌众啊!

**李长泰** 楼下有司机工会两部小车，车上还有两个朋友。小

咪，你也跟着去! **杜少白** 长泰，我也去。

**李长泰** 杜先生去看看也好，回来可以写文章。其余人都别去 了。伍先生，麦老千他们再来电话，设法稳住他们。

**伍默滔** 好的。 **李长泰** 走 !

十三

〔同一天下午，黄昏前。 〔燕矶大厦十楼某房间。

〔小珍的嘴上贴着胶布，双手被反绑在椅子上。龙二 打电话，麦老千和烂仔在一旁。

龙 二 喂，伍大夫吗?……今天是最后期限，准备得怎样 了? … … 钱有了，凤妹呢? … … 什么呀?不知道? ……好，你等一等。(捂住话筒，向麦老千)伍大夫 说，五万元准备好了，凤妹的事他不知道，他要求跟 女儿讲话，怎么回答?

麦老千 (拿过话筒)烂仔，把胶布揭了。

〔烂仔揭下小珍嘴上的胶布，麦老千将话筒放在小珍 嘴边。

小 珍 (哭叫)阿爸!阿爸!我是小珍!快救救我，救救我 啊 !

〔麦老千拿走话筒，烂仔重新给她封上胶布。

麦老千 (对话筒)听见了吗?伍大夫! … … 没有凤妹，要加 一万元……今晚上十点钟，送到大坟场纪念碑后面。 … …就是鸦片战争英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一手交 钱，一手交货。到时候不来，可要撕票啦……要准

时，你要敢耍滑头，就要你女儿的命!……记住了 吗?好!晚上见!(放下话筒)

〔 门 钟 响 。 烂 仔 谁啊?

凤 妹 (门外声)是我，凤妹!

烂 仔 (从门上“视眼”外望，向麦老千)是凤妹回来了。 麦老千 给她开门。

〔烂仔开门，凤妹进来。

**麦老千** 凤妹!你跑到哪里去了?找得你好苦呀!欢迎你回 来!

〔烂仔欲关门，李长泰和阿庚冲进来，杜少白和小咪 随后上。

**麦老千** 李长泰!你们闯入私人住宅，想干什么?

**李长泰** 跟你算账!麦老千!你们无法无天，拐骗良家妇女， 逼良为娼!绑架女学生，敲诈勒索!罪大恶极!

**麦老千** 哈哈哈……李长泰!你有几个脑袋，敢和黑龙会作 对!我劝你知趣点，少管闲事!

**李长泰** 钟不响大家敲；路不平众人踩!我劝你们老实点，往

后少做坏事! **麦老千** 你要做什么?

**李长泰** 把小珍姑娘放了，凤妹的事一笔勾销，不准再找她的 麻烦!如若不然，一同到警察局去!

**麦老千** 这事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的大龙头。龙二，给老头 子打电话!

〔龙二伸手拿话筒。

**李长泰** (按住话机)麦老千，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 不放人我们自己放!给小珍松绑!

〔杜少白为小珍松绑，小咪揭去她嘴上的胶布。 **麦老千** 龙二!烂仔!给我上!

〔龙二上前，被阿庚拦住，二人扭打。烂仔亮出刀子 向前，李长泰接住扭弯他的胳膊，一拳将烂仔打翻。 凤妹拾起落地的刀子，藏在身后。

**麦老千** (拔出手枪)都不准动!李长泰!放聪明点!你怎么 来的怎么走!不然要你的命!

**李长泰** 你敢开枪，警察马上就到。你放了小珍，放了凤妹， 我们就走。

**麦老千** 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举枪欲打) **凤** **妹** (冲上去挡住枪口)不准开枪!

**麦老千** 凤妹!给我滚开!(伸手推她)

**凤** **妹** (乘他不防，在他腹部刺了一刀)你这坏蛋! **麦老千** (朝凤妹胸部开枪)臭婊子!

〔凤妹倒地。李长泰冲上去，抓住麦老千的手，朝天 响了一枪，李长泰夺下手枪，将麦老千打倒。

**李长泰** 杜先生!快带小珍出去。

〔杜少白和小咪，架着吓瘫了的小珍出门。阿庚将龙

二打翻在地。传来警车响声。麦老千等人惊慌。 李长泰 (用枪指着他们)不许动!

阿 庚 警察来了，你快送凤妹上医院，我来对付他们!

〔李长泰给阿庚手枪，去扶凤妹。 凤 妹 李先生，你快走，不要管我。

〔李长泰抱起凤妹匆匆出门。警车声大响。麦老千、

龙二和烂仔爬起来想逃跑。 阿 庚 都不准动!谁动我打死谁!

**十四**

〔当天晚上，伍默滔与杜少白合住的客厅。

伍默滔忧虑地守着电话机，方觉非默默地抽着烟，周 茵娘焦灼地走来走去。

〔门外响起脚步声，三人同时望着门口。门开了，杜 少白和小咪扶着伍小珍进来。

**伍小珍** (扑向母亲)妈咪!(哭泣)

**周茵娘** (搂着她)我可怜的女儿，你可回来了!(擦眼泪) **伍默滔** 杜先生，李先生他们呢?

**杜少白** 长泰还在跟麦老千格斗，他叫我们先跑。 **伍默滔** 凤妹没有回来?

**杜少白** 凤妹被麦老千开枪打伤了。 **伍默滔** 麦老千为什么要打凤妹?

**杜少白** 麦老千举枪要打长泰，凤妹用身子挡住枪口，乘麦老 千没有防备，凤妹刺了他一刀，麦老千朝凤妹胸部开 枪 。

**方觉非** 凤妹再落入他们手中，恐怕活不成了!

**杜少白** 凤妹知道黑龙会做了许多坏事，他们一定要杀人灭

口!

〔门开了，李长泰进来。

众 人 李先生!

杜少白 长泰回来了，阿庚和凤妹呢?

李长泰 阿庚拿枪看守那三个坏蛋，等候警察局来人。我开 车送凤妹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她的伤很重，我要他们

想办法将凤妹救活。 杜少白 这事私了不成了。

李长泰 发生了绑架案、凶杀案，警察局不能不管。待会警察 要来调查录口供，诸位都是见证人，请大家不要走 开 。

〔众人默默不语，哑场。门钟响，周茵娘开门。沈梦

兰提着小皮箱进来。

周茵娘 梦兰，我的女儿回来了! 沈梦兰 (有气无力)回来了，好。 周茵娘 梦兰，你从哪儿来?

沈梦兰 (有气无力)从家里来。 方觉非 家里怎样了?

沈梦兰 (呜咽地)完了!一切都完了! 方觉非 出了什么事?

沈梦兰 (长叹)唉!(擦眼泪)

周茵娘 (倒杯咖啡给她)喝杯咖啡，慢慢说。

沈梦兰 (喝咖啡)下午我陪威廉斯游完水，给他擦过身。他 要抽烟，我给他点雪茄；他要喝水，我给他端可乐，他 要喝酒，我给他倒威士忌。他嫌没有加冰，我又去给

他拿冰块…… 周茵娘 真会支使人!

沈梦兰 他说要休息，躺着叫我给他按摩。他那身肥肉，本来 就不好捏，捏到小腿，不知捏痛他那条神经，他喊了

声“哎哟”!伸腿踢了我一脚!象疯狗似的大嚷大 叫，满嘴粗话!我忍受不了，顶了 一句。他就叫我滚 蛋!炒我的鱿鱼!

**方觉非** 这种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不侍候也罢!

**沈梦兰** 我憋了一肚气回到家里。亚细安公司来一个办事 员，说公司同意你辞职，逼我们明天搬家!

**方觉非** 岂有此理!

**沈梦兰** 赖副经理说，你已经不是公司的经理，不该住公司的 高级住宅。

方觉非 欺人太甚了!我给万克强打电话。(打电话)喂!帝 国大酒家吗?……我要606房间……什么?几时走 的……谢谢!(放下话机)

**沈梦兰** 万克强走了?

**方觉非** 今天上午带着陈莉莉回新加坡去了!

**沈梦兰** 一个大骗子!

**方觉非** 人面兽心!

**沈梦兰** 万克强成心坑人，我看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阴谋!

**方觉非** 见面时老师长、老师短，三天前还说是误会，要撤回 起诉，答应给佣金。

**伍默滔**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香港这种人有的 是!

周茵娘 香港人做生意，不见兔子不撒鹰!梦兰，我不是提醒 过你，香港讲法律、重签字，一切银钱来往，都要有书 面合同。万克强答应给佣金，就该要他签个文书。

**沈梦兰** 我跟觉非说了几次，他就是不听，撕不破脸皮，结果 落得这样惨!

**方觉非** 这能怪我吗?

沈梦兰 不怪你怪谁，你给他赚钱，当然有理由要他签文书。

方觉非 香港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几个脑袋应付不了，还是内 地 简 单 。

周茵娘 对了!觉非，东北给你来了一封信。(从抽屉中取

信)这两天小珍被绑架，搞得我头昏脑胀，忘了给你 送 去 。

方觉非 (看完信)研究所老王写的，他当了研究所所长了。 沈梦兰 哦?老实巴基的老王头，也能当所长?他说什么?

方觉非 原来的所长下台了，我那本《东北野生大豆研究》,署 我的名字重新出版，书随后寄来。

沈梦兰 老王头是你的老搭档，他倒没有忘记咱们。

方觉非 他说内地欢迎外流人材回去，原职原薪。所里还给 咱们准备了新房子。

沈梦兰 你想怎样?

方觉非 我想与其在香港受资本家的气，不如回去和植物打 交 道 。

沈梦兰 回内地就不受气?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方觉非 当然也有苦恼，可情况不同呀!

沈梦兰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是不回去了!

方觉非 你的香港梦还没有做完?来香港这些日子，都碰到 什么事呀?想想巧凤的遭遇，看看小珍怎么上的当， 还有什么留恋的呀?

沈梦兰 来香港还不到一年，就这样回去，不被人笑掉大牙?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方觉非 你要我继续拼搏，做生意当资本家?

沈梦兰 当资本家有什么不好?现在是有钱人吃香!香港大 资本家到北京，中央首长待为上宾，在人民大会堂接

见!

方觉非 我想当资本家，当年就不离开南洋了。祖国养育我 二三十年，跑出来做生意，不但是浪费生命，良心上 也很不安。梦兰，打完这场官司，咱们还是回东北 吧!

**沈梦兰** 你想回自己回去，我是不离开香港了。

**方觉非** 梦兰，递出国申请书的时候，我的一切精神支柱全垮 了，惟一留下一根是对你的爱。

**沈梦兰** 你要真爱我，就该为我的幸福着想。

**方觉非** 梦兰，结婚时你说爱我，爱我的事业，永远不分离。

**沈梦兰** 是你要离开我的嘛!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是个三十 四岁的小老头，我才是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我可怜 你，因为你有海外关系，老挨整!也因为你是个归国 华侨，有机会到外面看世界。现在你还想回去挨整， 我可不想再跟你去受罪!

**方觉非** (感到受侮辱)原来你爱的是海外关系，跟我结婚是 利用我当出国的桥梁!太卑鄙了!

**沈梦兰** 你放屁!

**方觉非** (暴怒，打她耳光)真不要脸!

〔梦兰呜呜地哭了。

**周茵娘** 哎呀觉非!你怎么动手打人? **方觉非** 太气人了!(转身欲走)

**伍默滔** (拦住)觉非!你上哪儿去?

**方觉非** 我到廉政公署，跟万克强算账去! 〔方觉非出门，哑场。

**杜少自** 诸位!警察局要来录口供，现在还没有到。等待是 最难熬的!从前有个皇帝说，他宁愿挨一刀，也不愿

等待。(取出稿纸)我的长诗写完了，想在诸位面前 献丑，和大家共度这难熬的时光!(朗诵：)

啊，香港!

你这奇妙的地方! 多少人怀着幻想， 把你当成天堂。

开了南窗， 抱着希望，

到头来是一枕黄粱! 啊，香港!

你这畸形的地方! 豪华的高楼大厦，

遮住了木屋区的凄凉! 工人的血汗，

舞娘的眼泪，

化成富豪们的玉液琼浆。 啊，香港!

你象个迷人的姑娘，

穿着新潮华丽时装，

却掩盖不住身上脓疮!

金融中心， 繁荣兴旺，

却经不起狂风大浪! 啊，香港 … …

〔幕布在朗诵声中徐徐落下。全剧终。